

語人雅地



1939

他鄉人語

葉鼎洛著

一九二九年八月付排

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

他鄉人語

每冊實價七角半

一——二〇〇〇

著者 葉鼎洛

發行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分發行處

北平琉璃廠
南門外
廣州永漢北路

北新書局

目次

上部（小說）

故友……………一

一個吃鴉片的人……………三三

南行……………九三

秋愁……………一三五

阿巧……………一三五

下部（散文）

他鄉人語……………一六一

苦惱中的享樂……………一九五

到溧陽去	二四七
鼓浪嶼	二八五

故 友

大概因為秋天一定要下雨，所以天便下了雨，大概因為下雨一定要下幾天，所以便連下了幾天；然而這便使Y為難了，這種非人力可以戰勝的阻礙，使他一連在朋友那裏住了幾天。

幸而天晴了，雖說太陽在這時候偏偏奇貨可居地不肯爽快地露面，柏油的馬路上也畢竟收乾了。於是他辭別了朋友，在久違的西北風吹動中，踏着常常相見的柏油馬路走回家裏來。

Y的所謂家，原本在一幢洋松房子的樓上租下一間屋，而所謂樓底下，却是他的一位學生的家。因為學生是讀書人，所以會寫文章，因為能夠寫文章，所以有寫字檯。為的是送信的郵差不願意騎着腳踏

車上樓，所以凡是他的信札也都擱在學生的寫字檯上。他回來，他朝那寫字檯上望了。

「有一封信，Y先生！」本來躺在床上讀 *Madame Bovary* 的學生忽然豎起來說了，於是Y也便看見了他的信。

信是從本埠寄來的，拿在手裏鬆鬆，早已知道不重要，但是拆開來也並不一定費力氣，所以他就拆開來。

信上說：「別來久矣，近况何如？武昌路把晤時，猶目前事也，而其實則事隔三年矣，光陰何其速，人事乃多變！然而老友固無日不形諸夢寐中者也。今弟已來上海，欲過訪，不知路之遠近。請速來江南旅社。一敘離衷。兄善飲，今宵其同作一醉乎？」

「那裏來的信？書局裏催你去拿稿費嗎？」對着小孩子一般的他這先生，學生這樣不存心跡地問他了。

「目今那有這樣順當的事，這是一個老同學來的信。」

老同學來的信，老同學住在江南旅社，江南旅社自然是愛多亞路上的江南旅社了。久住洋松房子的他，腦中驟然有了講究臥房的圖畫了，於是他便又忽然掉轉身，而腿便又跨到柏油馬路上。

他從公共汽車站上跳上了公共汽車，這汽車便像是他自己的^一般，穩穩地把他送到江南旅社去。

但是汽車確也還是慢，在那隆隆然的震動中，他想起從前的這位老同學來了。

老同學姓胡，所以在習慣上他便稱之為「胡」，這也猶如他之被稱為「Y」一樣。「胡」是有峨嵋山的S省人，但他從十八歲起便到上海來進了教會學校，所以上海話不必說會講，就是外國話也顯然不會說得不通了。不過，終於因為說外國話不能算行業，所以結果他便

和Y同了學。同了學，他便忽然又成了××家，成了××家，第一便學會了搽粉，搽粉之後便常到外面去走路，走了路，他便分明廣有交遊了，所以當時的「胡」在許多學生之中算得很闊的；但也有機智，這機智，便是使人們將來飛舞騰達起來的。

八年之前，大家同住在一個學校裏的宿舍中。彼時穿洋裝的學生還不至於像現在這樣多，所以獨獨穿洋裝的「胡」便常常像立在人頭上，每逢娛樂會，少不了他要立到台上去，有時候，也在人多的地方說出有道理的話。於是大家認識了他的個性，但那個性又終究有點模糊，其模糊的道理便是畢竟不知道他是「啥路道」，然而他家裏很有錢的事情也畢竟是大家相信的，因為如果家裏不是真的有錢，便萬萬不能夠離開了遠在天邊的S省，到上海灘上來穿洋裝了。

可是有一次，對於別人他却失去自己的信用了：那便是在一次學期

之末，當買了許多上海物品榮歸故里的倥傯中，坐着汽車去趕輪船的時候，他把別人的洋裝穿去了。於是乎大家疑心起來，但又不能確定說他壞，只好等開學的時候去證明他。開學的時候終究來到，胡却穿了自己的洋裝重新搬進宿舍中。

「胡！你還記得穿了我的一套衣服嗎？」那人便不得已而這樣委屈地發問了。

然而胡憤然而且幾乎藐視一切了：

「胆小的人！不要着急，那衣服，我已經穿破了，請你記住罷，我是不要措油的，加倍還你好了！」他便這樣說。

但是「加倍還你」的事情似乎也沒有實行，第二次學期之末他仍然要榮歸，在這次榮歸之後，大家就看見一個西裝裁縫在到處訊問他的住址。

關於這些事，Y也清楚地知道，但是也知道他另有一番說不出的道理，所以終究和他成了好朋友，而且近乎知己了。

幾年之後，大家因畢業而分手了。畢業之後的Y是到C省去當教員，但胡却在上海無職業地混。這之間，成爲好朋友而且近乎知己的Y和胡，便也時常通着信。倏忽間到了暑假，Y也榮歸到上海來。在炎暑逼人的一天，他們在武昌路碰頭了。又在秋風送爽的一天，他們在一個教會學校的宿舍中住下了。當這數載闊別；各敘離衷的時候，在雪亮的電燈光下，他們便互相勉勵而也互相稱讚起來。那時候的胡是仍然在上海混，而Y則還是想繼續教書，所以不多久，他們便又分手了。

「你是有點路道的，也很聰明，前途是無論如何不怕的。」胡說。

「你自然更有路道，更聰明，前途自然更不用怕了。」Y說。

「但願你再弄點路道出來，將來我們便可以合作。」胡說。

「這只能希望你了，我的手段究竟比你差一點呢。」Y說——這便是他們分手的時候說的話。

轉瞬間又是一年過去了。Y仍在C省教書，而胡却忽然回了S省，照他的來信上說，知道他在教書了。在這一學期之末，不幸的Y終究被C省的學生趕了出來，前途很渺茫，而和胡的來往的信札却不期然地繁密了。十分信託Y的胡，在幾封信中要Y到S省去和他合作另外的事情，而心神不一定的Y，却又忽然回到上海來。

這樣一來彼此便忽然斷絕了音信。這其間，正當憤怒之後的Y便到日本去，胡或者仍然在S省教書，而彼此的音信便好像格外應該斷絕了。

轉瞬間又是很久久的時日過去了。革命軍忽然從長髮賊發祥之地浩浩蕩蕩殺奔湘漢之間來，所向披靡而復向長江下游一帶橫行過去，其勢將要直搗黃龍了。這其間，跌坐在蓬萊四島中的Y天天在看日本報，而胡則仍然無消息。也有人傳說，說胡忽然又到了漢口，似乎也成了黨國要人了，有點路道的胡，本來有飛黃騰達之相的胡，如此其有指日高陞的希望的事情本來不足奇，而甘居下賤，想以文字彌補牢騷的Y，心裏却有點悶悶了。

但是有甚麼辦法呢！轉瞬間終於又到了最近的一年了。國家多事，輿論慌張，北京是已經改爲北平了，南京終究還是南京，這其間，時運不濟，運途多舛的Y，又兜圈子似地從北邊回到上海來，洋房便成了他的家，依然想以文字彌補牢騷，也想用酒來澆息憤火，而或者已經連陞三級的胡，那音信却愈加來得杳然了。

然而好朋友畢竟是好朋友，現在居然得了胡的消息了，這是何等快樂而且出於不意之間之事呀！坐在公共汽車裏的Y，便把這些故事想起來了。

隆隆然震動着的公共汽車慢慢地震動到三茅閣橋，到了江南旅社的門口了。既然到了門口一定有門，Y便進了門，既然是旅社一定有電梯，Y便由電梯升到三層樓，於是乎結果來到22號的房門口，暫時立定了。

因為不敢造次，Y所以在房門口暫時立定的，而裏面也居然有了女子的聲音，於是乎Y只好用指頭在那平截門上敲了幾下：

「胡！胡！胡在嗎？」

開門的不是胡，是一個穿短衣服的人。立在穿短衣服的人的後面的，是一個穿長袍子的女人，然而胡終於露面了，他那種虎背熊腰的

身體，丹鳳眼臥蠶眉的面貌——靠了這個他從前所以也扮了關公的——宛然還是當年宿舍中的胡，也還是在武昌路時候的胡，仍然穿着洋裝，打着領結，不過似乎已經發福了，而面孔上也已經不復搽粉了。是值得歡喜的事情，是應該寒暄的事情，於是他們緊緊地握了手，在一種久別重逢而因而不免稍爲呆頭呆腦的情況之下，胡首先開口：

「這便是Y，」他對那個猶還立着的女人說，「這是我的wife。」便又指着那女人對Y說，「還是當年的情景，不必客氣呀，坐！」繼而這樣說。

誰又料到朋友的旁邊驟然有了一個wife呢！誰又料到這一次的胡帶了一個嫂嫂來呢！直到現在還沒有結婚的Y，心裏忽然有點悵惘了，加之是，那嫂嫂有一個灰白的面孔，扛肩胛。細條腿，猶如有病

的三十幾歲的女人，這和漂亮的胡似乎不相配，過於和胡要好的Y，在這情況之下有點拘束了。

但是還有甚於此的哩！他看見，那穿短衣服的直立在門口，還而且，臥床上放着一盞鴉片燈。

本來是，一年四季過着不分晝夜的生活的Y是寧可妬忌那種循規蹈矩的人而決不至於攻擊鴉片燈的，況且，吃過漂亮女子的虧的他寧可痛罵那種像樣的太太小姐而決不至於反對這種頹廢的女子的；不過，終於因為事出意外，而且近乎情節離奇，所以他便隱隱然有了點和自己不相干的失望了。

然而終究因為是老朋友的緣故，而且那女人已經是嫂嫂的了，所以那拘束便在老朋友的面前消去，那失望也在嫂嫂的身體上抹掉了。

免不了的還是寒暄：

「今天才到嗎？從那裏來？」

「到是到了三天了，來却是從廬山來的，因為是在廬山上避了一個夏天的暑。」胡說。

「那廬山的風景真是好，上海這個怪地方，我是不喜歡的。」大概也究竟因為Y是胡的老朋友，所以那嫂嫂也便不拘束地插進來說了，聽他的口氣原來也是S省人。

「怎麼到了廬山，一向在那裏的呢？何以沒有信？」Y說。

「怎麼到了廬山？從漢口來不是就順便到了廬山嗎？你還不知道我們在漢口住了一年嗎？信，我是一連發了幾封的，那就只要問你了。」胡像當年在宿舍裏的時候一樣不客氣地說，這也原是他向來如此的口吻。

「聽是也聽見說，可是信却沒有接到，那末，你在漢口自然做了一個官了，那也有點趣味嗎？」Y說。

「趣……：……味！」嫂嫂用悠長的S省話說了，「不過想拿幾個錢！」

「然而錢也終究用去了，不過，有點路道的人，打定主意總歸不怕的。」胡說。

「那末，現在呢？到上海可想做別的事情嗎？」

「這就連我也還不知道，不過，人是已經到了上海了。」胡說。
「這上海哦，我看是不能像在漢口的時候了！」嫂嫂說。

在這樣不客氣的寒暄中，Y知道了他們方面的一些經過，那經過也似乎是十分的複雜但也似乎十分的簡單。便是他們一同在S省教了書，他們結了婚，他們一同到漢口，一同在××部裏常××長，又因

爲××部起變化，便另外到了××部，××部又起變化，於是只好離開了漢口，於是到廬山去避暑，於是又從廬山跑到上海來，一句話說完，是由平常人的身分做了一陣官，又由官的身分變爲平常人了。

明白地知道了這麼一些經過的Y，原也相信有了Miss的胡並沒有十分變，而那嫂嫂，則大概是本來如此的，於是連嫂嫂也加入，他們便完全回復了當年在宿舍中的情景，吃飯了，而鴉片燈則一直點在那裏。

望着這長明不熄的鴉片燈，Y原也斷定他們二人之中一定有一個上癮的了——也許因爲病的緣故吧？這是看了那嫂嫂的灰白的面孔想——而他們，倒也似乎應該有癮的，所以吃過飯之後，夫妻們便橫到鴉片燈的兩對面去。

「你也要抽一筒嗎？」嫂嫂動手燒烟了，用待客似的禮貌對Y

說。

「我不抽，你們請。」Y說，坐在床前面。

在這樣兩個橫着一個豎着的家常便飯的無聊狀態之下，閒談便少
不了開始了。

但是望着燒烟的妻子的胡，却用明銳的眼睛注意到那個一直立在
門口的穿短衣服的人了：「你看！吃了飯也不曉得倒茶的，況且又有
客人在這裏，聽見嗎？倒茶！」他用做官的神氣喝叫。

「這小子簡直是傻瓜，不知道我們要來幹嗎，喂！」燒煙的嫂
嫂也發怒了。

於是呆立着的穿短衣服的人活動起來，三杯熱茶放在床面前的梳
粧台上了。

閒談是胡先開始：

「奇怪的是不知道什麼道理，在不見面的時候，覺得心裏有許多話要說，可是見了面却說不出話來了。」眼望着帳頂，把腳掛在櫃子上，像不忍令那燙得很平板的洋裝褲子起了皺紋似的。

「我也覺得這樣，這幾年的我，可以說把一些老朋友統統丟掉了，有時想起來很覺到有點淒涼，難得遇到一個老朋友，總像要把滿心的積鬱通通吐出來似的，可是看見了，却又想不起要說甚麼話了。」Y說，他的心裏真的不知不覺有了點淡淡然的悽愴了。

「那末你這三年功夫怎樣過去的呢？到了些甚麼地方呢？」

「自從C省出來了以後，便在上海教了半年書，其後到日本，再後來到奉天，現在便由奉天到上海來了，忽忽又是一年加兩個月了。」

「我原知道你是有點路道的，你到日本去了嗎？可是你也知道我

已經到德國去走了一趟嗎？」

「到了德國嗎？這是極好的事情，那末你現在的德文總很可以的，會話方面呢，也行嗎？」

「行是不算行，不過末，唔，大概總可以說得和德國人一樣。」
胡說，這也原是他當年做學生時候的口氣。

「他現在的德文真進步了不少呢，在漢口的時候，和我們來往的都是德國人，那些洋人沒有一個不是有錢的！」嫂嫂感嘆地說。

先是說着這種隔得很遠的從前的話，後來便說到目前的話來了。

「那末你現在的生活怎樣維持的呢？收入也還可以嗎？」胡關心地說了。

「我反正是這樣胡亂地過去，教員也當得灰心了，路也走得疲倦了，也不想再去兜圈子了，我現在便想這樣×××過日子，這種生

活已經半年過去了。」Y說。

「這固然也是你唯一的出路，但是也能夠永久這樣維持下去嗎？是不是還是當初學生時代的那種情形呢？手裏時常還有錢用嗎？」

「說到錢，這可就由不得自己打算了。在我自然是想要錢的，可是別人也多半窮，不得不想措油，所以被措油的多，拿到錢的少，然而兩方面也都是一樣勉強挺過去，本來，據我看，在這種混亂的社會狀態之下的尤其是我們這種人，除掉認吃虧以外便沒有辦法了。」因為歷來生活不如意而越變越沒有志氣的Y，便又這樣說出弱者的話來。

而閒談便自然而有點緊湊起來了。

胡似乎對於這種臨時的人生觀老大不贊成，他把右脚換了左腳攔到檯上去，又重新把褲腳管往上面提一提說：

「然而我以爲你這種認吃虧的辦法真要吃虧的。何以你現在變得這樣消極呢？不瞞你說，我倒還是「打定主意不怕的」做人方法，你看，十七塊錢一頂的帽子，二十二塊錢一雙的皮鞋，不過就只兩頭好看，中間一段是不大靈的，這麻布衣服再過幾天就不能走出去了，然而打定主意不怕，再過一個禮拜，包你就穿着起碼五十塊錢一套的衣服了。」

「他穿衣服真是講究，」正在全身用力抽鴉片的嫂嫂，把烟槍從嘴裏拔出來，忙忙地吞了一口熱茶說了，「在漢口的時候，七八十塊錢的衣服不做便罷，一做就是幾套，什麼也要用西洋貨，什麼也要用西洋貨，不要說別的，就是襪子也是十三塊錢一雙的，而且一買就是一打！」同時張着發着無力的青光的眼睛，用瘦的手抓空氣似的做起形容的姿勢來。

胡穿衣服真講究的事情原是Y在八年之前就知道了的，但一聽到講究到這樣，而且在漢口這樣講究，不禁使他羨慕而好奇，並且一時覺得有用旁敲側擊法來盤問的興致了。

「然則你們在漢口的時候是怎樣一種情形呢？自然有大批的錢來供給你們用的了。」

「那還用說，那時候只要你也在漢口，便也有大批的錢給你用！」胡驟然精神百倍地說，看他的神氣彷彿他的眼睛又觀照着那全漢口的市場了。

「那個時候哦，只要你有精神，不怕你沒有錢用！簡直是大捲的鈔票塞在褲袋裏，走到馬路上去分佈佈好了！」嫂嫂又是正當急急地抽烟之後而又急急地吞下一口熱茶說。於是索性丟了槍，坐起那過於苗條的身體，用兩隻瘦手同時抓空氣似的來做形容的姿勢了：

「那是我們在××部的材料處，我們兩個人，每天一個老早就起來，打起了精神，去想怎樣弄錢的法子。他，到裏面去辦事，去領錢。我，總是急急抽了烟，出去買東西。你知道我們的錢從那裏來的呢？除掉東西上用手段就沒有辦法了。所以我不能不親自去買東西。大街小巷地，去找價錢便宜的舖子。買整正的花旗布，買成箱的紙，買成細的筆，膠水，顏料，繩子，釘，木材和玻璃，這些東西揀最便宜的買，買來就可以算貴的，並且叫他們開發票的時候抬高那價錢，暗中送他們幾個錢。還有，當時××部辦着××報，我們便到印刷處去連絡，虛報數目，好比是印三千份，就報六千份，並且排工裏面又可以做伸縮，材料又可以報虛數，工人的工錢裏面又可以剋扣，這樣，大不可細算，積少成多，四面八方集攏來，平均就可以賺錢，到月底結賬的時候又是一筆大數目，再加上正薪水，一個月那裏不弄他

四五百塊錢呢！」

「但是他們不會知道嗎？讓你們這樣大胆地作弊嗎？」Y說。

「所以說，像你這種人真是太傻了，當時的情形，有甚麼人來查問，況且又那一個不是這樣，在我們底下的人是這樣，在我們上面的人也是這樣，反正大家打弄的錢的主意，你道真有人在實行××主義嗎？你道個個都是有良心的××黨員嗎？這便只有天曉得！」

「可是我總覺得你們太大胆了，便是用不着講良心，性命總應該顧到的，萬一被查出來了，那怎麼得了呢？」

「這你又是傻話，依了你，一輩子也休想弄到一個錢，什麼事情不是從大膽上成功的呢，如果胆子小，那便只好坐在家裏吃飯，休想到社會上來活動了，甚麼叫活動？」

於是由這種話，又漸漸地講到目前的事情了：

「那時候，當然是這樣，」Y說，「但是現在，你們到上海來，又有些甚麼活動呢？想打甚麼主意。走甚麼門路呢？」

這就輪到胡說了：

「這時候嗎？我們可又變了方向了。南京有一條路子，我想托X的介紹，去走老X的門路，弄他一筆官費，到外國去住幾年回來，那時候再活動，那時候活動起來當然不同了。你看罷，等着罷，打定主意不怕的。」他收回攔在檯子上的脚，和妻子對面坐着了。

「我們的意思是，」那妻子便接着說，「做人第一要有名，第二要有利，而這名利却又是相關的，有了名自然有利，有了利也可以買名，所以我們先想弄到錢，再到外國去，從外國回來，就有了名了，有了名，不想沒有利，而利又跟着名氣大起來，這樣名利雙關地弄起來，利就可以來之無窮，名也可以越變越大，利……：……」

「這就叫做發展，有名又有利，同時也可以得到學問，並且又可以發揮自己的才能！」那丈夫又夾着說。

然而他們這樣把名和學問才能夾在一起說起來，使這個被他們稱爲傻瓜的 Y 認真討論起來了：

「這樣可以得到學問而又可以發揮才能我倒也十分贊成的，不過我倒又以爲也不必要到外國去。老實說，我們都可以說是到過外國的了，但是其實我們都曉得，從外國回來的人未見得有道理，況且其中更有比沒有到過外國的還要糟糕的，那末便是爲了學問和才能，又何必一定要到外國去呢？即使爲了名和利……」雖然嘴裏這樣說，他心裏實有點悶惱和混亂了。

「哈，你這又是傻話了，你總是「以爲」「其實」，但是現在可以照着各人的「以爲」去做「其實」的事情嗎？我們的「以爲」是「以

爲「非如此不可」的，我們的「其實」是「其實應該如此」的，我們「以爲」現在的世界「其實」應該這樣，否則我們就「以爲」「其實」毫無道理了。你「以爲」這樣不對嗎？「其實」你也太傻了！」那妻子教訓似地說了。

「到這時候，我們不能照學生時代的那種志向做了！這完全由於我的經驗，或者你也決不至於沒有經驗到這個的，老朋友！不想你倒還是在講良心主義呢，然而我說你快點不要講良心罷，再講下去可真要餓死了！等我們有了點路道，一起來合作……」那丈夫勸告似地說了。

「哦，很好的，密司脫兒Y，」妻子又說了，依着S省的口音，她在密司脫的底下硬加上一個兒字，這匆忙中令Y感到自己成了密司脫的兒子了，「你也不要辜負了你的，能和學門，應該趁年輕的時候

活動活動，連絡幾個有勢力的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真埋沒了你了！」她同情地說了。

「老朋友！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呀！」丈夫又唱歌似地說了。

「你們別以爲我傻，其實我倒也很想這樣做一做，對於這幾種權宜之變我並不認爲是鄙卑的，可是不幸的我終究沒有這種性格，就是要做也很難，叫我從那裏做起呢？和那些大人們在一起時，我總覺格格不相入，而且暗暗地竟有點討厭他們。」Y真誠地說，他的心中着實有點淒涼起來，又彷彿覺得自己已經不像是胡的老朋友了。

「唉！我的……你過於志氣高傲了，但是要知道這種高傲終究是吃虧的根本！」那妻子誠懇地說着便笑起來。

「我看這樣罷，Y！這一次，且讓我們去活動，如果有把握，順

便替你弄一筆官費，同到外國去走一走，老朋友，即使你還是這樣的高傲，我可不願意你這樣下去的，你這種生活終是不了的，剛才你進來的時候，我看你的面色比從前憔悴多了！」胡終於可憐他似的說起來，無論他是怎樣的意見，這樣出於友情中至情的同情，使Y越發自悲而且自失起來了。

「真是的，你看胡慢慢地發胖了，你却是這樣瘦得可憐啊，」嫂嫂也用同情的面孔對着他憐惜似的說了。

可是這其間，老朋友和嫂嫂的話雖然說得這樣有無可辯駁的悲惜之情，雖然着實使一向住洋松房子的Y自悲而且自失，但是在他的心府裏，在他的天性中，仍然被那所謂造成命運的孤乖的天性霸佔了一部份，當感激的念頭起來時，却被一種窮詩人的厲氣似的倔強的情緒蓋沒了。許是他近來的生活已經失了重心吧？許是因爲過分的不如

意反而使他的性格走了乖戾之路吧？許是他的神經已經有病了吧？許是他的精神已經不康健了吧？許是他已經變成一種與常人不同而和瘋人相近的性情了吧？聽了這種關切的話的他，看着那兩張具有骨肉之愛的面孔，他反而覺得有點懼怕了，反而覺得有迴避他們的必要了，反而覺得有一層無形的屏障隔在彼此之間了，那一向是老朋友的胡，因為發胖之故便顯然變得和從前不像了，而那嫂嫂映在鴉片燈光中的她的面孔便愈形灰白起來。

「我看這倒不必了，反正是，我想我就這樣下去未見得再會壞下去了，只要人家還有點良心，我這種生活或者也可以將就過去的……」他近乎有了點含淚的聲音，終於這樣灰心地說了。同時他在匆促之間恍忽又想起了一些人，那便是那些本來也是講良心主義的文人之流，有的是從廣東拐了些錢到上海來住的人，有的是做了一陣官跑

到外國去住的人……於是她心裏格外覺得淒涼起來，他想到：

「他們是變了！他們是變了！」

可是他是這麼想，別人却也認爲他變了，看了他那精神萎靡的神氣，看了他那 Melancholy 的眼睛，有飛黃騰達之相的胡說：

「想不到你和從前有點不同了！」那仁慈的嫂嫂也不禁憂愁地說道：

「這樣下去我看密司脫兒 Y 是要有神經病的！」

這兩句話幾乎使 Y 流出淚來了，他再不願意把話說下去了。幸而夜也深了，話頭便又轉到目前最急迫的睡覺問題：

「來！」胡喝叫那依然直立在那裏的穿短衣服的人說，「叫他們另外去開一間房間，說有一個客人要在這裏宿，再叫他們拿一張行軍牀進來，今晚太太要一個人睡呢！」

然而 Y 忽然覺得坐在那裏不安起來，他那淒涼之情似乎還是讓一個人獨自住到洋松房子裏去好，他的孤獨的性格忽然厭惡這種講究的臥房了。

「不要再開房間罷，我可以隨便到那裏去住一宿，明天早上再來罷。」他說。

於是別人的一番好意終於留不住他這孤僻的人，他便自己覺得淒涼淒涼地，辭別了老朋友和嫂嫂，如同拜別爹娘養育之恩似的，重新由電梯，由大門，走出江南旅社。

夜裏頭公共汽車裏的乘客愈加稀少，而到他住的地方去的人更少，秋是已經很深了，深夜中的秋更其來得淒涼，那公共汽車便也發出淒涼的鳴鳴的聲音，從淒涼的麥多亞路的馬路上把帶有淒涼之心的 Y 送回來了。

重新走到洋松房子的樓下，那已經捲在被窩裏的學生被他驚醒起來。

「回來了？Y先生！今天又在那裏喝了酒？」尙沒有社會經驗的學生，每次當他回來的時候總以爲他在朋友那裏喝了酒，便這樣問了。

「那裏喝了酒呢，我近來已經不大喝酒了！」他淒涼地回答，便走到洋松房子的樓上去，他心中感到從來沒有感到的孤獨，幾乎要哭了！

一個吃鴉片的人

(一)

那時我住在法租界S路（一個朋友這樣說）冬天來了；朋友們都搬走了，只剩下我一個人住在那烏籠似的小房子裏。連電燈也沒有，沒有太陽光的晚上只好點蠟燭。像一個人住在坟墓裏似的。我整天只想往外面跑，出來了就不願意回去。有時三更半夜一個人還在那些容易碰到綁匪的冷靜地方走路，想到要從黑暗的衙堂裏摸到那小房子裏去擦起火來點蠟燭，覺得還是這樣在馬路上走路的好。有甚麼辦法呢？你們這些朋友都已有了女人，我這孤獨的人是容易犯嫌疑的，除

了那房子，又到那裏去住宿？

我又碰到了那種寂寞到可怕的生活，只得又像往日一樣到那些墮落的地方去湊湊熱鬧，我常常去陪賣淫婦睡覺，或者到燕子窠裏去過夜，明知是不好，但在尙沒有想出好法子來的時候，除了這麼辦也沒有法子了。

關於打野雞等類的話，你們這些以爲近代生活都應該如此的先生們，大概都是很內行的，不必要我再來說了，我現在只說一件在鴉片作裏遇到的事情——有那麼一個可憐蟲。

你們總算是老上海，提起吃鴉片的話，許是只以爲在東新橋，自來火街一帶才有燕子窠吧？其實法租界是到處都有的。在金神父路底，一個甚麼法政大學對面的一條術堂裏就有好幾處，那時候被我發見了以後，每禮拜總要去這麼一兩次。

我發見那地方的緣起是：有一天我半夜裏走到那裏一爿粥店裏去吃粥，忽然聞到了鴉片香味，我估定那樓上一定是賣鴉片的地方。因為神經衰弱睡不着覺，要想醫治腦中的抽搐，我只得去抽鴉片了。我就從那裏黑暗污穢而陡立在那舊房子的一隅，而把斜斜的黑影投射在一幅破舊孫中山的照片（有許多本來是掛着關帝的地方，近來都掛了孫中山了。）上面的一座扶梯爬上去，爬到最後一級，沒打算那裏却又往裏面驀地低了下去，我的腳忽然一沈，幾乎要栽一個筋斗時，便看兒那裏果然是抽鴉片的所在。

這個地方比之自來火街那地方的燕子窠糟糕得多了。在自來火街那一帶雖然已經是不配你們這些君子們去的地方，可是一百枝光的電燈照着花紙糊起來的牆壁，其間齊齊地排列着十幾張紅木床舖而上面擺着明晃晃的燈籠的情形，倒還可以使「破棧理他理」們看了吃起醋

來的，我這新發見的地方可就不然了。窮得和我一樣竟沒有裝電燈，只有一盞破洋燈矮矮地臭虫似的爬在一張四方桌子上，那可憐的光居然也照到了四壁。四壁上不消說是沒有花紙的了，可是却也另有一種不是特意如此的裝飾是：上面半截掛滿了粘着灰塵的蜘蛛絲——手造那些絲的蜘蛛們，怕也已經物故了——說得美麗些就像葡萄園裏的紫葡萄一般一球一球地倒掛着；牆的下半截呢，自然一半是因為常常被那些躺在舖上的人們的鞋底貼着，一半又被他們那沾有煙膏的手去撫摸着，那顏色和花紋也就可想而知了。四壁是這樣，蓋在頂上的天花板和墊在脚下的地板更是可想而知了：天花板上受不到那洋燈的光，不能冤枉牠說一定成了甚麼樣子，只覺得被烟霞似的一片東西彌漫着了；那地板，當我一脚踏進去時，就彷彿像有點膠水似的會粘住我的腳，我想得出這上面一定有不少的痰，再混和着許多由人們的鞋底從

外面弄進來的泥土等類東西，這原是不足駭異的。

本來只靠那一盞洋燈，原不足以使我看察得這樣清楚。使這房子裏有這樣明亮的，原來還有兩盞煙燈放在兩張舖上。那兩張舖一張是沒有掛帳子的四柱大床，一張却是用長三，板櫬攔起的舖。板舖上攤着簾，而床上却是有墊褥的。我走進去時，兩張舖上正有四個穿短衣服的人悠悠不迫地分成兩組八字式在抽着鴉片。看不出鴉片的修養竟比甚麼文學，藝術的修養還要來得大，一望而知他們都是何等樣人，却都翹起着蘭花指頭文質彬彬地在燒鴉片，其態度倒也很趕得上執筆的人的悠閑。他們之外還有兩個人坐在一條長檯上，或者是在等烟抽，也或者是已經得到了抽煙以後的滿足，都在打磕睡了。那方桌子的旁邊，被洋燈光照得最清楚的地方，還有一位駝背的人在用一把破扇子扇邊爐，那自然就是熬鴉片的姿勢了。

我也像有些人一樣在想着「不妨來一下」的時候自稱爲「破櫓理他理」的，可是在這許多更加「破櫓理他理」的他們看來，却有點意外的吃驚了。雖則我是穿着外國短衣服，意思之間彷彿也有資格去做某種工作，而在他們那些穿中國短衣服的人倒似乎用不着我們這種人的同情，反正是，對於我還有相當的懼怕和恭敬——這自然所謂是一種劣性啊！——當我的腳踏到地板上時，本來瞌睡的人忽然醒了，於是扇邊爐的舵子也就回過頭來，同時躺在床上的人，都把手裏的煙籤離開了火頭，用他們同樣的彷彿起了一層霧的青白色的眼睛來望我。

「吃烟嗎？」那扇爐的舵子眯了一睜眼睛說了，那聲音明明是來自他的喉管中，却像是夾着褲子從他肚臍眼裏擠出來似的，因爲太模糊了。

「想吃一點烟……」我像受了他的感應似的也不知不覺也模糊地說。看到那種情景，我心裏確是轉了一個念頭說：「回去罷，這裏太墮落了！」然而我却終究坐在那空在那裏的長檯的一端去了，鴉片的確是和女人一樣會使人迷失本性的！

板舖上的一個人忽然謙遜起來，他宣稱說自願讓我先抽兩口。可是唯其他是這樣客氣，反使我十分過意不去，我連忙說：

「不要客氣，不要客氣，你先請，我是沒有癮的，請你先過了癮來罷！」在這些話裏那「沒有癮的」一句我特別加重了說，我的意味倒並不在那話句的本身上，彷彿覺得到了這種地方還有做面子的必要，所以一定要表示出我是沒有癮的人，因此好像就比他們清高了些似的，這種話恐怕是開頭吃鴉片的人都會說的，但在我則也是一種不徹底的虛偽性格。

當我說了這句話之後，我覺着我就像和他們這幾個人對立着似的。而在這房子裏顯然分出兩種階級來了。打瞌睡的人，躺在舖上的人，以及那扇邊爐的駝子，他們不期然的自成爲一個團體，就像他們都是這一室之主，而對於我這新來的客人表示客氣，他們不禁同聲說：

「不要緊的，請先來抽幾口罷。」

於是爲却不得情起見，我就躺到舖位上去。我是自己會動手燒烟的，就很知趣的急速地抽了幾口烟。

從此之後，要抽鴉片的時候我已不必捨近就遠了。每到深更半夜，精神上感到忍耐不住的寂寞時，我就到那地方去抽幾口鴉片，有時候覺得真不願意回到那小房子裏去時，我就索性在那舖上躺到天明。有時候，當這樣抽足了鴉片之後，一個人獨自從那沈浸在夜霧中的冷靜的馬路上走回去時，我的精神只覺得異常舒適而且鎮定，彷彿

我的心已經和世界融洽了，自清白時覺到的痛苦的現實已經蕩然無存，隨心所欲的幻想支配了整個的我，好像世界上已經沒有成爲問題的事情，並且這世界上儘管沒有一個動物，我也可以獨自生活着，還有甚麼東西叫做寂寞呢？

同時我也和他們漸漸斷熟了。我明白我們這種人儘管自稱爲無產階級，比之他們，我們的生活其實還倒像住在天堂裏面一般，他們纔真的是被壓在社會的最下一層的人，粗一看來這般墮落的人雖然好像不值得我們的憐惜，可是一知道他們的墮落原來也是因爲受了壓迫時，我覺得他們和那些沒有墮落的窮苦的人一樣值得我們去憐惜了。而在另一方面，我雖然自以爲窮得和他們不分高下，常常想用一種近乎是手足之情去看待他們時，他們却永遠不能了解我的意思，却是對我十分的恭敬和羨慕，他們願意來替我燒鴉片，願意和我睡在一張鋪

上，他們稱我爲「快活的人」。然而雖然如此，在這麼一種被一般上等人看不入眼的起碼交際中，那小房子裏却是永遠漲滿着和平的空氣，令我知道抽烟的人對於抽烟的人永遠抱着同病相憐的同情的。

然而這一種同情恐怕在我這「快活的人」的前面才表現出來，接着立刻就來了一件事情和我現在說的話發生了絕大的矛盾——這就因爲我在那時候碰着了這裏要想說的那個可憐蟲了。

(11)

和那個房子隔着一層薄板，在後面原來還有一間小極了的，牆壁上糊着報紙的房間。其污穢自然不亞於前面的那個房，可是看來倒還好像是「特別雅座」似的，若有較爲像樣的客人時，便請他們到這裏

面去躺着，我既然被稱爲「快活的人」，當然也常常躺在那裏邊的了。

有一天傍晚時候，我和那駝子老板（我後來才知道那扇爐子的人是老板）面對面的躺在那房裏，請老板替我燒烟的時候，却見一個陰暗的人閃了進來。這人我所以要說他是陰暗的人的道理，就因爲他給我的第一印象祇是一種陰暗的情調，他當然絕對不像我這「快活的人」，却又和那些穿短衣服的人不一樣，雖則看見他從外面閃進來時他的面孔正被由牕外（那牕不消說全不像你們家裏的牕，牠已經給灰塵封滿了。）射來的灰白的光線照射着，可是他的全身的輪廓之外却像蒙了一層黑紗似的。

我覺得他好生奇怪，他的面孔是淡黃而且帶着慘白色，慘白色上更有一層油光，這是黃色人種吃鴉片吃到年深日久之後的一種表現，

可是看上去他的面部和身體的型式總好像近乎是一個西洋人，瘦弱是不消說的事情，然而比癆病鬼似的中國人的瘦弱有點不同，好像瘦得還有點樣子；然而可憐的地方却格外來得深刻了。我一望而決定其爲一個混血種。

他進來的時候手裏正擊着一包糖果，一邊慢吞吞地一塊一塊塞到嘴裏去，一邊略略抬開那有長睫毛而看來很溫文的大眼，乏力地朝四面望看，那神氣，當然也就是「想吃一點烟」的意思。然而憑他也和我一樣穿着外國衣服（那是一套黑色的衣服，雖則很可以去抹地板了，而且有幾處還被香烟燒成了幾個洞眼。），但是老板却並不見得歡迎他。看那樣子他也是一個熟客，可是閃來了之後老板却讓他自己立在舖面前，不和他說話。他也不說話，好像這樣能夠立好久就立好久下去的樣子。

我第一次碰到他時是這樣的。當時我除了感到他是如此這般的一個烟客而外，並沒有引起了什麼注意。因爲在道理上，一個吃鴉片的人憑他是怎樣的可憐，要引起別人的注意原是很難的。不過因爲看出他是一個混血種，由於他現在的狀態使我推想他少年時代一定是相當的好看的一會（因爲我曾經遇到很多混血種都是很好看的），我不覺有點惋惜起來，然而那時我自己既然也在抽鴉片，而我自己也有過少年時代，所以那惋惜也只好說是無聊的。我並沒有打算再能遇見他，可是好像隔了兩天之後，我又在那前面的房子裏遇見了他。

那時他和幾個安南巡捕一起在那大床上抽鴉片，而我則躺在對面的板舖上。起先是，他正在和那些安南人說着令人不解的話，我也只顧自己燒烟，彼此仍然按照道理沒有招呼的必要，可是有一個時候我們的眼光却相遇了。相遇原也並不爲奇，而他却好像看得起我似的對

我開了口：

「夜飯吃過嗎？」他說了那樣純熟的上海話，真令我有了點出乎意料之外的奇怪，因為他剛才正是說着令人不懂的話的，當時我沒有打算他會說出這樣的中國話來。

「吃烟嗎？」我不答他的所問而這樣問，我們就已經算是認得了。

他所以會特別這樣招呼我的原故，大概因為看見我的外國衣服比他的稍為像樣一些，而在那樣的地方，照我這樣的衣服才值得他的招呼吧？而當時的我被他這樣一招呼之後却也覺得比其餘的人值得交際了。要說這原故，我自己也有點莫明其所以然。實際上我決不至於會因為他是個外國人而就起了恭敬之心的，況且他的衣服已經是那麼不值得恭敬了，不過無論如何，在那一羣之中他顯然有點特別，這也像

我之引起了他的注意一樣，所以我是和他招呼起來了。

雖然兩個法國巡捕是和他在一起吃鴉片的，可是那時候却像和他毫無關係似的逕自先走了。於此可以使我明白他正在吃着別人的鴉片，巡捕們一走之後他就失去了那張床上的地盤了。於是又一望而知他還需要吃一點別人的鴉片。在我這沒有癮的人，被人吃去一點鴉片原不是痛心的事，和他這樣招呼之後而又了然於他的意思，我便請他吃了兩筒鴉片。

第二次碰到他的時候就是這樣經過的。彼此除開先後推讓着烟槍說一句「你先來，你先來」的客氣話之外，也並沒有說及別的話，那時我還沒有打算第三次會碰見他，可是再隔了兩天之後，我却又在後面那個房子裏和他碰見了。在這一次碰見上，情形却就像了初交的朋友。我固然無須是一定要交這麼一個朋友，可是碰巧正當我躺在舖

上，那老板又在替我燒烟的時候，他又從外面閃了進來。

「Good evening！」他做得高興地特別抬開了他那西洋式的眼睛對我說。會說外國話原是混血種的本色，對於我也竟用這種外國話招呼，他怕是以爲我是穿洋服的人而像時髦的西裝少年一樣喜歡說外國話的原故，——接着他簡直不必要等我的招呼而就坐在我面前的板舖上，他彷彿自以爲是和我很有了些交情了。

我也照樣招呼了他。這一次的招呼却不能使我得到甚麼快感，並不是因爲缺乏同情心，却是無論感到了懶怠的厭倦，並且覺到從此以後他一定將要和我一次一次的碰頭下去而至於碰頭到無數次了，在那方面想利用碰頭而吃一點別人的鴉片原不能顧及別人的厭倦的，然而在我這方面此後將要爲了免去也不妨事的同情心而竟將精神費到碰頭的招呼上去，却也有點厭倦了。但是因爲這種損失也並不是值得去

仔細考慮的事，又想在那房子裏澈底做一個「快活的人」，並且巧在又是抽到了點鴉片感到世界上沒有成爲問題的事情的時候，於是在這第三次的碰頭上，我又請他吃了鴉片，那分量竟比前一次的分量多了。

有許多混血兒，他們在我們這次殖民地佔到的地盤，都像正號的西洋人一樣，是很優越的。他是賦有這種優越權的一人，雖則現在竟至會來叨我這種人的光，像煞是破例的失了面子而且可憐了，我却總在推想他一定也是快活過來的。可是他却似乎是並沒有快活過來的一般，神氣上竟至也像另外那些人一樣認爲我是一個快活的人而現出恭敬和羨慕的意思來了。在我們這種弱者，每遇到別人對於我們表示這一種神氣，當然越發激動了同情，爲了這同情又爲了想證明我對於他的推測，在這第三次的碰頭上，正和他之願意和我多說一兩句話一

樣，我和他就談起話來了。

最先我免不了請教他的尊姓大名，他於是就說他叫做羅生寶，一面說並且用指頭在那破蓆上畫起字來，我知道他是能夠寫得出幾個中國字的。

「你不是中國人吧？」接着我這樣問他。

「我父親是法國人……」他說。

「是，你母親是中國人」我接下去說。「你是養在中國還是養在法國的呢？」

「我是養在中國的，我父親……」他接着說，他告訴我說他父親是壯年時候到中國來的，就在那時候討了一個他的母親中國婦人，於是生了他的哥哥（他稱之爲老大），又生了他自己，所以他是老二。然而他父親却是死掉了，於是就剩下他的母親在附近一條街上開着茶

店。老大做了工頭等類的事情，而他呢？

「你怎麼會弄到這樣的呢？」我不禁蹙着眉毛問了，那時我突然想到我自己，心中不禁轉着念頭說：「鴉片真不能再抽下去了，這樣將來怕要和他一樣了！」

「這還用得着問嗎？他抽了幾口鴉片之後很舒服地說：『都是爲了這斷命的鴉片啊！』」話沒有說完却趕緊把茶壺嘴湊到嘴邊去喝茶，略的喝了一口茶之後，就噴出一縷青烟來。

「是的，這鴉片確是又好又壞的東西，說牠好，吃了真是舒服不過，說牠壞，就是牠要上癮！」我說，這好壞的問題却也正淡淡然使我很有點苦悶。

「你說得真寫意！」他因爲舒服而笑了，說：「不上癮，那可真是仙丹了！我們還會到這步田地嗎？」他於是告訴我說他已經有八個

年頭的癮了，每天要吃一塊錢的樣子，他這樣說着好像並不想到明天癮來時的苦痛，他當然也感到世界上沒有成爲問題的事情了，明天這時候，在今天自然還沒有成爲問題呢。

「不過我想這是可以戒除的，」我說（當時我正想打定主意從此以後不再吃牠了，這也因為覺得離開明天遠遠的原故）「無論如何不要再讓他上癮，一上癮便很苦了！」猶如我不躺在烟榻上的一般，說出這樣隨便的話來。

「誰願意讓他上癮呢！」他隔着那烟燈，抬開發着青光的眼睛熟視着我的面孔說：「可是要戒却是煩難的了！像我這樣的身體是。」他手裏又在燒鴉片了。

「我也覺得你的身體不很好，但是怎麼會弄到這樣的呢？難道鴉片竟會把身體糟到這樣嗎？」

「鴉片倒是補品，」他已經在鎗上裝烟了，說：「別人都說鴉片是福壽膏，有福氣的人才吃牠呢，吃了牠的人都是長壽的——你看那些七八十歲的吃鴉片的老頭子，雖然瘦得剩一把骨頭，可是總可以活到七八十歲呢——那裏倒會糟壞了身體？——我這身體是被酒色弄壞的！」他把裝好烟的鎗送過來說：「再來一口。」

「你請罷，我已經很夠了。」我又把鎗推給他，說（他不客氣了）
「你還喜歡吃酒嗎？」

「喔！大酒量！」他把鎗從口裏拏出來，像別人稱讚他的酒量似的較爲大聲說：「紹興酒，我多也不能多吃，像不吃鴉片的時候，總好吃到五斤光景。」

「天天吃嗎？這自然是傷身體了！……」

「酒還不要緊，最厲害還是女人，那裏擋得住，那時候天天在堂

子裏過夜！」

「那真是擋不住。不過那時候的你，倒是舒服過來的——你從前做些甚麼貴幹呢？」

「從前？」我問到這句話他自然也想起了從前的事情，說到「從前」這個字他的面孔忽然光輝起來，「從前我是在法公堂做事情的。一天做半天事情，一個月還有四個禮拜日，說是做事情，其實也同白相一樣……」

「唔，那種事情想來是不大煩難的，薪水呢？」

「薪水是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一個月百把塊錢罷了。不過你總也曉得那裏邊做事原不是想掣他薪水的。只要你會做，外快就好像水也似的會流進你的荷包裏來的……」

「像水一樣？那末每月平均有多少光景呢？」

「那又沒有一定了，總之弄得好的時候，千百塊錢總可以吧？弄得不好，好比有些時候人家不喜歡打官司的時候——可是至少也有幾百塊錢，因為打官司和生毛病一樣，在租界上總是免不了的。」

「這自然很夠開銷了。」

「那自然，那時正在馬上，因為要用所以才去弄錢，所以弄了錢就都用去了……」

「於是乎就吃酒，睏女人。」

「對了。那時候我們在大馬路王保和天天包了一個房間的，長三堂子是到了節上再算賬。」

「有趣有趣……」

「可是身體就這樣壞了……」

「於是乎吃上了鴉片！」

「對啊！」他白着眼睛說了：「就走上了這條路，到現在實實足足有八年功夫！」

「現在還在法公堂裏做事麼？」我明知這是不用問的事，不過因為想轉一轉語氣，就這樣問。

「那裏還要到現在。五年前頭就出了差的。」

「難道因為你吃了鴉片嗎？在那裏面也……」

「不是，在那裏面吃鴉片說是秘密也是當官的——你怕他們都是不吃鴉片的嗎？——出差是因為身體壞了，我自己也做不下去了的原故。」

說到這裏他在燒着最後的一口烟了。抽了那口烟，又深深地喝了一口茶，他就閉着眼睛做出一種養神的樣子。我知道這正是普通吃烟的人在過了癮之後應該如此的一種表現，在這時候，他們便都已沉醉

在那種爲一般人所不容易了解的境地中了。他們便已經解脫了靈魂上的一切苦厄，那失了元神般的眼睛從微微啓開的眼皮的一線之中呆呆地不望而自望着那烟燈裏面的一點火光時，便升入了人世裏的天堂，精神界的淨土，他們沒有了虛榮心，沒有了進取心，有的只是那成了仙的五蘊皆空，六根清淨的心境，那時候他們儘可以把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丟開的。這就是鴉片所以會把一個人的全人格完全改變了的原故。那時候，我也正在這種情境之中，但是我的眼睛却是張開着，一面抽着一枝香烟，一面不禁端相着羅生寶的面孔。他的面孔這時正斜擱在一個包着塊破蓆的硬木枕頭上，半個面孔被那烟燈的光綫映照着，半個面孔却完全躲在黑影裏面，他那已經倒了楣的混血種的面孔，從蓬鬆的頭髮起，由額角出發而曲折地經過眉心，鼻子，嘴巴，下巴面延到項頸上去的一條輪廓線，便成了一個模特兒似的側相，和

我們黃色人種的猩猩式的側相比起來，就另有一種可以入畫的好看，不過不幸的是他這側相總是十分可憐的了，這時候在他的腦中也許正浮現着他從前黃金時代的情景，在我們別人看起來，其可憐的狀態却和他的那套衣服一樣，原是不分高下的了。而逐漸他自己也格外表現出種種可憐神氣來了，那難於描摹的可憐神氣：就是忽然又半開着眼睛，彷彿像一隻死不瞑目的甚麼東西一般，簡直痴痴地一眨不眨地不知道在把甚麼東西當作了對象而呆望起來。

「要是不吃鴉片，我還是在法公堂裏呢！」他又開始這樣用和從前完全不合的微弱調子說了。

「已經吃了是沒有辦法的，只要設法把牠戒去，你就仍舊可以做事的。」聽了他那可憐的語調，我這樣安慰他說。

「那裏可以戒啊！」他重新把眼睛望着我說：「你不知道我的身

體，現在我可以說全靠鴉片在這裏撐着我的身體呢！就是現在躺在這裏，我的腰眼裏還是發痛，不用說是走路了！」

他說到這種可憐的話的時候，已經很是夜深了。這一次我請他吃了那樣多的非他所望的鴉片，他是否還覺得有些甚麼話要對我說。我是無從知道的，可是因為他後來宣稱說要送我回去，我知道在他那方面一定已經把我認爲一個可以交交的朋友了。他是這樣說願意送我回去，但是那一晚我却又很想在那地方過夜，不過以一個快活的人的資格，不願意別人的護送而願意躺在那蓆條舖上過夜，雖然原是快活人的本色，對於吃過我兩次鴉片的他，我以爲至少是不大說得出口的事情，所以我只得設法找出一個理由，請他先走一步。他走了之後我又請那駝子來給我燒烟，因爲我的所謂想在那裏過夜其實不是想睡覺的意思，只想等地球慢慢地轉了過去，這一塊黑的大地上又見了太陽光

的時候，我就更不必到那小房子裏去受心刑了。

(三)

在我看來羅生寶是那末倒了楣的可憐，我請他吃兩筒鴉片又不過原是順便表示快活人的性格的意思，然而那駝子老板却不知何故對於這位外國先生竟是仇深冤重似的，一躺到我的對面便埋怨甚而至於像教訓我起來了。

「你請那個外國拆老（鬼之意）吃烟做什麼？那是一個出名的揩油（吃白食之意）主顧，你和他客氣，你可當你洋盤（傻瓜之意）了！」他說時雖然不望我的面孔，可是我看見他的鼻尖不平似的指着烟燈。

「我那裏會做洋盤，不過看他太可憐了，我又是沒有癩的，難得做一回好事罷了。」我說。

「你說他可憐！」他把駝背聳了一聳說：「他可惡的時候你還不知道呢！」

「喔？……」

「怎麼不是，你問問他們看，誰不知道，那拆老自己的洋錢在袋裏摸出摸進的時候，別人沾不到他一個事兒的光的！甚麼法公堂，甚麼王保和包房間，滿嘴的牛屎，那裏來啊！八年前的事情了！現在是，他親生的娘都不把他當做人看待！癩三一樣，一毫不愛臉的東西，死刮皮朋友！」

駝子這樣像把胸中的積忿瀉瓶似的說下去時，本來在前面房間裏的兩個朋友也走到後面的房間裏來幫腔了。

「那雜種是不要臉的！你請他吃了一次，他就老是纏在你的身上了！」一個給人家叫做廚房下手的瘦長子說。

「真是這樣的，我們爲甚麼要冤枉他，×先生你不要做洋盤，下次不要理他好了，一理他，你看，一天到晚跟在你的腳跟頭了！」叫做老虎的黃病鬼，和我親熱到把身體蹲在舖面前，兩隻手攔在駝子的前面說，看他的神氣，仿佛也有些「想吃一點烟」的意思。

「你們放心，我不會和他碰一次頭請他吃一次鴉片的，我也不是那樣好的人。」我只得順着他們的意思說。

「並不是別樣啊！請他吃鴉片真是犯不着的事情啊！」他們同聲這樣說。

想不到羅生寶倒楣竟倒到了這種程度，連同在一起吃鴉片的人都個個這樣討厭他了。雖然不知道他們爲什麼要這樣討厭他，但他必有

使他們討厭的理由則是一定的。被他們這樣說了之後的我呢，除開聲明說此後決不做「洋盤」之外，同時也就覺得鴉片不如吃在嘴裏時的可愛了。我暗暗地打算從此之後再不到那個地方去，那一晚就算是最後的告別罷。

要是從那晚上起真的和那地方告了別，這一段故事怕就說不下去了。然而隔不到幾天，我偏偏又尋出了一個適宜的理由，又到了那個樓上。而更使我為難的則是那混血種像在等待似的早就躺在那張四柱大床上了。

說是完全照着駝子，黃病鬼等的意思叫我突然扳起勢利的面孔來，這又未免像被駝子，黃病鬼等玩弄着似的，如果再講羅生寶吃烟，又真的傻得不近人情了。我在這二者之間挑選到一個適宜的法子是：我和他招呼之後就躺到他的對面去，但是決不提請他吃烟的事情。

當我這樣辦了之後，立刻就知道對面的羅生寶的爲難景况了。論理既然躺在那裏應該在那裏抽煙的，可是他的面前却沒有一點兒烟膏，他的兩手不在燒烟，却是捧着一把茶壺，大約那茶壺總還有點熱氣，可以使他的血脈稍爲活潑一些的。他的一對肩膀縮在頭的旁邊，一對膝頭擠在肚皮底下，他的眼睛注視着我那正在燒煙的籤子，沒有一句話，彷彿是凍結起來了。

看了這副樣子，我想再請他抽一點煙原是極容易的事情，可是不知何故——那時我大概想到他在法公堂的事情了——我却想故意和他惡作劇一番起來，我把煙燒好了之後說聲「今天彼此不客氣」，就刺刺地抽得格外動聽起來。

這時候我看見羅生寶忽然把捧着的茶壺擺到我的面前來了，隨後一面把茶壺蓋敲得一片響，一面忽然用很大的聲音代我喊道：

「喂！老板！來沖沖開水呀！這冰涼的茶叫別人怎麼吃啊！」

一等到老板來沖了開水，而他這種爲我出力的舉動並未發生甚麼效力時，我又看見他從床上坐了起來，像要向前動一步的樣子，但又停止了，用手拍了一拍膝頭，像是順便似的說：

「老板！」

「做什麼？」駝子立在邊爐的旁邊歪過頭來說。

只見羅生寶舉起手來，豎起一個指頭說道：

「來一個煙罷！」

「你不知道不欠賬嗎？」

「說得到什麼欠賬啦，明天就給你的！」羅生寶說。

「不是明天不明天的話，從此以後憑他是爺也不賒賬！」駝子說，他的面孔分明對着邊爐了。

這時候我看見羅生寶的面孔上彷彿有點升火了，本來可以說是慈
謎在那裏的眼睛却破例的悒鬱地張了開來，我想他或者有一種甚麼表
示和把那失去了的面子奪回來的法子了吧？然而不料他那眼睛這樣張
了一張之後却又回復了原狀，同時他的身體也回復了原狀而依舊躺在
我的對面了，只用眼睛朝我望了一望，正像請我來看看他這種失敗似
的說：

「這個不會做生意的地方，連一隻煙泡都不肯欠，明天就可以給
他錢的。」於是又用兩手捧着茶壺，呼了一口茶之後，他又變爲沈默
了。

對於欠不到賬的失敗只以一笑了之的他，這種爲難情景不禁又觸
動了我的同情。因爲我們這種心地不剛的弱者，對於許多較大的問題
儘可以毫不關心，而遇到甚麼小事情却往往會發出小慈悲來的。因爲

有了這麼種不登大雅之堂的性格，當時我看見對面的羅生寶不大舒服，簡直竟有點妨害到我抽煙的興味了。所以由於這一種看來很像同情其實還是自私自利的作用，爲的想使我自己痛快起見，我又不惜再做一次「洋盤」而請羅生寶抽煙了。

我叫老板再拿了兩隻煙來之後，那駝子老板不消說暗暗地只願用眼睛對我表示「不要後悔」的意思，可是對面的龍蝦似地蜷曲在那裏的羅生寶却立刻活潑起來了，他一面動手燒煙，一面對於剛才稱之爲老板的却直呼之爲駝子了：

「駝子！我記着你，你是這樣神氣，欺侮你的窮爺沒有錢啊！」他對於駝子報復地說，可是語氣終究是「不過開開玩笑而已」的意味，這自然還是不能不顧及來日方長的意思。

「少吃點！別人的煙也是銅錢買來的，比不得有些是出銅錢

的！」駝子對他教訓似的說。

可是羅生寶在意思之間似乎不以駝子爲意了，第一口煙已經裝上了斗門，他的嘴吧將有別種用處了。

雖然他一看見了煙立刻就活潑起來，可是真的恢復到平常的活潑却是在抽到第四口煙之後，這時候，成爲談話的話句才正式從他嘴裏發了出來。這次他和我的談話顯然又深入了一步，在報告我前次問他的所有一切之外，他出於自然的將從前的歷史也對我講了。看起來，他在法公堂裏做事，在王保和包房間的那一段經過倒還似乎不能算是他的有價值的時代，有價值的時代倒還是在歐洲求學的一節。這也許是他看見我稍稍帶着點讀書人的迂氣，所以這樣故意迎合我的意思吧？據他說：他雖然產生在中國，教育却是在歐洲受的。他依稀說了幾個學校的名字，我不大記得清楚了，可是他後來便說出 Cambridge 這

個學校的名字來了。本來以一位曾經帶過方帽子，穿過黑道袍的人來抽兩筒鴉片原是極平常的事情，不過我想到他剛才對於駝子的態度，却總不肯相信。而且一個曾經在沾有哲學氣息的古式建築中散過步而又在碧綠的長春籐底下翻過字典來的人，在某一時期竟可以捧着把茶壺蜷曲得像龍蝦一樣的，這在人生的意味上固然很是來得深刻感人，然而拿來作爲在燕子窠裏的懺悔看，總覺得有點異樣了。不過這原是不必去尋根究底的事，我姑且做出一個「不勝惋惜之至」的面貌聽他講了下去，而且因這一來我們此後的談話中不知不覺竟夾雜了一些不成句的英文，甚麼 *Yes, please, because, suppose, promise* 之類，絲絲沙沙就有了一大套。

駝子和黃病鬼等的說話是有點道理的，不問他是從劍橋大學裏出來的人，我覺得羅生寶真有點不愜人意的地方，我請他吃了幾次煙，

却並沒有看見他露出過一點感謝的意思，好比剛才駝子拿了煙來，他竟一點也不客氣，拿起來就燒的神氣，完全像是自己出錢買來的樣子，而且這其間還似乎有別人應該供給他吃的意思呢，想到這裏不免有點不以爲然起來了。然而一想到這總算是一種不拘小節的爽快，在我們這樣懶人這方面也就放棄了無聊的計較心，而心裏倒反沒來由的替他盤算起來了。

「你會打字嗎？」我問他。

「會的。」他說「我在法公堂裏原也順便弄弄這種事情的。」

「你看英文可以不用字典嗎？」

「完全可以不用。看起中國書來却是要用字典的。」

「用英文寫文章大概是很可以的了，寫中文呢？」

「不行，我連中文的信都不會寫的。」

我這樣問他，是想遇有相當機會時給他找一點不妨於鴉片的事情做做。他也明白了我的意思，對於我這過分熱心腸的人格外親熱了。

後來我們就一同出來了。那時已是晚上兩點多鐘光景，連底下粥店裏的人都在那裏打瞌睡了。他却還硬要叫我同到他家裏去看看老大，看看他的母親，不消說這在他是以為遇見了一位好朋友的緣故。但是走到他的家——那是幾片排門豎立在馬路旁邊的這樣一個家——門口，那排門却是關得很緊了，他就變換意思說要送我回去。從那裏走到我住的地方那條路原是十分冷落的，有一個人作伴在我原是認為很好的，我們就一起走起來。

時候已是十一月初頭了，那晚上又有瀟瀟的細雨，天氣是覺得很冷的，記得我當時已經穿了外套，然而羅生寶却還是穿着那一套有洞眼的黑衣服。我算是一個很瘦的人，但是他比我還要瘦，而且駝着背

皮，低着頭，兩隻手插在褲袋裏面，一面走路一面咳嗽的神氣，他的身體的確到了很糟糕的地步，他這年紀和我不相上下的青年，彷彿已經是日落西山時的情景了。

在路上我和他不說什麼話，我不願意他送得太遠，到一處轉灣的地方就和他告別。他記着我想替他弄事情的話，最後他就用手拍一下我的肩頭，說：

「那事情，*don't forget* 啊！明天！」於是又叫了一聲

「*Good night!*」之後，我就看見他的瘦影，向反對方向走去了。

你們知道我是個不負責任的人，自願給他找事情只能算是抽足了鴉片以後的話，雖然一時很覺得熱心，等到和他分手之後我却把這事情丟開了。反而想着「吃鴉片的人不能夠做事的」念頭，而對於自己的抽鴉片就格外恐慌起來，我打定主意決計不到那地方去，不再

遇見那可憐虫，一切事情便算完了。

(四)

於是又是一天的事情了。離開那天怕有一個禮拜光景，我不到那個地方去，却在附近一個酒店裏吃酒。宿雨初晴的冬夜，是有點令人發抖的寒冷的，爲了這冷我才去吃酒，但是不知道那酒裏面攪雜了些什麼質料，吃不到幾碗，頭裏已經昏昏沈沈地發痛了。

我不願意再吃，立刻走了出來。隔壁正是一條衙堂，忽然看見羅生寶從衙堂裏走了出來，這已成了要逃去也已經來不及了的勢頭，我只得又和他招呼了。招呼之後他說他正要去吃一點稀飯，一定要請我去陪他坐一會。我們就到了那個粥店裏面，粥店的樓上就是那個地

方。誰都知道吃過酒的人的心地是不像平常一樣有把握的，於是在吃了粥（不消說我又發付了一筆粥賬）之後，我已經和他到了那個樓上了，駝子老板，廚房下手瘦長子和那黃病鬼等等的姿態，又出現在我的醉眼之前了。

平常我本可以吃到三斤紹興酒也不覺得怎樣醉的，那晚上不知何故覺得那酒只是往上面湧起來，雖說不醉，思路似乎已經有點模糊不清了。我看那個房子的容積好像比平常小了一點似的，並且許多人的樣子却又有點渺茫起來，我明白我已上了那酒店裏的當而把壞酒吃醉了，我想吃一點水菓來醒一醒酒。

知道我要吃水菓，羅生寶就立刻替我打主意，他用英文對我說香蕉比甚麼都好，於是竟無須乎我的同意，他竟自用命令的口氣叫老板快點給我去買香蕉來。

「買多少啦？」駝子雖然礙着我的面子，但也總知道這未必全是我的主意，所以這樣不高興地問。

「少夠吃嗎？買一把來就是了。」羅生寶說。這倒似乎是想做主人的神氣，但是從我手裏把兩角錢奪去了。

「兩角錢！」他說：「快點，看你那樣子倒像怕買了來別人不給你錢似的！」

我在糊塗中自然沒有說什麼話，而且覺得這樣讓他去安排倒也未始不是件爽快的事，只把身體橫下去，羅生寶呢，早就橫在我的對面了。

這晚上我確是破例的有點不想抽烟，至於特別請羅生寶抽煙呢，這種優美的利他主義在吃過酒的人自然也有些忘懷了。然而我的醉眼所及之處，在那盞煙燈輝照着的範圍裏面，我却看見羅生寶正用他那

一對西洋式的眼睛望着我的面孔，這神氣裏面實在並不是只想吃幾隻香蕉。

等到駝子買了香蕉來，當他用手去分香蕉的時候，我便聽到他喊着「一擊煙來！」的聲音了。

在駝子那方面，雖則顯然還是抱着不平；然而也許因為聽見我們曾經彼此說過許多外國話，以爲我們或者有了甚麼交情也是意想不到的事，況且我又明明橫在煙舖上，而那雜種又正在做出知己的樣子分香蕉，所以就拏了夠我們兩個人吃的煙來。於是在我是一味吃香蕉的時候，羅生寶却不客氣地首先抽煙了。

這中間彷彿很耽擱了一些時光，在抽過鴉片之後我不知不覺明白我已經不知怎地和平日不同的坐在煙舖的旁邊了，羅生寶却坐在煙舖上，正在吃香蕉。

然而這中間我們好像開起玩笑來了。開玩笑免不了有些毛手毛腳的舉動，但是不知道是怎樣一來，好像我去摸了一下羅生寶的頭，這又好像觸及了他的什麼忌諱似的，他忽然正經起來，瞪着眼睛對我說：

「不要動手動腳！」

其實他剛才那種把駝子呼來喝去的神氣，在他正是痛快地報復了那天所受的侮辱，而這一句對於我第一次說出來的不客氣的話，本來也是要保持個人的威權，而且想收回剛才幸而拾得的面子的；可是不料有點醉了我的我，彷彿暴露了我的獸心，剛剛以挪揄他這失了一切依靠的人為我的快樂，而忽然竟不料他會這樣嚴厲起來，這好像掃去我面孔上的威光了。當時我竟會不認錯而且還想更進一步去挪揄他，便再故意把他的頭摸了一下，而且朝駝子，瘦長子，黃病鬼等笑了起

來。

「我偏要動手動脚哩！」我說。

同時我看見駝子等大笑起來。

這在羅生寶當然應該引以為恥辱了，爲了公理而自衛是正當的，他當然再不能顧及不過請他抽了幾次烟的些些交情而讓步，他就把我的手用力格了開來，而且大聲說：

「住手。再動手就……」

「再動手就怎樣？」我說。

「請你吃耳光！」他格外大聲說。

這時候我注意到駝子們的面孔是在看把戲似的都靜靜地嘻開着嘴了。他們這種袖手旁觀的形勢使我更想擴張我的威權了。

「先請你吃一個罷！」我說，我的手去打着他那有美麗輪廓線的

面孔了。

羅生寶發怒了，他立了起來簡直就想來打我，然而不幸的是他那身體是經不起我的力量的，我只用手一擦，我看見他已滾到煙舖上去了，同時看把戲的人的笑聲就把整個樓面哄動了。

於是我們簡直就吵起口來。自量力不勝我的羅生寶，他的嘴吧可就特別替身體抱不平了。

「你這流氓想做出甚麼事情來！」他喝道。

「想打劫你，爲的是你身上有錢啊！你這 Cambridge 出來的博士啊！你這法公堂裏的闊人啊！」我笑着說。我真不明白我竟會說出這樣下流卑污的話來！

「你不是受過教育的人嗎？你這樣的野蠻！」

「野蠻！我覺得這樣對付你還是文明的哩！」

這時候他跳了起來，而我又把他擲了下去。駝子們的笑聲又起了！

「可是你要知道我不是中國人，不準你這樣野蠻的！」他一面滾到舖上去一面罵道。

「我知道你是法國人！而我却是中國人呢！」我也大聲說了。

在這樣吵鬧的時候我醉得更厲害了，我搖搖幌幌幾乎看不清楚東西。這陣吵鬧總算還是駝子們出來調解了，而我便趁那個時候走了出來，一陣冷風吹來使我吐了一會，我似乎被黃包車拖回去了的。

我為甚麼要這樣欺侮羅生寶，為甚麼會說那種放屁似的話做出野獸似的舉動，在便宜上只能說是因為醉了的緣故。然而我醒來時却是後悔的。欺侮那種人只能算是不幸。但我却不明白那可憐的人為甚麼可憐到這地步。我還分明記得當駝子們來調解了那場吵鬧之後，

我還是在嘮嘮叨叨的罵人，而羅生寶却是立刻一句話也不說而就靜默了的。我記得他當時的神氣，他只望着地板不看我。他覺得有點悲哀嗎？一點也沒有。而且他的一時的憤怒好像立刻就平靜了的。簡直還有些「算了罷！再抽一個煙就算了罷」的意思。這樣軟弱的人，在我們被欺侮慣了的中國人之中也找不出來，何況是自稱爲法國人的他，難道這也算是無抵抗主義嗎？還是免得麻煩的意思呢？

雖然是這樣的後悔，而我却並未想到去對他賠禮，因爲我想與其這樣做錯了事情再去弄出假仁假義的面孔，還不如下次最不要欺侮別的人來得澈底些。並且我當時正想利用一個機會使我再別到那個墮落的地方去，既然做了這一件於心有愧的事，大概再要去看見羅生寶是決不會的了。因此我暫時和鴉片失了感情，只顧咬緊了牙齒過那寂寞可怕的**生活**。

然而好像隔了一禮拜光景，有一天傍晚時候羅生寶却竟尋到我住的地方來了。——這因為我有一次在無意中已經把我的住址告訴了他——他為甚麼忽然光臨到我的住處來？像他這樣一個人，說是因為我欺侮了他而特地來與問罪之師的事情是決然不會有的，爲了來聽我替他介紹事情的回音嗎？我是這樣想了。

我見了他實在有點慚愧，但是要立刻對他說甚麼「多多冒犯，請你原諒」等等的話却是格外覺得慚愧的事情，我只得請他坐在我那寫字檯的前面。

「很久沒有見了！」終究因爲是馬馬虎虎的朋友，我這樣說，心裏却總覺得他來得過於奇怪，所以有超過慚愧以上的情緒了。

可是我只覺得他顯然沒有關心到我說的話，他非但好像完全忘去了那晚上受的侮辱，自從走進門來之後他的態度是異常之侷促不安，

甚至名為坐下了我的椅子，其實不過是用屁股的四分之一勉強和我的椅子發生些關係而已。——這樣子，比之那天晚上分香蕉時候的他，簡直令我暗暗地覺得好笑而又苦惱起來。

「你這個地方好生清靜啊！」他環顧一下我的房間說，然而我很看得出他這話也和我那「好久沒有見面了」是一樣的，而這話的後面似乎還有惴惴不安的意思，我知道他這次的不邀而來一定有甚麼話要說的。

果然在一會沈默之後，我看見他做了一個勢頭用胆小的聲音說出來了：

「實在因為沒有法子，」他怕冷似的兩隻手捏在一起，說：「多承你先生屢次待我這樣好，本來是不能對你說什麼話的了，可是只因現在遇着一件萬不得已的事情，各處沒有法子想，只得到你這裏來商

量一下。……」

「不要緊的，只要我能夠幫忙的話。」我說。

「家母這兩天忽然生了病。」他立了起來，走到我的面前害羞似的說：「家裏一個錢也沒有，老大又到寶山做包工去了，家裏開不出火食還是小事，沒有錢贖藥却是要命的，要向隣居，朋友去借幾個錢呢，只因我吃了兩筒鴉片，都不相信我，想來想去，我只好來和你商量一下，今天能否借五塊錢給我？說是我來還你，怕你也不見得相信，只等老大回來了，我就可以問他拏來還你的……」他這樣說了之後胆小地立在旁邊等我的回答。

我聽了這話，這話在他還沒有說出的時候也已經在我的意料之中了，不過我却沒有想到他會提起他娘的生病來。他娘是不是真的生了病，且不去管他，總之要借五塊錢的事情却是一樣的。我聽了之後心

裏也躊躇了一下，照我和他這樣認得起來的朋友，實在談不到通融金錢的交情，不過巧在是他被我侮辱了一場之後，而我又正在後悔之中，直加上看見他那捏着雙手的窮寒相，又幸而那幾天我的經濟也不十分拮据，我便暗自認爲慷慨捐助的性質，竟自借給他了。

他得了五塊錢立刻要請我去吃鴉片，說是就拏我那五塊錢來請我吃鴉片，這是很滑稽的，不過因爲他這麼一說我倒又覺得那個樓上可愛起來了，於是結果我們又走了去。

當我走去時在駝子等是大約反暗暗地納罕一會的，不過因爲我和駝子等的交情也不見得比和羅生寶的來得深切些，我便像完全忘了那天吵鬧的事情似的，仍然和羅生寶面對面地躺下去。將躺未躺之際却見羅生寶把我的那張鈔票從袋裏拉了出來，拍的一聲。擁在破席上面，並用一隻香烟匣子壓住了，於是只見他高高地將他的長腿擱在那

四柱牀的橫檔上，然後聲音朗朗地喊道：

「駝子！你不要欺負你窮爺沒有錢，看！擎烟來罷！」

駝子等是否因他這樣一來就會變得目定口呆起來，這一點我沒有注意到，不過在我認得羅生寶以後，這總算是他最有精神的一次了。

於是我們仍然一面抽烟一面談起來。在談話的時候，在我這方面固然也不再會去想起別人的母親生了病的一會事，而在羅生寶那方面，彷彿也並沒有表示過家裏有人在生病的神氣，看來他連一點鐘之前在我那裏說話的事情也好像完全忘記了。

「你真是一個難得的慷慨的人！憑我的眼光看起來，你將來一定會得法的！」他用英文這樣稱贊我說。

然而一看到他這異乎尋常的快樂的樣子，我却忽然去規勸他起

來，在談了一些話之後，慢慢地又說到抽烟上面來的時候，我便說：

「論理我和你這樣一種交情，是不能說你什麼的，也並不是因為你今天向我借了五塊錢，我便特別想來勸你，實在照你這種境遇吃烟，也太苦惱了。既然這是可以戒掉的，何不想法把他戒掉了呢？雖然說是身體壞，而在我看起來，也許戒掉了烟你的身體還會好起來呢。」

「唉！我何嘗不是這樣想呢，」他被我這麼一說似乎減去了不少的興致，重又把眼睛望着烟燈說：「不過像你們剛剛吃烟的人確是容易的，像我這樣有過七八年癮頭的人，真有點難了！」

「你從前也戒過一兩次嗎？」

「怎麼沒有戒過？何止一兩次，戒一次又吃上一次，吃上一次癮頭深一次，不戒倒反好些呢。」

「那末戒了之後你爲甚麼又去吃上了呢？」

「所以你還不能算是吃鴉片的人啊！你那裏知道，吃鴉片的人十個倒有十一個像我這樣的。爲甚麼又會吃上呢？那就像你那天說得好，吃了鴉片總是舒服的，尤其像我們這樣有心事的人，吃了鴉片，心事也可以減輕了。」

「不過吃了鴉片不也是一件大事嗎？」

「固然也是一件心事，不過別的心事就可以少就些了，把一件心事去抵許多心事，不是很說得過去嗎？」

「這固然也是一種說法，不過我想天天要担這一件心事，也就很苦的了。」

「苦是怎麼不苦，老實說罷，開頭吃烟的時候雖然舒服，吃到後來像我們這樣也就沒有什麼意思了。不過既然到了這一步田地，去戒

他也是徒然的。況且如果有那一筆戒烟的錢，還不如拏來吃兩天舒服鴉片呢？」

「然而照這樣子怎麼一天一天的過去呢？」我不禁縐了眉心苦笑
了。

「也只好過一天算一天的了！」

「不過我看你過一天也是很苦哩！」

「唉唉！先生！做人是只好打打譬喻的。譬喻天天躺在馬路上的那些人，不也是在那裏過嗎？而且我們這種人得知今天死還是明天死呢？去年這時候，一場大病差一點把我弄死，譬如那一次死了呢，不也就是死了嗎？現在總算還活在這裏，這一條性命總算是拾得來的。雖然這樣活着，比死總值得些啊！」

他說到這裏時他的鴉片已經抽足了，忽然像想起了一件事情似的

突然爬了起來，於是把席上的那張鈔票又拏了起來，揚在手裏叫駝子來算賬。不過在那個地方拏着五塊錢的鈔票去和駝子算賬，那賬是算不下去的，我也決不會因為借了五塊錢給他就要吃他的鴉片，結末還是我挖出零錢來算了賬，等到算了賬他就說要回去看一看，請我多躺一會，他先自走了。

他走了之後駝子等却又和我表示知己的意思似的，問我怎麼又會同他來吃煙的。我就把羅生寶借錢和他娘生病的事情告訴了他們。

「啊，你上了當了啊！先生！」駝子却替我叫起屈來「說甚麼他娘生病啊，他娘早上還在這樓下買菜的，誰都看見的，生鳥的病！」

「你這一次可真做了洋盤了，你看那癩三還有五塊錢還你呢！」瘦長子說。

「這雜種簡直是騙子啊！追上去搥他一頓！」黃病鬼說。

「算了罷！」我說「我也知道的，不過看他那樣可憐，算是送了他五塊錢吧？」

「你先生真是太好了！把錢送給他是不犯着的啊！唉！……」他們同聲嘆口氣說。

然而我心裏却在想：「以後決計不到這地方來了！」

於是我也就走了出來。到那小房子裏去過了一夜。明天可巧有一個機會使我搬了家。我搬得離開那個地方很遠。因為路遠，便真的不想到那個地方去了。

看起來我的抽鴉片真是因為過於寂寞的原故，新搬去的那個地方很有幾個有趣的朋友，他們並沒有知道我曾經抽過鴉片的事情，我住在那裏之後一直到現在也就沒有再到什麼地方去抽過鴉片。我自己暗自想起來，真像幸而從一個深坑中跳出來似的。同時我還有一種異樣

的感覺，我覺得當那常常抽鴉片的時候，雖然不知道有什麼寂寞，悲哀，可是心情却是終日癡癲的，幾乎整日整夜沒有注意到外界的一切，只沈在自己的虛無飄渺的幻想中，現在却是不然了，張開眼睛來就看見了這清清楚楚的天地和人間，雖然覺得是悲哀的，然而却是神清氣爽的。

然而羅生寶的影子却常常留在我的記憶之中，他現在是否像他自己說的一般今天不知道明天死了呢？是無從知道的事。還有駝子，瘦長子，黃病鬼等的面孔，也常常能夠想起來，而更有那一個樓上的別有一番天地之中；此後也不知道曾否又起了些變化，或者另有一個和我一樣感到寂寞的人，到那地方去做快活的人了吧？

十八年七月十八日作畢，在上海。

南 行

——記白癡似的生活之一節——

原來也如了他的意，他在那個空氣完全和外面隔絕終年陰沉沉的小房間裏足足住了八個月，起初他認為這種監牢似的所在倒很和他那和尙似的性格調和，所以住得還算安穩；可是住到半年以上，他漸漸厭棄起來。最近一個多月之中完全和他失了感情，往往一個禮拜倒有三天在別處歇宿。他屢次想搬家，可是他那懶極了的性格仍然讓時間延宕下去。往往半夜三更，他從外面走了回來，心中說不出的納悶而也有點淒涼。因此他常常希望有意外的變動來改變他這種似乎將要一沉不起的生活，這種希望結果竟在不意之中送了過來，忽然有一個朋

友從S市打來一個電報，叫他去做編輯的事情。

正是初冬的時候，近來南方的節季變得和往昔有點異樣，十月中旬的氣候，從黃浦灘旁刮過來的寒風已經和臘冬一樣有點刺骨的了。最近幾天蓋在這一個萬人鑽聚，羣鬼爭糧的大都會的上面的一片濃墨似的凍雲，大有下雪的意思，越加使一班自以為文人而窮得已經做不出文章來的先生的心中有了許多難以告人的苦處。他也是這樣。可是接到了這個電報，却也憑空有了一點無理由的無望之望。竟有點像初出茅廬的人到得了一個吃飯地方一般，他彷彿把這事情視為重要到什麼似的，披上了那件已經將要裏子翻成了面子而這面子又快要變成抹布的外套，急急忙忙到閘北一帶去籌措旅費。

「好了，我又要離開上海了，我這次可以到南邊去走走了！」他的臉上是那副比愁苦還要難看的高興的神情，他走到寶山路，走到天

通庵路，走到東橫浜路，走到每一個朋友的家裏，第一句便是這句話，接着就是借錢，說到錢的話他是把眼睛望着檯面一口氣說出來的。

這八個月中間他完全靠零碎賣掉一點文章生活的。他本來的神經本來不十分健全，這種買賣尤其毀壞了他的精神，表現於他面孔上的常常是怕人的蒼白和可憐的抽搐，朋友們大概都很能夠同情他，聽到了他的這個消息似乎都替他歡喜，所以他不難弄到了四五十元的旅費。

對於他更有同情的是幾個住在他前面的窮苦的學生，他們知道他要遠行都有些捨不得的意思，在一個寒涼的晚上，他們去買了些高粱，醬鴨，花生米之類特地給他餞行。在不十分明亮的電燈光下，一班沒有外套的學生硬挺着胸脯抖抖擻擻地和他說了許多離別的話，願使他有點覺得這樣急速地離開上海倒似乎對於每一個人都缺乏情意

似的。

「Y先生到過了些什麼地方？」他們說。

「中國的西部和北部總算都到過的了，……」他說。

「還沒有到過南部嗎？」

「沒有到過。我常常想去走一走，現在總算如了我的意了。所以我這次的出行是很願意的。」

「我們覺得那個地方最好的便是冬天不十分冷，Y先生這時候正去得合時，今年可以不必在上海過冬天的了！」窮人總不會忘記寒冷，沒有外套的學生們說到這裏不期然打了幾個寒噤。

「我也是這樣想，正在這裏愁冬天快到如何是好，現在却有了一個存身之處了。」他想到這裏也快活起來。

另外有些朋友也不免了有些餓別的事情，他又是忙忙地過了兩

天。最後在動身的一天是更其寒冷的日子。早一天他已經到新開河去看定了開赴S市的船。他把一些破舊的東西做成了幾件端正的行李，下午的時候那小房子裏的空氣更形陰沉，他呆坐在一張空板鋪上悄悄地去和那冷冷的牆壁告別，這是因為在他的根性上總脫不了小孩子的脾氣，十年以前，他自從第一次和家中的老屋告別以來，無論在什麼地方，當他將要離開那住過多時的地方的時候，總有這麼一套可笑而儀式的。

將近四點鐘的時候，他的一個八年前的故友從北火車站附近趕到他這冷落地方來送行。他認為這一趟的旅行或者又可以稍稍的改變一點他的生活和思想，特地去薙了一個頭。李君說幫他把行李搬到船上之後再到他們那裏去吃晚飯。他就去叫了兩部黃包車，再走到前面樓上去和那幾位可愛的學生告了別，車子就把他和李君和行李從馬路

上的夜霧裏拖到黃浦灘邊去了。

十六鋪一帶的建築沉沒在寒涼的夜霧裏，黃浦灘的燈光照耀在江面上的時候，他已經將幾件行李安頓在輪船上的房艙裏面。李君說恐怕他那邊的人先吃了晚飯，先走了一刻。他和那搬行李的人爭吵過了好一會之後，重新走上碼頭，在南京路的口頭趁電車到海寧路他住的地方去。

李君是他八年前的同學，是他許多同學中忘不了的一個。當八年前他極貧寒極懦弱的時候，李君獨獨對於他表了不少的同情，所以他心目中是暗暗地把他當做親兄弟看待的。嗣後彼此畢業以後，常常遠隔着數千里路，有時候因特殊的緣故也斷絕了音信，可是他總沒有忘記他。一個月之前李君從日地來到上海，在這遠別重逢之際他又看見

了李君的夫人。她是一個爽直的女子，從她丈夫的口中得知他的歷史，也很同情他的境遇。第一次相見的時候便說了許多使他重新走上感傷之路的話，因此他也很感激她，從那一晚起在暗中他也把她當做親姊妹看待。後來他們住到海寧路去了之後，雖然隔得路遠，他差不多一個禮拜中倒有三個黃昏消磨在他們那裏的。

他走到海寧路，住在上海的人大概無論是誰都已經吃過晚飯了。只有他一個人還空着肚子，從墨黑的巷子裏走到李君夫婦住的地方去。他們正在房中等着他，并且因為知道他近來有一種特別的嗜好，李君也喜歡難得把那東西消遣消遣，所以竟預備一套傢伙。等到這種事情做過之後，他們便到隔壁酒店裏去吃飯。吃了飯之後，離開輪船開行的時候還很久，他心裏忽然覺得有點和李君夫婦依依不捨，也有點像不捨得整個的上海似的，便重新來到他們房裏，大家說起離別的話

來。

「爲什麼到 S 市去呢？我們來了不久，剛剛希望大家在上海做事，彼此時常可以見面的，忽然又要到別處去了。」李君的夫人究竟是女子，在這別離的時候免不了說出埋怨的話。

「我實在也不願意離開上海，一則因爲上海生活太費力氣，二則想到南邊去走走，所以決計答應了他們的。」他說。

「分別是免不了的事情，我們希望你能夠回來過年，那時大家又能敍在一起。你的身體近來遠不如從前，到了那邊或者倒可以養息養息。最希望你的不能常常去弄這種嗜好，要知道我們的年紀還輕得很呢。」李君說。

「其實我也原爲了這個原故，若是再在上海住下去的時候，恐怕非弄到和那些人一樣不止的，到了那邊，人地生疎，一定不會再犯

了。」

「最要緊的是努力弄點錢吧？一個人孤獨下去終究是不好的，你的精神這樣不好，一定是沒有結婚的原故，我希望你此次一個人去兩個人回來，再努力好好地做事情，否則要辜負了你的聰明了！」李君的夫人說。

「說到這事我自己想想也完全覺得這樣，可是想來想去也難得很，已經到了這個地步，要轉機確乎似乎太難了。精神不好又犧牲了不少的事業，所以我雖然這樣頹廢，外表看來好像麻木，裏面實在很感到傷心，所傷心的便是我自信這麼一個人的成績決不至於就此爲止的，可是運氣害了我，尤其是孤獨的一層，我想再孤獨下去怕要更糟糕了，然而怎樣辦呢？我真替自己可惜，希望有個人來成全了我的。然而有些人是不識人的好壞的，她們都苦苦地釘在稍有聲名或精

有金錢的人的後面，把我這種人丟在半邊，然而她們那裏知道我這個人的好處，我這個人的將來呢！」他說。

李君住的原也不是自己的房子，而且還是借住在別人租下的地方。他們剛從日地到上海的時候，因為替一位肥胖的商人畫了一張肖像，所以那商人便請他們搬到海寧路來居住。商人的敦請不過希望他們客客氣氣住了幾天就走，便作為那張肖像的酬報，不意過於信任別人的李君住到今天還沒有搬走。所以那商人近來有點着急了。常常要到他們房裏來走兩步暗示逐客的肥路。這時候那商人聽得他們談得高興，便又把個肚皮挺了進來。他早已在李君口中知道了這些情節，心裏便覺得有點不安起來，竟想立刻立起身來走了。可是商人倒還很有耐心，走進來後也就和他客氣起來：

「聽說你先生要到S市去是不是？」

「是的。」

「去做什麼貴幹？」

商人這樣問着，他看見李君在朝他暗暗地做眉眼，他就說道：

「這是外國人方面的事情。」

「每月有多少進款呢？」

「進款是有限的，好好的弄一年，也不是四五千塊錢罷了！」

爲的要想替李君爭一口氣，他就說了這幾句謊話。可是他再也坐不下去，他只覺得心裏悵鬱不過，便立刻硬起心腸來和李君夫婦告別。等到李君把他送到衙堂門口的時候，已經是十二點鐘的時候了。

他辭別了李君，兜過海寧路，從老靶子路旁邊的一條路上慢慢地走過來時，那條路上已經沒有無軌電車和公共汽車，除掉一家粥店以外，其餘的店家都已上了門，走路的人也已經十分稀少的了。街燈在

寒冽的夜風中發顫動的光，繁星在天上做出冬天的眼色。他剛才在李君那裏吃的那一點嗜好品似還不夠意思。又因爲多喝了兩杯送別酒，被寒風一吹之後忽然覺得身上發冷起來。把他外套聳了一聳：

「唉！行李已經送到輪船裏去了。本來的房子已經不必再去了。人家已經把我送出來了。但是輪船要到五點鐘的時候才開，這時候上去有什麼意思？然而在這岸上，我又到那裏去呢？難道就這樣跑來跑去跑他幾個鐘頭嗎？」

這樣想着，便又覺得十分的凄然起來。

在上海的他的朋友當然不止李君一個，本來還有許多朋友的地方是可以去坐坐的，最可以去坐的有一位最要好的朋友的地方，他知道那時候他們一定照常在那裏熱鬧地打牌，或者是唱戲，如果他走到他們那裏去，這幾個鐘頭便不愁寂寞了；可是那個地方遠在金神父路，走

去怕要兩個鐘頭，坐車也要費四角小洋，所以他也不想去了。

正是這樣感到無處容身的時候，旁邊有一個黑影子閃了過來。馬路上閃過個把黑影本是平常之中的平常事情，可是那黑影子却閃到他的身邊：

「……」他沒有注意那黑影子對他說了些什麼話，但朝他一看的時候便知道他是討錢的了。

「你怎樣不到熱鬧一點的地方去，却到這冷靜的地方來討錢呢？」不知不覺他感到自己正和那討錢的人一樣，便說起這種替他想法子似的話來。

「我並不是討錢的，可是今天差了三角錢不能上火車，有了三角錢我就可以到南京去了……」那人被他這麼一問，却似乎說不出話來了。

「那末你的意思自然想別人幫助你三角錢吧？」

「……」那人被他這麼一說更說不出話來了。

他朝那個人望望，看見他那副樣子正是他平時腦中設想着的寒士。平常他在沒有錢的時候，在寞寂寡歡之際總以為自己將來有窮途落魄的一天，到那時他便完全是那種徬徨在馬路之上的寒士的樣子。他看了那個人的樣子便又想到了自己身上，好像那個人正是他將來的自己，他不覺愁思湧動起來，便爽快地挖出三角錢來給了那個人，也沒有去聽那個人說了甚麼話，重新匆匆地向前走去。

經過了許多橫馬路，來到南京路的時候，那十字街頭正射出一派血紅的燈光，像使那街道的一部分染上了腥血似的，他再踏着腥血的馬路走過去，慢慢地走到愛多亞路的口頭，心中的愁思不知不覺濃重起來，好像被那個落魄的人引到了落魄的路上，他真的像落魄的樣子

這一種沒來由的情緒到底是那一種性質却是說不來的。並且非但在今天這種時候才有了這種情緒，就是平常的時候，他住在上海的八個月之中，只要一個人到外面去走路的時候也常常感到這種說不出來的難過的。他還記得當正月初頭，剛從北邊到上海來時的幾個晚上的情形，那時候他剛剛把行李搬到那小房間裏，生活還沒有定，——然而一直到現在他的生活何嘗安定過一日的呢！——每天每晚出來找朋友，每天每晚在馬路上走路，白天還不要緊，一到夜靜更深，感覺到那清寒的馬路上只有他一個人在走着的時候心裏就有一種無家可歸的愁慘，有時擋不住這種愁慘的重壓便去喝了一些酒，然而酒後的愁思格外來得厲害，往往吃得紅頭漲臉地從小巷中鑽了出來，走到轉灣的地方被冷風一吹，他那與生俱來的近於女性的傷感便往往令他淚下沾襟的。

從此之後最近八個月中他心裏便裝着這種無法可施的寂寞，在路上走着時固然完全是無家可歸的情形，便是到了家裏也覺得那房子裏十分空虛，彷彿少了一件重要的東西似的，但這件東西到底是甚麼又說不出來。這種神經衰弱的病態實在因為他的心靈無處寄托的緣故，此所謂無處寄托的情形便是他感到他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安插身體的「家」，雖則租下了房子便算做他的「家」，可是他所尋覓的家却不是這個，他覺得這廣大的世界上枉有許多別人的家，而沒有一個他的「家」，他羨慕別人的「家」，但他的「家」還不知在那裏，也彷彿從此以後永遠不會有家的了。

因此他的生命完全飄浮在這種無把握的空虛之中，那些所謂無聊寂寞等等的情緒便終日困擾着他的心身，上面講的他所以有那種下流的嗜好也是從這種原因上產生的，因為要想得片時靈魂的穩定，纔去

犯了那種嗜好，起初是因爲無聊不過才去弄牠，後來幾乎成了習慣，他覺得自己將要陷入十分危險的境地，意志薄弱的他又禁不起感情上的誘惑，不得已他只想遷居到另外一個新地方去，所以這次接了S市的電報，他便不管好歹，決然動身，因此現在他的行李早已放在輪船上面，而自己便無可奈何地在馬路上走着了。

他走到愛多亞路，寬闊的愛多亞路在十二點鐘以後越顯得空闊寥落。他沿着左邊的走道一路走去，望着大世界旁邊的那一架電燈時鐘，心中越發沒有擺佈起來。走了幾步便又立定，立了一會又走起來。一面走一面望望那一系列街燈，忽然想到從前的事情。他記得八年前到湖南去當教員的時候，也是這麼一種情形。在這條愛多亞路淒涼地走着，那時候他是十二分的感傷，但也醞釀着十二分的詩意，現在他連這種感傷也並沒有了，心裏既不是快樂，也不是悲哀，只是

一種無知覺的麻木，從前恨自己過於感傷，現在這種感傷又到那裏去了呢？

再走過去便到了大世界的門口，全上海關門最遲的大世界的門口的人影也已經稀稀落落了。爲敷衍時間起見他實在想到大世界裏面兜一個圈子，但大世界的內容整個地在他心胸之中，一想到這裏便索然無味，於是他又抄過那過街角，走到八仙橋，八仙橋一引他吃熟的酒店，他便豎了進去。

一個人在極無聊的時候要想把時間敷衍過去真是不容易的事情，走進酒店之後他故意慢慢地把兩筒子酒喝完，好容易坐到那酒店快要關門的時候再走出來，那一個漫漫的長夜似乎還只管停頓在那裏而永遠不會天明，然而他既然再沒地方可以去坐，也只得匆匆地走到黃浦灘來。走到黃浦灘時看那馬路上已經沒有一個人影了。輪船上早已卸

了桅燈，睡覺似的橫在烏黑的江面上。北風越吹越緊，江水泊泊地似乎是在啜泣之聲，遙望浦東一帶，近地平線的天空彷彿有了些青白之色，大概離天亮的時候已經不遠了。

秋 愁

從春初起，像被全中國文藝界擠出來的一般，也像被全人類擠出來似的，同志們便竭着全力，在離徐家匯不遠的一條缺少人烟的馬路上創辦了一個學校。起初是，掙扎的憤火正在各人的生命中燃燒，不到一個月，竟在一所房子的頂上嵌好幾排玻璃，做成一間 Studio 的樣子，桌子椅子滿放在斜方形的課堂裏，半月形的招牌便也騎跨在弄堂門口，而許多披長頭髮，穿破西裝的朋友們，都來把那造給人家開店的洋松房子當做了宿舍。可是到了暑假，因為那經濟能力終於不能支持全部校舍，只得把那後面幾幢較為好看的房舍退給房東，朋友們便都只得擠到前面沿街了幾幢裏去了。最可同情的是那幾位似乎也是被

別處擠到此地來的校役，半年來只掙到三個月工錢，將養得不大結實的身體，忽然又要來搬運東西。他們在沒奈何的臉上流着沒奈何的汗，把那堆在本來地方的書物搬到前面那 Studio 裏來，於是像坟山一般堆在那裏，又像專等秦始皇來點火似的，格外弄出那種時衰運厄的神情來了。

他的房間正在那 Studio 的隔壁，在那一個兩面相通的門扇前面擺起一張板床，——可憐真是板床啊！全體沒有一根鐵絲的！——清早醒來，只要一伸右腿，那門便洞然而開，成堆的舊書，——這些裝滿知識而實在一無知識的東西啊！——便像露出一種人性，似乎在他的耳邊低低說道：

『唉唉！你看看，我們也落到這一步田地，被你們丟在半邊！可憐得很，我們這裏邊便是也有些是從外國來的，也不能和他們一樣去

住洋房子！沒有誠意的你們啊！如果你們用不着我們，便索性去在文質彬彬的身體上掛起皮帶來罷！」

這無聲的悄語打在他的心上，竟使他好生同情牠們，就終日蹲在牠們裏邊，和牠們盤桓一陣；在其中，有些板起面孔的，是講些科學，有些十分自信的，是講些哲學，有些意志頹唐的，是講些藝術，有些衣衫襤褸的，是講些革命，更有些滑頭滑腦的，是說些俏皮話，他一邊翻來翻去，不禁又在心上浮出許多的窮人和苦臉。

他那間房子也是斜方形，攔在他對面的還有一張陳君的板舖。陳君是W省人，因遭文字之禍而亡命到上海來的。陳君比他更其無產，隻身之外就只一隻紙做的皮箱。一套夏天的西裝，從四月裏起就穿了起來；牀上的一條借來的溫州蓆，在不慎的時候還燒出了一個枯焦的洞。陳君說，『與其窮在中國還不如窮到外國去』，爲的要籌備到口

本去的費用，他便在那斜方形房子的門口，把一張圓凳子橫放在屁股底下，俯身於一張一尺多寬的小桌子上來編中國近代文學變遷史了。

當這時候，那電燈因為欠了電燈費，已經被那穿青布短衫的工人用強頭強腦的神氣來拆去了。晚上，一枝白蠟燭照着兩張板舖，他便和陳君坐在那板舖上談將起來：

『陳！你的家裏也要你寄錢嗎？』他因為感到家裏向他要錢的苦悶，所以一起頭便說出這種替別人担心事的話。

『我，哈哈，兄弟素來不管這一套！』陳君發出窮極的笑聲說；手裏依然擊着那中國文學變遷史，他的精神當然完全注意着這個。

『即使你不管家裏，你自己也得要設法維持囉。』他更進一層說，因為想到自己是常常同情別人的，不怕引起別人的煩惱。

『這我之所以要編中國文學變遷史啊！』陳君說；在那蠟燭的微光中，用近視眼去校閱那中國文學變遷史，全不顧及他那眼鏡上的玻璃將來要加厚。

『然而你靠着這一篇東西，就能夠維持你到日本去的費用嗎？——你已經編了多少字？』

『我預算可以編到七八萬字，現在只編到一半，……』陳君勉強應酬地說，眼睛仍然在校閱。

『七八萬字嗎？算得洋洋大文了。我，論文簡直有點做不來，但是你們也覺得有困難的時候嗎？』他說。

『有！』忽然使他吃了一驚的，陳君忽地憤然把那『論文』拋開了，『這裏，便有了一個大門檻，只要跳過那個門檻，又可以洋洋灑灑的寫下去了，然而覺得也很難！』他用一隻帶着壞了的手錶的右手

指着那論文說，眉心緊皺着。

『是的，總而言之要靠文章吃飯是要命的！——你這東西編成了之後打算賣幾塊錢一千字呢？』

『我這是奇貨，我想只要把這題目拏出去，至少也賣得五塊錢一千字。』陳君自作自主地說；他那心裏似乎寬展一些了。

『那末你的精神還好嗎？你看倒比我的精神好些哩。』

『不行不行！』陳君說，『前兩個禮拜，簡直每天晚上發燒，近來總算好一點。』於是他把身體放平，躺直在那有枯焦洞的草蓆上，似乎又去構思那中國文學變遷史了。

他和陳君往往說着這種話，也總是這麼一種大同小異的神氣；在這樣的情況中，也過了不少的日子。陳君因爲那『論文』中有了一個門檻，接着便天天在那炎炎的夏日之中，從法租界到閘北的東方圖書

館裏去找材料。他呢，那成堆的舊書也翻得厭倦了，天天昏昏懵懵地到各處去走走，走到不能再走的時候，就重新回到斜方形的房子裏去睡覺。這時候，不論做論文的陳君，不論不做論文的他，只要住在那幾幢房子裏的，都似乎只好請那氣候的轉變來改造他們的生活，靜等秋天的來到。

這樣的一個多月之後，秋也居然來了。可是只聽得大家說一聲那學校『不辦了』，頓時在那幾幢房子和幾條衙堂之間有了一種使人難受的淒涼的情狀。本來還擠得滿滿的那幾幢房子，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便漸漸地空了起來。眼見得有些人已經搬到別的地方去住另外的洋松房子了。像無家可歸而又像被別人拋棄在那裏的，只有幾個不想進別的學校也沒有法子進別的學校的幾個學生，幾個校役，和他陳君了。他看看那斜方形的房子也有退給房東的希望，他便只得把自己

搬到另外一間小房裏去住。他住在那斜方形房子裏的時候，還有一張陳君的板舖和他的板舖相對，他搬到那間小房子裏來了以後，他那板舖便越發覺得孤另另地堅硬起來了。

使這種淒涼的情景越發淒涼起來的，在這時候又死了一個校役。本來這校役已經害了多時候的疾病，因為自己掙不到工錢，別人又因為各自的生活不能去顧到他，所以一直沒有進醫院，也沒有吃藥，終日終日躺在那門房間裏。但是大家也決沒有想到他會死；便是他，也沒有想到這校役會死。有一天，他從外面走回來，看見門外面的一條水門汀路上堆着一堆燒化過的紙灰，他還以為是驅邪厭勝的事情；他看見門房間裏點起兩支蠟燭，有幾個校役在那裏和平時大不相同地吃夜飯，他也以為是求神退鬼的迷信。但是等到他因為有點事情到那門房間去的時候，便聞到一陣異樣的氣味。

『今天你們做什麼呀，吃飯還點着兩枝蠟燭？』他還是不知道的。

『×先生還不知道嗎？……』和他對面的一個校役說，擱起了一隻腳正在喝高粱。

『甚麼事情呢？……』他說；但他這時候似乎有點知道了，回過頭來，就看見那卸了帳子的板床上躺着死人，一方塊白布蓋着死人的面孔。

『啊！王八爺死了嗎？』

『今天死了的。』幾個校役同聲回答說。

他不敢多看死人的面孔，立了一會便走出來。令他奇怪的，是他看見了那死人之後心裏竟沒有什麼感動；他只覺得一個人死起來竟有這樣容易，同時想到自己的生活又空虛了起來。他回到那小房子裏，便

又點起了蠟燭去度那清寂的秋夜；等到明天他重新走到大門口去時，知道那死人已經抬了出去，門房間裏早是空空的四壁了。人生是何等渺茫呀！但是活着的人仍然在努力；陳君這時候已經把文學變遷史編好了。他托老田賣到中華書局去；老田說，可以賣三塊錢一千字。老田對他說的時候，諒來以爲這種『貨去錢來』的語氣很可以安慰陳君的心的，想不到陳君那『五塊錢一千字』的夢已經被他打破了。『好吧，管他娘，多的不如少的，少的不如現的，只要立刻到手錢，便算三塊錢一千字。』忠厚的陳君打了這種主意，便常常在那幾幢斜方形的房子裏喊着這幾句話，身上仍然穿那一套從四月裏一直穿到現在的西裝。可是誰知道幾天之後，他的稿子已經擊了出去，稿費却不見擊進來；而且聽說書局裏嫌他引的書太多，還想減少一點錢，而這減少了錢的錢也還沒有拿到手。於是忠厚的陳君，不能不發脾氣了。

『你看，老田這樣撒濫污，拿了稿子去，到今天還不見一個錢，就依他三塊錢一千字，七萬多字也要二百塊錢，怎麼又是一百六十塊？我不高興賣了，受這樣的窮氣！』陳君立在那正當西北風的衙堂裏喊着，他那薄的布襯衫在秋風中吹起來倒像綢的了。

『實在是欺人，索性攔一下也好，反正賣得出去的。』別人說。

『對了，一點也不錯；我這是奇貨，只要把題目掣出去，至少五塊錢一千字！何苦賣三塊錢一千字呢！』陳君說。

『正是的，現在要稿子的地方多得很呢，攔一攔，不怕沒人要。』別人說。

『說甚麼引的書太多，那末翻譯的書又怎樣呢！』陳君沒有心思睬別的人，望着青天說。

『但是你到日本去的計劃呢？』

『現在還去得成嗎？』而且老婆還要趕得來，也只好攔一攔再說了。』

有了陳君這樣發脾氣的聲音，這幾幢房子和幾條弄堂裏的情形似乎又格外淒涼了。那幾位像無家可歸又像被別人拋棄在那裏的學生，他們不能進學校，另外有一種計劃，所以已經七八個人擠住在一間斜方形的房子裏，那個本來畫 *Motie* 又曾經堆過許多書物的 *Studio* 就成了他們讀書用功的地方。幾個校役自從王八爺死了之後也就走散了，只剩得一個被他們雇用在那裏。替他們燒飯打水洗衣服，於是在那斜方形的樓下，就攔着個小爐子，放着些碗筷，在那地方是曾經有許多學生到這裏來洗面的，現在却頓時變做廚房了。

秋雨又忽然應時而降：在這種到處窮苦淒涼的時候，天氣也便忽然變了卦。本來前幾天，他同幾個朋友在附近一帶散步的時候，看到

那灑滿遠近房舍之上的淡淡的秋日，看到那正在零零碎碎凋落下來的樹葉，還稱讚說是『天氣很好，天氣很好』的，也不知道怎麼一來，似乎也不過是普通的烏雲蓋沒了青空，接着是暴熱了一陣，秋雨便隨着西風陰慘慘的落下來，而且這一落下來之後竟至連綿不止，於是這新秋的日子就完全和黃梅天氣一樣了。

連日來他耐不住那小房間裏的寂寞，尤其一到晚上，獨自一個對着白蠟燭的微光，聽到一些天井裏的秋蟲的淒苦的叫喊，在他的心中竟至常有一種日暮途窮之感，所以他近來非但日裏到外面去亂走，便是晚上也不願意回去睡覺，常常去借宿在朋友地方的。這一天，在那一片淒風苦雨之中，他在愛多亞路上的一家小飯館裏吃了一點東西，便一直到赫德路去尋找一位徐君。他尋到了徐君以後，便問他借了一條蓆，借了一條絨毯，攤在地板上做成他的床舖。他近來幾乎每晚失

眠，睡在別人的地方而且是地板上更加不容易睡過去。他睡在地板上可以說一直醒在那裏。到天方破曉的時候，他才懵懵懂懂睡了過去。但是不多時候，只聽得徐君喊他起來，說外面馬路上已經水深尺許了。

原來一晚的風雨來勢不小，他從地板上爬了起來，走到外面露台上上去一看，果然只見馬路上漲滿了大水，那些房舍樹木幾乎像立在河岸之上，而那些來來往往的汽車，也變得像黃浦江裏的小輪船了。雨還落個不止，風猶刮個不休，這樣一個難得的天氣，本來像是特意要留他在徐君那裏繼續安居下去的；不過他想到昨天晚上出來的時候，那小房間的一個小窗戶沒有關閉，他那些雖然不值錢但也是一件一件購買得來的東西恐怕已經打濕了，所以只好決計回去。他在徐君處吃了一碗冷飯之後，便拿着一把昨天借來的沒有柄的蝙蝠傘，冒着風雨走

回去。

他開頭走着的那條馬路，水倒已經退了一些，沿着店家的階沿還可以一步一步走過去。可是等到他來到福煦路，將要轉灣的時候，便看見前面彷彿是汪洋一片，那法租界一帶似乎也變成 Venice 城了。他滿心想尋到一條沒有水的馬路，走了半天終歸失望。他想叫一部黃包車，但是袋裏沒有一個銅板；最後他只得把褲子捲了起來，連皮鞋連襪子在水中慢慢地走去。若在平時，他走路的速率大概每小時可以走十五里，不料這一次從福煦路走到他那學校裏的時候，僅僅不過幾條馬路的距離，倒足足走了一個鐘頭；他走到學校裏時，已經是黃昏時候了。

雖然已是黃昏，他仍舊不願意爽爽快快到那小房間裏去；他的兩條腿已經被水濕透，拖着剛從水裏出來的襪子和皮鞋，很吃力地走上

斜方形房子的樓梯，想到那 Studio 裏去找幾個人談談。他走到那裏便看見一枝白蠟燭照着幾張極小的桌子，那幾位無產的青年把幾個有毅力的腦袋鑽在一處用功，書籍堆滿在他們的四周，雨聲在上面的玻璃上响着，也猶如坐在露天一般。

『哈哈，你們看，X先生今天去打獵的罷，那樣子正像一個獵戶！』他們看見他這副神氣走進去，其中有一個身材很高的羅君笑起來說。

『你們知道外面馬路上都是水嗎？我是在水裏面從赫德路走回來的。』他說。

『我到上海來了幾年，才第一次遇到這麼一個大風暴呢。』另外一個說。

『在水裏走走倒也有趣，正像小時候在河裏摸魚似的：可是我只

怕受了涼要得傷寒症，要像王八爺一樣呢！」他說。

「×先生也怕死麼？」

「死是不怕，不過這樣死去是有點不大甘心的。」

「你們這兩天的生活怎麼過去的呢？」他對着這幾位無產的青年忽然覺得他們十分可愛起來，便又這樣關心起來重新起頭問。

「我們正恐慌得很呢，家裏又不能夠給我們錢，自己又沒有弄錢的本事，正不知道過幾天怎麼辦呢？」他們說。

「恐慌到也不必要的，我像你們這種的生活也常常遇到，但也總是過去的。」他只好這樣安慰他們說。

「×先生有香煙嗎？給一枝我們吃。」

「阿呀，這真對不起得很，湊巧身邊一個銅板也沒有，我也一天沒有吃香煙了。」

和他們這樣談了一陣之後，他再走下樓來，在那黑暗的天井裏走過去時，雨還是不息地下着，他摸摸索索走到那小房間裏，點上蠟燭之後，便趕緊將身上的被雨打濕的衣服脫下，掛在椅子背上，將等牠稍乾之後以便明天穿着，再趕緊脫了皮鞋襪子，便躺到那板床上去，用一條將破的棉絮蓋在身上，希望牠能夠吸去一點身上的濕氣。

大概是早晨的時候，他在睡夢中聽得牕外依然還是一片風雨之聲；那時候陳君忽然立在他的板床前面，推他醒來。

『×！×！你有衣服借一套給我穿嗎？這天氣要凍死我了，想不到天氣一冷就冷到這樣！今天得知有一個同鄉到上海來了，我想去問他借一點錢去買一套衣服穿，請你借一套衣服給我出去。』陳君仍然穿着那一套從四月裏一直穿到現在的西裝，看見他那穿在裏面的布襯衫，更加薄得像綢的了。

『你的夾衣呢？』他在模糊之中問。

『不是老早就當掉了嗎？』

『可是我只有一套衣服，而且在昨天被雨打濕了的，你穿穿看，還可以穿嗎？』

陳君的身體不幸比他的胖大了一點，他在他的床前把那一套濕衣服在身上箍來箍去箍了一會，因為潮濕的緣故愈加來得瘦小，究竟穿不上去，只得嘆了一口氣，重新替他掛在椅子背上。

『唉！這怎麼得了呢？豈不要把我凍死！』陳君着急的說。

『你那中國文學變遷史賣去了嗎？』

『那裏賣了，如今還擱在那裏，早知道，便是再便宜一點也賣了！』

陳君這樣說着，在他半醒半睡之中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就走了出

去。他正式醒來的時候大概已經是午飯之後，風雨之聲仍然在窗外呼嘯。他既不能出去，又沒有東西吃，只好悶坐在那小房子裏。他朝那小房子的全部望望，只見牆壁上都被雨水透了過來，形成一塊雲彩的樣子，掛在牆上的一頂舊草帽上已經起滿了霉斑，更有一片樹葉的拍之聲，從微微裂開的牆縫裏透了進來。他這樣悶坐了好一會之後，忽然覺得需要吃枝香煙。他已經知道袋裏沒有香煙，望見地板上的幾個香煙頭子，竟想將牠裝到烟斗裏去做成一種新鮮的吃法。但同時他又抱着一種僥倖的希望，到幾件已經舊到不能穿的衣服的口袋裏去搜尋起來。他搜了一會忽然歡喜得幾乎跳將起來，原來在那裏還有兩枝不知道什麼時候剩下的香煙，雖然因為歷時過久，而且也因為潮濕的緣故已經霉到不能吃了，但他終於把牠吃了起來。他吃了起來，覺得那實在一無滋味的味道竟有無窮的滋味；他於是不禁在那小房間中大

踏步地兜起圈子來，心裏快活地想道：

『啊啊，這是無產階級的享樂！這是無產階級的享樂！』

但他雖然這樣想着，同時却又想着了陳君，想着了那住在 Studio 裏的幾個無產階級的青年，想到了已經死了的王八爺，並且想到了從來挨餓挨凍的生活，並且想到這挨餓挨凍的生活以後恐怕還要繼續下去，他想到了這些，心中又有了無窮的恐怖和悲哀。

阿 巧

說來也有點奇怪。從一歲一直活到現在二十八歲，經過可以名之爲『回想』的事情也不知有多少，而童年的回想照例又是特別多，但是，在這許多回想之中，使我格外記得清楚而不會忘記的，却有阿巧這麼一個人。人是現在當然已經看不見的了，所以換句話說，便不妨說有她這麼一個影子。爲什麼不稱他而稱『她？』因爲她是個女子也是無疑的了。

阿巧爲什麼叫阿巧？當時我也沒有去研究過，就是現在，自以爲多念了幾年書，猜想她或者是生在七月七日的原故，但這也不能算做確實的證據，可以算做確實的，那就是她雖則叫阿巧而其實並不巧；

可是如果一定要說到巧事，那末也只好說她碰巧被雇用在我們家裏過，如此一來便使我的回想中留下一個她的影子吧？

是的，假使不是我記性壞，她是的確雇用在我們家裏過的。然而以我們家裏的情景看來，一切淘米洗菜的事情都是我母親親自去做的——唉！提起我的母親，應該學外國人的說法，願上帝保佑她罷！——那裏還有雇用人的胆量？而阿巧則終究被我們雇用過，原因，便不能不說及當時住在我們家裏的三阿哥和三嫂嫂，因為阿巧是從他們家裏轉過來的。

可是人事是怎樣麻煩呀！說到三阿哥和三嫂嫂，便又不能不通盤說說我們的家譜！

事情怕是這樣起頭的：大概因為我的曾祖生了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那兒子留在自己家裏做傳宗接代之用，其結果便成了我的祖父

那女兒送到別人家裏去做傳宗接代之用，其結果便成了我的姑祖母。我的祖父生了一個兒子便是我的父親。我的姑祖母生了一個兒子便是我的大伯。我的父親又生了一個兒子便是我。我的大伯也生了一個兒子便是三阿哥。所以我和三阿哥其實就是表弟兄；而三嫂嫂者，自然更應該是表嫂了。

簡單點說罷，我這表兄是一個瘦長的人，瘦長的身體的最高部分又安着一個貓面孔似的頭。我的表嫂却是個矮胖子，胖胖的肩上又有一個肥腦袋。用我現在的眼光看來，他們一對夫妻是顯而易見不大調和的，然而我當時還不知道世界上有『調和』這兩個字，所以覺得他們也還相配。實際上他們也沒有什麼不配，除了夫妻間應該熱鬧的口角外。關起房門來不知道做什麼事情的時候也是很多的。

這一對夫妻本來住在鄉下，大概要想做城裏人，便一直借住在我

們家裏。和我母親的房門相對，便是他們的臥房。我表哥，別看他是個貓面孔，却一直在蘇州閶門綢緞店裏做生意。丈夫既然是朝奉，妻自然應該在手指上套上金戒指了。那時候，記得我是怎樣的羨慕他們呀！有時候仰起面孔對母親說道：

『娘！你看嫂嫂手上戴着金戒指！』

這時候那嫂嫂大概已經聽見了，便又從頭髮根裏拔出一枝金挖耳，翹起蘭花指頭挖起耳朵來。

母親却輕輕地拍一下我的頭，用別的話和那嫂嫂談道：

『你倒算是強健的，什麼事情都是自己動手做！』

『那裏，』嫂嫂說，『過了年，我憑他怎樣總要用一個丫頭的了！』

嫂嫂這樣一說，於是過了年，便真的是用起丫頭來。這丫頭，便

是我這裏說的阿巧。

可憐我和我的妹妹，因為自己家裏從來沒有用過丫頭，看見別人的丫頭却當做小姐一般看。第一天，當阿巧跟着她的父親走到嫂嫂的房裏時，我們便仰起小面孔，齊齊地朝她呆了。

『有甚麼好看呢！』母親望見我們這兩個痴兒女，不禁可憐地笑起來。

母親說得不錯，這阿巧在我們小孩子的眼光中也不十分高明。我只看見她有一個圓圓的面孔，闊闊的嘴唇，鼻樑上生滿雀斑，黃鬆鬆的頭髮又披在頭上，脚倒是一雙天足，然而在當時也是算醜極了的脚。

以後我們便看見嫂嫂帶她到廚房裏，到臥房裏，到後園裏，到許多地方去了。這是對於一個新來的人所免不了的手續，即是手指上套

着金戒指的那嫂嫂也不得不一樣去指點她。那指點原來不外乎燒飯洗衣服一類的事情，而再加上買菜和倒馬桶等等，於是也竟費去了半天的功夫。可是在這半天功夫之後，在戴金戒指的嫂嫂以爲是粗到不能再粗而遠不能和綉花等等相比的事情，在阿巧還是難乎其難。因此，結末是嫂嫂嘆氣了。有時仍然不能不把戴金戒指的手去幫她做笨事情，並且啓開紅色的櫻唇，說道：

『鄉下人真是笨！在我們，這些粗笨事情那裏還要人教，又那裏教了還會不懂呢！』

『一朝生，二朝熟，再過幾天自然都會做了。』我的母親這樣說，是勉勵嫂嫂也是勉勵阿巧的意思。

果然被我母親說着，三天之後，阿巧似乎變得聰明了，於是一切都照着做，而且態度又來得忠誠。於是嫂嫂便又說：『到底是鄉下人

靠得住。』戴金戒指的手便常常有功夫拏金挖耳挖耳朵了。

這時候，我和妹妹已經和她混熟了。常常是，在後園裏的一株櫻桃樹下，當夕陽照着泥牆上的『萬年青』，她在那裏晾衣服的時候，我們便探問到了她的履歷。我知道她是我們走出後門便能望見的，「堂前村」裏人，那一天陪她到我們家裏來的她的父親叫金壽，原先也替我們家裏舂過米，那時却在街上推車子。至於外面有些人總叫她『堂丫頭，堂丫頭』的，實在因為她是從育嬰堂裏抱出來的原故。那末她不是金壽的親生女兒也是無疑的了。可是何必一定要把她以育嬰堂抱出來？這問題，原來是要她做媳婦，因為金壽還有一個兒子在那裏。然而雖則要請她做媳婦，却又不願意供養她，所以金壽就把她送到嫂嫂家裏來，其意思只在吃碗飯，工錢是可以不要的。

這許多事情，除開我們幾個小孩子，便是母親和嫂嫂也知道，我

的父親也知道，並且當時住在嫂嫂家裏的姑祖母和嫂嫂的母親也知道。然而不料大概兩年之後，我表兄和嫂嫂却忽然要搬到鄉下去了。其緣由是表兄因為荒唐的事情失了業，從蘇州回來了兩個月，所以灰心得竟至不想做城裏人，要搬到鄉下老家去。於是他們便搬走了。他們那間房便給我父親去做了書房，有時候，便在一張馬鞍式的桌子上朗讀起『小倉山房尺牘』來。

但是和我廝熟慣了的阿巧呢？便也跟着他們到鄉下去了。可是雖然到了鄉下，因為她的父親還在街上推車子，所以她還不時仍然到我們家裏來坐坐，這時候，我記得似乎已經比從前高大了一點，而且面孔也肥白了。於是我的母親又總想起了金壽的兒子，常常說：

『也很可以替他們圓房了。』

.....

說了半天，可是阿巧怎樣又從表哥家裏轉到我們家裏來的呢？這些事情我却不大記得，只好偷懶一點說因為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的了。

但是大略也還記得一點，這一定是因為表兄有繼續做朝奉的志願，所以同時便失了用丫頭的興味；又因為我母親生了我的妹妹，所以她纔轉到我們家裏來。其於轉過來後的一切條件，既然有戴金戒指的嫂嫂開了那不出工資的先例，不見一點金屑的我們，也只好供給她一個飯碗。

可憐的是我們家裏，有了我們那自以為是讀書人而又沒有發過跡的父親，自以為吃着祖宗的產業而產業便越吃越少起來的，一年四季貧窮的空氣從廳堂上直湧到灶門口，在這情形之下的我母親，假使不是因為做了產婦，恐怕還不敢叫阿巧轉過來，假使不是因為阿巧幫過嫂嫂家裏，恐怕也還不敢叫她轉過來。而阿巧一轉過來之後，却便要

幫着我們吃苦了。

唉！對着你們這般有錢的人，我說起來是何等羞慚呀！縱使我父親天天穿着破皮袍子坐在茶館裏對許多鄉下人說我們是有祖業的人家，實際上別人又那裏知道他裏面穿的棉衣成了甚麼樣子！我的母親更可憐，爲的想做賢妻良母，甚至生產之後也不捨得吃一點豬油，而最厲害的是竟遇到了一個荒年，於是在粒米不收的悲痛中，我們閤家只好來喫粥。

記得有一個連粥也沒得吃的日子，我的母親便叫阿巧到我姨母家裏去借錢。天又下着雨，因此我看見阿巧撐着一頂破傘，赤着雙腳，從破牆門裏走出去。

這個笨丫頭到了我姨母家裏你們猜想是一種甚麼神氣？一定是走到他們廳上便把淋着雨水的破傘倒提在手裏。再把腳底下的水印一直

印到他們那乾淨的房裏，於是便將腰身靠着他們那漆得金黃的櫥子，努力開頭道：

『先生娘娘（她這樣稱呼我的母親）叫我來問太太掣一塊錢呢。』
肥胖面紅的姨母當然福得地坐在椅子上，抬起滿月的面孔用同情的微笑道：

『你們這兩天吃的飯還是吃的粥呢？』

大家或者以爲阿巧一定要和盤托出了吧？然而阿巧却毅然說道：
『吃的飯！』於是便趕緊垂下了頭。

因爲那時候他們那個擇主而事的丫頭正緊緊地瞅着她，所以她掣到一塊錢之後便趕緊回去了。

關於這些事，原是我的姨母後來給母親描寫出來的，而我當時孩提的心裏對於她却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意思，這意思現在想起來一定是

『感激』了。

我父親對別人說的『有祖業』的話其實也不是自慰的吹噓，從我已故的祖母手裏原也遺下幾畝薄田躺在『青陽鄉』裏。某一個沒有遇到荒年的冬季，我的父親母親帶了我的妹妹往鄉下去收租，單把阿巧和我留在家裏。在一天朦朧的黃昏時候，我便和她坐在牕口談起來：

『阿巧！你能夠常常住在我們家裏，不回家去嗎？』

『只要你的娘不叫我走，我是可以在這裏的。』

『我可以叫娘不讓你走，那末你一定可以常常在這裏的了？』

『那自然……』

『你們那土保（這便是她的義兄的名字）不要你回去嗎？還有你的爹爹？』

『他們一個到洋紗廠裏去做他的工，一個去推他的車子，何必要回去呢。』

『那就好……』

○『可是，大寶呀！（她這樣稱呼我）你應該在學堂裏發奮用功呢，將來別像你爹爹一樣不做事。』

『我一定用功，王先生說我將來很有用處的，我將來一定要發財，發了財讓我娘快活。』

『這就好了。你知道我們家裏窮得太不像了嗎？這都是你爸爸不好，你娘是很喫了些苦的，她一心一意指望着你呢。』

說到這種話，她也似乎已經和我家裏住到一年以上了。不消說，讀書明理的我那父親，對於這鄉下女子自然常常保持着紳士風的雍容大度，便是我那出自名門的母親，因為她沒有拏我們的工錢，也

從來沒有擺過賢主母的架子，便是有了差池忍不住要責罵的時候，也總把大事化爲小事，把小事化爲無事的。可是有一次，却不知道爲了甚麼不可宥的錯誤，終於在天井裏擊着根晾衣服的竹竿在打她了。

雖然是我母親的兒子然而也終究年幼的我，實在無力排解那次的風波。我只見阿巧用手遮着頭躲在牆角裏，同時又注意到她的腳指頭穿破了鞋子，因爲指頭上的指爪長已盈寸了。提着晾衣服竹竿的母親呢，不外乎喊着氣急的聲音，用出下死勁的力量，竹竿便很有幾下着在阿巧的頭上。

當這麼一場風波過去之後，在後園裏的櫻桃樹下，我使用小孩子的狡猾想去籠絡她的心，並且想解釋我母親的態度，我說：

『請你看我的面子罷，我娘從來沒有打過你，今天一定是熬不住了，可是我總以爲這還是她不對。』

眼淚在阿巧的面孔上還沒有收乾，然而不料她忽然在夕陽光中微笑起來：

『並沒有打痛，今朝實在也是我不好，我是很知道你娘的脾氣的。』

說了這句話，她的眼淚便也自然收乾了。

.....

追述這種往事，我想應該開大步，在發生我母親用晾衣服竹竿打阿巧的時候，我的年齡大約正當八歲至十歲之間，所以正在一個離家不到半里的小學校裏念書，學校雖然離家不到半里，母親似乎還怕走斷了我的腿，在下雨或者簡直下雪的日子，便命阿巧把飯送到學校裏來給我吃。然而因為唯其是窮人才有虛榮心，我一想到那沒有油的青菜和夾雜砂子的飯便當可餓着肚皮不肯把飯具打開來。在這上面

阿巧因而又受了一點冤枉氣。然而普通的日子我總是每天早上到學校裏去，傍晚從學校裏回來。早上到學校裏去時，阿巧替我燒洗臉水弄早飯，傍晚從學校裏回來時，阿巧多半總在後園裏，除掉到姨母家裏去擊一塊錢等等的的事情以外，看不見她的時候是很少的。

可是有一個傍晚——記不清楚是春天還是秋天，總之是天上下着黃沙，夕陽紅紅地照着那古老的屋的時候——正是我從學校裏回來，特別想到阿巧爲什麼不見的時候，只見我父親從天井裏急急地跑到廳堂上說道：

『阿巧投河了！我再也想不到她會這樣，不過因爲打破了一個花瓶！……』慌張的神氣已經揭破他那讀書人的鎮靜，於是我們閣家數口一齊湧到房裏去。

窮苦人家真不希望多些事情出來，我們小孩子似乎還帶着好奇

心，而爲父母的已經不來理會我們小孩子了。父親接着說：

『要靠祖宗的積德了，如其救得過來時，那還好，萬一死了呢，豈不是大笑話！』

『事情怎樣弄起來的呢？』母親說。

『不是我警戒了她幾句就算了嗎？萬想不到她會去投了河，要不是我眼見快，恐怕老早隨波逐流淌到長江裏去了。然而等一會濕漉漉的一個人抬進來，這像甚麼樣子呢！』

『那末一定救得轉的，決無死的事情。』母親做出科學的面孔來說。

『唉，太太，我不是說死不死的話，就是碰到這樣從來沒有的事情，也夠了！』

說話之間，大門口驟然鬧熱起來，父親便去丟開了問題，重新急

急地走出去。我的想像，這一定是濕漉漉的阿巧躺在一張什麼板門之類的上面抬進來了。那時我還沒有看見過死人，尤其是淹死的人——尤其是對於阿巧，我想跟父親走出去，却被母親攔住我們幾個小孩子，終於我只能夠聽見雜亂的聲音從天井裏鬧到廂房裏去。

幸而事情應了我母親的話，死人大概已經重新變成活人了。經過一番不得已的招呼 and 痛心的開銷以後，父親的面孔上重新有了太平的光輝，母親也重新露出能幹的神色，夫妻們再說了一會這件事的經過。那經過原來是那天下午阿巧打破了我父親的心愛的花瓶，被我父親逼着說要『賠』的大約一點鐘之後，我父親剛從『端明橋』境上茶館裏走到『高橋』上，看見橋洞裏有一樣東西翻起來，起先以為是一條大魚，後來看出是一個人，這人又從水裏翻到輪船碼頭上來，恰巧老虎灶上的拐子正在灘船上，便用大力把那人撈了起來，大家一看時，

方才知道是阿巧。

『現在有氣了吧？』

『自然有氣了啊，差一點，真是一條著水人命呢！』

從父親的描寫上我才知道這種死裏逃生的情形，同時想起有幾次瞞着母親到河裏去學游水的危險，又不禁替阿巧悲悵了一會。可是心裏總想去看看那二次爲人的阿巧。等到晚上，便利用小便的口實，悄悄地溜到天井裏，意思是要走到廂房裏去。然而雖然明知阿巧已經活，小孩子的心情忽又想到死，唯恐看見躺在板門上的淹死鬼的情形，只將弄成一種聊齋誌異中描寫的神氣，悄悄地在牕外聽些響動。響動是阿巧不但已經活，而且已經在和她的父親說話了。

『你看見了什麼？……』不大清楚的金壽聲音，我聽出他正躺在她的旁邊。這是因爲大家怕阿巧再第二次鑽到水裏去翻身。所以他

這父親便睡在那女兒旁邊來陪夜。

『我正提着洋油壺出去買洋油，』阿巧嚶語似的說，『看見一個女人走到我旁邊來。她問我爲什麼不高興？』我說：『打了先生家裏的花瓶，沒錢賠得起』。她說：『那有什麼要緊，包管你能賠，只要跟我來。我就糊糊塗塗跟她走到蔣家碼頭上。她說，「你看」，我只見河裏浮着一隻很好的小匣子。她說，「你去把那匣子擎起來！裏面有值錢的東西，別說賠一個花瓶……」我聽了她的話，走下去擎匣子，便像有一個人把我一推，我就到水裏去了……』

『在水裏怎樣呢？』

『也不怎樣，只覺悶得很。』

『現在好了吧？』

『只是胸口頭還有些痛。……』

『……：你看我們對他們怎樣說法呢？這種性命悠關的事情，虧得祖宗亡人在家呢，……：』

『……：不要同別人家去鬧了，這原是我自己被鬼迷了的，況且他們平日待我們不壞……：』

聽到這裏我的母親已經大聲呼喚起來了。我只得重新鑽到被頭裏去。父親母親還在講着這件事，但好像不久就天亮了。於是算到明天，阿巧居然也復了原，爲了隔夜的事情我父親十分虛心，預備阿巧喊冤枉的哭，以及金壽理直氣壯的敲竹槓，但是阿巧像以不賠花瓶爲幸似的。金壽也只吃了一頓飯，便又到街上推車子。

然而這件事也終究似乎有關係，髻髻就在那時候，阿巧就離開了我們。

追述往事還是應該開大步，我那時當然漸漸成長了。好像真是轉瞬之間，在某一個暑假中我穿了破夏布長衫在那小學校裏行了畢業式。可巧父親到浙江去走了一趟，向同族中拏了一筆不甚多的錢回來。有了這次從來未有的進款，就努力把我送進了中學校。中學校已經離家五里多路了。我居然也有福氣做了寄宿生，在家裏的時候就比從前少了。自從阿巧離開了我們，我還是不能夠忘記她，知道她的家裏『堂前村』，但也始終沒有去一次。然而阿巧雖然離了我們，却好像仍然以不賠花瓶爲幸似的，還是十天半個月，到我們家裏來坐一坐。彼時她已經和她的義兄圓了房完全是一個婦人的神氣了，有幾次，當我禮拜在家裏的時候，看見她居然穿了縐紗裙子用大腳跨進我們廳上的門檻來。

以現在時髦的眼光看起來，那時的阿巧當然就是現在的『無產階

級』，除開自己的『力』以外是沒有別的東西可『食』的，所以雖然離開了我家，而也變成了主婦，但仍然不能不另外在一個織布廠裏尋飯吃。她那由『父』而變爲『翁』的金壽則仍然在街上推車子。湊巧時，也還要到我們家裏來吃一碗飯。而至於阿巧的義兄而又兼了丈夫的那土保，也仍然在洋紗廠裏做工，因爲從來沒有到我們家裏來吃過飯所以我們始終沒有看見過他。追述往事仍然只得開大步，我的歲月在中學裏一天一天送過去，孩提的天真上染上一層成人的理知，對於童年伴侶之阿巧。不禁無所關心起來，不但不關心，而且因爲我也正在漸漸變成讀書人，所以只能對她這鄉下女子尋出一些粗笨的劣點。湊巧我家經過那一次得了些少進款之中興，忽然又瀉蠟似的衰落，貧窮的空氣與父母的吵口逐日增加，我爲了厲行重興家業的志願，這一類不足掛齒的人便愈加不放在心上了。

但是阿巧那方面却特別有些事情傳進我的耳朵來，髻髻是和我們的家運有些連帶關係似的，有一次聽說她的丈夫士保在紗廠軋去了一隻手，蒙資本家的特別開恩，回家養了兩個禮拜的病，也終於死去。因此阿巧又忽然變成了寡婦，偶然用大脚跨進我們廳堂的時候，黃鬆的頭髮外面就包上了一圈白布。在於她，或者想利用這帶孝的裝飾博得別人的一點同情，然而我們的同情却已經被貧窮洗去了，所以讀書明理的父親，一看見她進來時就重新到茶館裏去喫茶，出自名門的我母親，也從來沒有肯去開一開放零用錢的抽屜。於是阿巧便好像只得完全忘記了打破花瓶的事情，不再來了。

不走運的我家似乎永遠不得翻身，當我已經折了做中學生的福氣，我的母親橫了慈母之心把我送進商店做另外一種學生的時候，我父親忽然說又要到浙江去掣一些款子，然而出門之後，便一去而不回來

了。於是借大一座舊宅裏面，便只剩下一個婦人和幾個小孩子。這時候，大家想起人多的熱鬧，不禁希望阿巧重新到我們家裏來。然而阿巧已經再也不來了。非但不跨進我們的廳堂，就是在街上也不容易看見她。

在某一個時候，據上街來的『堂前村』上人說，阿巧竟因為生產死掉了。聽到這消息，我們當時大約也很說了些惋惜的話。然而也好像就在說惋惜話的那時候，街上便又忽然不見了推車子的金壽，於是又有人傳說金壽也在某月某日死掉了。

偏是有了這消息之後，我却有了到他們住的『堂前村』上去的機會，這是因為春天的小妹妹得了時疫症我和大妹妹到他們那裏去弄『毛柴根』。那時節，田野間正有一片濃郁的豆花香氣。我們在那間小道上走到『堂前村』的前面，從朴樹林的枝幹之間望過去，看見一

家沒有人的破敗人家。房子上面已經沒有屋蓋，牆壁也坍塌很久了。於是我大妹妹用手指道：

『那怕就是阿巧的家裏吧？』

『那怕是的。』我說。心情忽然回到幼小的時候，覺得十分感激阿巧起來。

十九二八，一，三日在廈門。

他鄉人語

從船上到岸上

再沒有像這一趟旅行使我感到寂寞的。當我走上輪船的時候，便覺到把一切的故友拋棄了。官艙中的一盞電燈，照見我的幾件行李堆在角落裏。我躺到舖位上去，因為我的舖位在底下一層，是燈光照不到的地方，我便在枕頭邊點上一枝蠟燭，讓自己慢慢地睡去。輪船大概是在黎明的時候離開了黃浦灘向口外駛出去了，等到茶房來叫我起來吃飯的時候，已經到了大海之中了。從圓牕中望出去，只見一線青色的陸地浮在海的左邊，這陸地一定是吳淞地方，當春秋佳日，天

色澄明的時候，我也曾同一兩個朋友，在那青青的麥田旁邊蹣跚過的。

兩點鐘之後那陸地便看不見了。這隻輪船歇在黃浦江中的時候顯得十分的大，一到那大海之中便變得那麼渺小。展開在船身的四週是一片無際的海水。起初水作黃色，這自然還混合着從揚子江中沖出來的濁水，後來漸漸地變成青色，青得厲害的時候便成了黑色。輪船計行兩晝一夜。虧得海中還算風平浪靜，但已經使我不敢爬起身來。一天兩頓飯也是茶房送到我艙裏來的。睡在我上面鋪位上的是一位商科大學的學生，能夠稍稍說兩句上海話，又夾着幾句藍青官話，我便得以和他談起來。穿着一身漂亮的西裝，鑲着一口金牙齒，三件行李之中又有一隻包鐵皮的箱子，令人相信他們家裏十二分的有錢。他也怕暈船，一直躺在我的上面，成了我三天中的談友。

茶房說第三天的下午可以到廈門，這句話給與我不不少的勇氣。第三天的上午我便不再暈船了。直立在甲板上去看那海港中的景緻。溫風從海面上徐徐送來，我特然省悟到廈門的天氣比上海暖和。輪船的駛行已經漸漸遲緩，兩岸的礁石就磨盤似的在人的視野中旋轉。山頭浸在旭日光中，俱紅紅地有如醉翁之臉。我遙望那一線蜿蜒的連山，彷彿似曾相識，原來這種形勢，當我前年到大連的時候，已經在北方看見了的。我知道自然的組織也正像人體的組織一樣，雖有小異，而大致却是相同。同船的大學生立在我的旁邊，賣弄他家鄉的景色，指出那一條橫臥在對面山脚下的石造房舍，說這就是廈門大學。

鼓浪嶼忽然蹲峙在船的前頭。十幾年前在教科書上就知道這裏有個鼓浪嶼，動身之前一晚萊蒂便對我說這鼓浪嶼的風景如何美麗，但以我看來也不過是一塊巨大的頑石，浮在綠色的水面上罷了。何以我

所希望的偉大的景色到現在還沒有發見？記得往時過太平洋的時候，那驚倒了許多人的大浪，我還覺得太小。我對於一切爲什麼要這樣苛求？那終日被我看見の日頭，無論如何也不及我理想的偉大。怕是我的神經已經麻木了吧？我對於自然界總不能鼓起好奇的興緻，還是我的眼睛的組織有點和別人不同，所以凡是別人看來是巨大的而我則看得十分渺小呢？

我以爲輪船很可以朝對面港中一直前進，但牠却偏要繞過鼓浪嶼慢慢地向深奧之處駛去，因此空費去我的時間。再過一點鐘之後纔看見躲在山奧中的煙籠霧罩的廈門城市，千萬家灰色的人家，醞釀出一團黑烟。但這却又打動我的回想，令我想起昔日的長沙。輪船在江心拋了錨，載客的划子照例簇擁而來。繼之是獸也似的人類撲進船艙，像要搶去客人的行李。真的像「幼學」上說得好，南方人的話猶如鳥

語。一句也聽不懂的我，直立在甲板上簡直毫無擺佈。久之我尋到一個面目較爲和善的旅館中的招待。他把我和行李用划子載往岸上去。當划子浮在江心的時候，我左顧廈門的房舍，右望鼓浪嶼的山頭，忽然想起當時與趙景深等夜泛於湘江的光景。我覺得各處的景色是大略相同的。這廈門的房舍正像長沙的街市，鼓浪嶼便像湘江中的水陸洲，旭日之光閃耀在黃色的江面之上，蟻也似的人類在碼頭上互相謾罵，何嘗不是從前渡湘江遊嶽麓的情景呢！然而前塵如夢，我的那班可愛的學生這時正不知道到那裏去了？聽說有的早已在去年砍去了腦袋。我的一班舊友也四分五落了，有的這時候正餓壞在上海亭子間裏呢！

從一個瘦長的木板碼頭上爬了上去，旅館的招待給我提了手提箱走到南華旅館去。我以為南華旅館總還是個清潔的客棧，結果才知道

要從黑暗不見天日的衙堂裏走進去，爬上地窖中似的木梯，到了一間屋頂上開着天窗的房裏。房中用大塊的砂磚代替了地板，一張鏽鐵床便是唯一的裝飾。茶房似乎不忿於他的這種下賤的職業，將一把茶壺往一張帳台上一放，便悻悻然的聳起他的背皮出去了。

電話正掛在我房間的外面，我立刻打一個電話到民國日報館去請寶勤伯君來，對方面的廈門人聽不懂我的話。我只得走到旅館門口，請一個抽鴉片失業的鬼也似的人領我到民國日報館去。他在前面一步一回頭的走着，我跟他後面去賞鑑兩旁邊的店家。我看見有些玻璃櫥裏陳列着無數女人的鞋子，想起了女人的藕也似的腿，不禁心裏有點難受起來了。走到民國日報館，寶君已經出去。和一個皮膚蒼老的人點了兩次頭，留下一個名片之後，我只得重新走回客棧裏。那鬼也似的人立刻伸出手來，我便給了他兩角錢。如果把這兩角錢給了上海

人怕還要挨罵，而他却高高興興地去了。就這一點，我看出全中國最壞的人都在上海，然而到底是甚麼東西使那班人壞了的呢！

無聊中我一個人沿着筆直的街道走去。在船中過了前天沒有吃到一點水菓，看見掛在攤頭上的香蕉就惹動了我的食慾。我賣了兩角錢，走進一家髒極了的吃食店。白木座頭上正有兩個鹹魚似的兵士在吃米粉糰子似的東西。我用手勢叫了一瓶酒，一碗麵，吃了之後才覺得肚子裏漸漸地復了原。在船上的便所隔壁的艙中睡了兩天，我的腸胃裏早已裝滿了腥臭了。

第二次回到旅館裏，正是無聊地躺在鏽鉄床上抽香烟的時候，一個穿價廉物美洋服的青年走了進來。這正是竇勤伯君。他那面孔上的肌肉的顏色和鼻梁與額骨的角度，使我一望而知其爲四川人。十幾分鐘之後，福建印書館的經理陳滌瀘君和Decadent式的周了因君來。

身穿綠呢袍子上，肩青暉，幾欸肩的陳君的嘴上留着一點小鬍子，我看他勉力用莊嚴的神氣來和我談話。但一看到他的全個面部的組織，我早就知道他是怎樣一種性格，因為有一個性格絕對不莊嚴的我的同學，他的面孔也彷彿是如此的。面色黛黑，宛如印度小白臉的周了因君臃腫地坐在旁邊一句話也不說，看到他的黯淡的眼睛，我知道他的血液已經貯藏着上好的酒精。

和他們一起走出南華旅館，由闊得可以容一個人走路的街道走到銅有水門汀的「新馬路」，有豁然開朗之感。馬路漸遠漸高，正如在上海從四川路遙望四川路橋一般。青灰色的中國洋房排列在兩旁，火燒過似的黃包車散放在街簷之下。順着馬路走去，經過馬路的頂點又慢慢地漸遠漸低。前面有一座紫色的山頭，下面橫着一泓藍色的流水，也不知道是湖是海？數百武之後便遇見丁字式的馬路。其地尙未

建築房舍，木材鐵條橫在寬闊的地面上，沙灰飛揚於夕陽光中。我們折而向右，沿着一線搬運泥土的臨時小鐵道前進，看出那條馬路正在新闢之中，顯見將是工程浩大，鋸木擊鐵之聲在許多尚未竣工的房舍之中繁響，然而有一座矗立的門樓塔也似的豎在十字路口。福建印書館也就在十字路口佔據上一幢三層樓的房舍。

入福建印書館，復晤工程部经理陳君。說着不知道什麼地方的話的陳君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的人，但倒掛的眉毛却表現出全部滑稽與一團和氣。稍談片刻之後便到對面飯館裏去吃晚飯。坐既定，清茶之後就先來一盆炒麵。紹興酒像做外國人的樣子用玻璃瓶裝起來，在感覺上未免減少了濃厚的紹興酒的滋味。菜則有半把剪刀大的蝦和醋溜黃花魚。其味淡而腥，既不如四川湖南菜之濃而辣，也不像江浙菜的膩而甜，但對於我這個愛吃蛤蜊愛吃醉蝦的人倒沒有什麼不合口味。終

之在喝了四瓶酒之後，從談話的大勢上看來，一定要到堂子裏去走走的了。

廈門之夜

在上海的時候穿了厚呢外套還是怕冷，不想廈門這時候，還要穿單布衫。從飯館裏出來時陳君連連在喊着，「夜寒了！夜寒了！」，而我則覺得陣陣煩燥的熱風撲過來。幾個人都微微有點醉意了。唯竇勤伯君因有要事不能往堂子裏去。於是自愛的竇君孤寂地蹣跚地向陽官大道走去。我們便向黑暗的邪僻小路上走。廈門有夜市，此時正是萬家燈火之際。街道崎嶇不平，我知道這街市是由山路修築起來的。有時在轉灣處突出一塊岩石，有時在街燈光中又出的一棵老樹，使我憶起長

崎地方的道路。然而那種外國人的清潔，倒底不適合我們中國人的生活，所以時時有一種尿的臊味和酸菜似的臭味濃濃地調和在空氣裏面的。

我住的南華旅館的隔壁另有一家新南旅館。我不知道他們何以要陪我到新南旅館去。但是走到三層樓上，看見幾個大腳婆娘東西歪在躺椅上的時候，我已經了解其中的道理了。在一間不漂亮的房中我們圍着一張圓桌坐了下來。便看見一個穿紅衣服的女郎翩然而來。她做的是甚麼行業？看她倒茶佈瓜子的工作便可以知道。可惜她是台灣人，不懂得言語的我只好歪坐在沙發上面。而會說本地話的張君偏要冒充上海人，所以結局陳君便又說出官話來了。從那個房裏出來經過一條走廊又走到另一個房裏。裏面有一個姑娘坐在床面前開留聲機。這個姑娘是剪掉頭髮的，黑色的旗袍底下伸出兩條穿黑絲襪的腿，面

部是上海的明星式，身段幾乎像女子體育校的體育教員。這種時髦的樣子無怪其會說上海話，我便像見了一位鄉親了。我們仍然圍坐着圓桌，說蘇州話的娘姨便端上水菓來。留聲機上奏着跳舞曲子。似乎有跳舞廳的她一定要我和她跳舞。那個本來已經極小而又擺下一張圓桌的房裏怎麼可以跳舞呢？所以結果她只得將自己的屁股在滿房擺動起來。

時候固已夜深了。然而兩位經理的興緻頗不亞於我這個荒唐的人。從新南旅館出來極可以走到我那南華旅館去，但是我們却向反對方面走。復行數十武，折而向左時，一條更狹的街上漲滿着矍矍的烟霧。這不知道是燈火的烟霧呢還是人們的炭氣？只見在無數狹小的門洞的口頭站着面敷白粉口抹胭脂的女子。門洞的頂上掛着紅牌，上面寫着許多用花來象徵的名字。空氣已經格外濃厚起來。踏去我們腳

下的不外乎是香蕉皮和瓜子殼，這些被遺棄的美味的屍骸，當然是從那斗立着的高樓上面倒下來的。走到轉灣地方他們却在我的前面立定了。旁邊正有一個較為清潔的狹小的門洞，門洞中一座樓和地平線幾乎成了直角。陡然豎立着。門洞的上面也用玻璃燈代替了那紅牌了。我們魚貫地走上去，走到最後的一級彷彿也聽到「客來」的聲音。但聲音或者是從土腔中變化出來的，所以並沒有使我注意，因而覺得這裏的所謂堂子比北方的所謂鑿子冷靜得多了。說牠是冷靜也不是過分的侮辱牠。當時的確只見五七個姑娘彷彿像上講堂來聽講似的，冷冷清清地把我們擁進房中。那房子裏面是全副洋木傢伙擺設在昏暗的電燈光下。但這電燈光確乎有含蓄的好處，在那裏邊看那些姑娘的面孔，似乎個個都是月份牌上的人物了。從前在鄉裏，還沒有到大地方開過眼界的時候，聽說鄭曼陀那班月份牌畫家畫的美女都是從堂子裏

看得來的。現在想想這話真有騙人的能力。我們全都做出嫖客的樣子坐在洋木椅子上之後，香煙水菓便又端了進來。我嗑着瓜子時不禁想起姑娘們的嫩舌，我想她們那樣一天到晚嗑着瓜子，怎麼不會弄碎了那嫩舌呢？我這樣想着時忽然桌子上有了幾瓶啤酒，忽然他們和她們已經在那裏豁拳了。喜歡吃酒而不愛豁拳的我只得躺到牀上去。但我又因而看見鋪在牀上的五彩的蓆子，原來廈門人在這十月裏面還睡着蓆呢，可是如果遇見一個天天睡火炕的北方嫖客，除開偶而生一生梅毒以外，豈不更要得了傷寒症嗎？

從這芳亮堂——到現在我纔知道這是芳亮堂——出來時我以為他們一定送我到南華旅館去了。不料出於意外的是他們在前面走的是不是光明的道路，時而從亂磚殘瓦之間穿過去，時而又從倒坍房子的旁邊轉了灣，結果末來到一個別緻的門口。只見裏面燈光明亮，一個老婆

子閃閃地迎了出來。這情景恍忽和我在安東逛鑿子的時候一樣。他們說這是台灣堂子，因為大家想抽大烟，而廈門的地方官正在特別要好嚴行取締之中，所以纔到這個地方來的。台灣的姑娘並不異於福建的姑娘，並且這些鄭成功的後裔說話也完全和她們的老祖宗一樣。大烟盤托到西式木牀上來之後，除開張君以外我們都自告奮勇了。

實在也因為夜深不過，所以他們便把我送到南華旅館。當分別的時候，彼此不覺又恢復了莊嚴的臉色。經理先生把兩手籠在袖管裏面朝我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我也就把帽子高高舉起，規規矩矩地說了一聲「再見」。

全旅館的人已經酣睡在甜夢之中，獨有一個茶房給我開了房門。我走到房裏時就覺得精神百倍，但是習俗上許多人都不能和我一樣以夜作晝，終之我也只得躺到那鑄鉄床上去了。然而我的眼睛一直張

關着，興奮地望着那盞慰我的孤寂的電燈，去守候黎明的來臨，而我的想像中則猶還是一片熱鬧的光景，在這一天的經驗中我沒有看見全個廈門的白天的生活，我只清楚地看見了「廈門之夜」。

第四次和青年會相見

自從搬入福建印書館以來，我的生活猶還荒費在無聊之中。公司裏一切尙未竣工，石灰沙土封滿在樓板和扶梯上面，是一種草創伊始的情形，殊不能使新來的人自以爲生活安定。編輯室中雖則懸掛着講究的電燈，而因爲漆板壁鋪花磚的原故常常把寫字檯搬來搬去。寢室中是三張鐵床擠在一起，每晚上下小便要走下五六十級樓梯，早晨要洗面水的時候還須請別人來替我繙譯。有了諸如此類層出不窮的困難，

有時候我反而覺得還不如在南華旅館睡鏽鐵床的生活來得舒服。Doro的周了因已經從南洋來了一個多月，全樣感到這種困難時只得哈哈大笑。兩位經理先生的靈魂倒有所寄托。一個是倒掛着眉毛去籌劃工程部的的事情，一個是脫掉了綠呢袍子去指東說西，他們是不覺得怎樣無聊的。只有我們兩位担任編輯的人，在這尙未找到正當工作的時候覺得度日如年。白天只有一個希望吃飯的心思，晚上便設法到堂子裏去廝混。想起來，這種酒色的生活我從前整整地在裏面沈湎了一年。因為想求解脫才逃到上海，到上海後的最後兩個月中又沈湎在別種嗜好裏，想避開這種新鮮的毒物才決然走到廈門來的。不想這裏又是這麼一個各物俱備的地方，而這無聊的光陰髣髴又給了我很多的機會與理由。我的感情是覺得非常之滿足，但我的理知却常常在旁邊非常之痛苦的。

在上海的時候就聽說有了什麼「有聲電影」。不想這種科學的勝利也傳佈廈門地方來。竇勤伯君在下雨的一天特地來送兩張票子給我和周了因君，另外一個下雨的晚上我們便冒雨到青年會去。運氣來得這般壞，衣服已經淋濕的我們走到那裏便看見了「客滿」的條子。我們懷喪之下又只得到堂子裏去混了半天，回來後又整整的悶了一晚。好容易又是一天過去了。竇勤伯君又到公司裏來，我便抓住了他一全到青年會去。我的意思以為有活動能力的竇君，即使走到青年會再遇見了「客滿」或者他也有特別的方法想的。

這裏的青年會是在一條狹街的旁邊，縱使那房舍造得特別講究也
不容易使人看見。青年會這麼一個好聽的名字，牠在我們中國竟至抓
住了一部分青年的思想和生活，但因爲我不是基督教徒也不是愛好的
青年所以一直沒有注意到牠。要說是完全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當然是

近乎矯情的，實際上我在五年前已經和牠發生了一點無關係的關係了。那時我是二十二歲，在長沙城裏扳起了無閱歷的面孔當着少經驗的教員的時候。有一位本地音樂家××先生硬要我加入青年會的會員。在一次清茶淡飯請客筵席之後打來一個電話，從我的薪水中拉去四塊大洋。其後我實際上並沒有想到會沾享什麼會員的權利，但每逢禮拜六的晚上却總驅車往西牌樓青年會去看一次電影。其時我的思想還近乎一個無見識的小孩子，所以聽見那一位立在銀幕旁邊做說明者的長身玉立的×君的洪亮的聲音便覺得那壞片子上的藝術也有相當的價值的。這算是我和青年會第一次接觸。後來到了奉天。奉天大南門裏也有一個青年會，曾經爲的想演新劇請我去商量佈景的事情，之後也去看了一次Liben的傀儡家庭的電影，這麼是和青年會第二次接觸。之後是在上海，當盛暑之日和沈季齡君到北四川路的青年會去洗澡，

也常常一個人到牠那會食堂中去吃過許多次的冰淇淋。這次忽然又會到廈門的青年會去看「有聲電影」，總算是第四次和牠接觸了。

我們意思之間彷彿以竇君作了傀儡，自信地走到青年會來。穿過牠的鐵硬的大門走上台階時，看見院子裏擠滿了諸色人等。中間有穿着西裝欵立在台階之上，兩手插在褲袋裏面，拚命做出外國神氣來的仁人君子，一望而知是青年會中的「青年」。說也奇怪，我們中國人雖說守舊，但一部分的人却異常之喜新，一部分人雖然腐敗性成，但一部分人却極容易受異種人的感化的。通都大邑不消說是如此，便是窮鄉僻壤，凡是吃耶穌教的人總帶了七分的洋氣——你們不見帶眼鏡的女宣教師嗎？——這種看好樣學好樣的向上精神，除開那些在歐洲吃了幾年黑麵包回來後便大談其外國禮貌的文明先生不算，在本國掛着照相機，挺着Stetson走路的人也正一天一天加多。這種傾向在平

常似乎還不容易看出來，只要到青年會去一看，便很容易相信有許多世家子弟，彷彿已經捧牢着外國人的牌位了。說到此地我也還有點不敢斷言，然而望到這班在教會中走出走進，以得和外國人講兩句英文爲榮的漂亮少年就再也不能疑惑了。說他們是漂亮少年，似乎還委曲了他，實實在在他們的心地已經變得十分仁慈，和鄉下人說話的時候面孔上總有一種忍耐似的憐憫的表情。態度又來得接近道德，所以看見了女會員總是曲着腰身，將腦袋放得和她們一樣平，而眼中則似乎望着基督頭上的圓光來低低地談吐的。這好像正是福音的效力，使我們一部分的同胞有這種悲天憫人的性格，以致於他們的面孔竟似乎都嵌入了全一個模型。

我感到這一層。竇君也有同感。走到裏邊，幸而沒有看見「客滿」的條子。然而劇場的入口已經被警察把住了。電影還有第二次的

開演。和劇場對面正有一座賣茶的客堂。我們經過了那——不消說是打乒乓，下象棋那一類做上等輸贏的事情的地方，去客堂口中吃些茶點。客堂是新造起來的。深處有一塊大石面代替了一面牆壁。上刻着鳳凰山三個大字和許多小字的題跋，那石面當然便是鳳凰山的山脚，而青年會已經將這名勝地方收藏在房舍之中了。大家坐下來談一些文藝的話頭。我却順便去瀏覽客堂中的一切。向陽之處有牕，牕外是民家房舍之頂。可是好奇怪，就在這洞開着的牕上却貼着幾張條子，上寫「內是住眷，閒人勿探」，猶之是從前的「學堂重地，閒人勿入」一般。在這古稱爲蠻夷之地而實則古道可風的地方又受了基督教的洗禮，這自然不能算得奇怪的，不過那洞開着的牕門，又怎禁得住外面的人往裏面探呢？

在吃茶的時候聽見一段有趣的事情，其經過是如此：這次青年會

爲了要盡其教養的責任，發出許多贈送的票子。其中有一張團體票發到××學校，遠在三十里路以外的××學校全體出發坐了三個鐘頭的汽車來到青年會，把門的警察說裏面客已經滿了，不讓進去。於是學生們全體憤怒，高聲喊着「打倒基督教」而去。

這事情發生在我們到青年會之前一個鐘頭。我們進去的時候還有一種不安靜的餘波。我們坐在茶廳上約有半小時之久，看見劇場門口的人有些汹涌，就走到劇場裏去。劇場中是三排椅子，兩排已經坐滿了人，只有右邊的一排頗形稀落。我們要想坐下去，只見坐在那裏的都是女客，牆壁上也貼着「女賓席」的條子。我們省悟到這種規矩了。這種古禮是僅存在各處青年會中的。

周了因君是不戴眼鏡的近視眼，於是我們一起擠到臺前。我看出這次臺上的結構和平常不同：一塊很大的毛玻璃懸在中間作爲銀幕，旁

邊兩個發音的大喇叭。底下是平截黑幕，像唱隔壁戲似的，黑幕拉開時便看見裏面有發光和發聲的機器，更有一個發高音的大喇叭。電影將要開始了。由黑幕裏面鑽出一位面頰上十字花貼着橡皮膏藥的洋裝先生。朝底下鞠了一躬，便開始他的演講。我聽不懂他的話，據竇君的翻譯知道他正在大講其科學的真諦，用自信的態度很博聽衆的鼓掌。但不幸一般聽衆恐怕還不知道世界上有時候拍掌心竟有相當的用處，既而劇場中黑了電燈。銀幕上映出人物來。第一節是四個樂人並坐着彈「孟大琳」，同時喇叭中便唱出曲子來。第二節是一個女郎在一棵什麼花樹的旁邊唱歌，那歌聲不消說也是喇叭中發出來的。後來便有美國的盛會，名人的演講，飛艇火車的駛行，動物們的啼叫，一切的聲音俱應着電影上的節奏同時發出。然而我覺得這仍然是失敗了。因為電影上的東西有遠有近，而喇叭的聲音是沒有遠近的。所以聲與色

並不能夠調和，要想看者的眼睛和耳朵互相策應是困難的。但台上的人正在盡力宣傳其學理。在貼十字花樣片膏藥的先生以外，還有一位被稱爲××博士的西洋人。每當電影之一節映完，場中重復光明。博士便由黑幕裏走出，用一根棍子指點着說明其中的奧妙。他說的是英語，由那貼膏藥的先生重新翻譯出來。許多聽衆俱多默然，似乎已經明白。但有一個時候博士忽然說了和那科學全無關係的話。他用教訓的口吻說到劇場上應守的秩序來，却又硬要聽衆贊成他的意思，要請大家舉手。而大家便也就立刻服從，一時間每個人都舉起手臂，劇場上便成了臂林。同時貼膏藥的先生又宣稱明天要實行購買票子，說明其道理是要弄一筆錢酬報這位博士的辛苦。說到這裏已告結束了。聽衆果然聽了博士的話很有秩序地擠出來。然而鐵硬的大門外却有許多人正預備向裏面湧。把門的警察只得將鐵門開出僅容一人進出的一

縫，讓裏面的人一個一個走出去。

我們從那門縫裏擠到外面時需要吃晚飯了。附近一條街道上有專做咖哩雞飯的店家。我們便走了進去。周了因君對於那西洋人要錢的事很為憤懣，尤其是因為他說一段教訓式的話。竇勤伯君則好笑那貼膏藥的先生的談論科學。我却並沒有想到這一些事情，只覺得這「有聲電影」還不如雙簧來得有趣，並且記得當那喇叭暫時停止發聲，那電影中的人物仍然在盡力說話的時候，我當時的確替他們感到非常吃力的。餘則是那「打倒基督教」的新鮮口號，和「內有住眷，閑人勿探」的告白，都有特殊的回味。一則是太新，一則是過古，如果我的精神好，很可以由此做出一點文章來，然而我想到那銀幕上說話的人已經感到異常之疲倦了，於是只得就此擱筆。

南國的清明

倘然定心的時候想一想，我的年齡離開三十歲只差一年了。因為要逃去精神上的壓迫，近來拚命用種種方法來麻醉我的心，年月日時已經被我忘記了。要不是昨天丁琅告訴我今天是清明節，要不是陳滌慮昨天約我今天晚上他家裏去吃飯，我還當做正月在這裏過着呢。又那裏想到我會住到這鼓浪嶼來呢？兩月前，曾以他鄉人的資格到這裏來玩了一天，那時候，看到這清幽的地方，看到這些精緻的房屋，只存着羨妬的心思，也幾乎要想到「打倒」上面去的，又那裏想到兩月之後的現在，會住到這裏來呢？這掩映於榕林之下的房子，本是有錢的人造了讓有錢的人來住的，又那裏想到這無錢的我會住到這裏頭來。看庭前的花木，並不因為我是沒錢的人而不發揚，憂愁少女似的

紫藤花早已開遍枝頭了。呵！人生啊！只要沒有憂愁的確是快樂的。鼓浪嶼自有鼓浪嶼的價值，我這房子正在海邊，開出窗來，可以看見海之一角，並且風帆沙鳥，水霧山嵐。這裏有日光巖，巍然的巨石上刻滿了從前人的筆跡。只要你願意運用腦筋，就可以想起當初鄭成功的事跡。這裏有觀海樓，有齊整的洋台，有天然的磯石。你可以遠眺無邊天水，也可以在海濤中沐浴。或者竟是有自毅勇氣的人，只要從那高處飛躍而下便可以融化在崇高的偉大的自然之中，達到悠久莊嚴的死境。這裏更有清靜的街巷，明月在天的晚上，你可以看見自己的影子和樹的影子一齊顛巍巍地躺在銀白色的地皮上。如果你是個感傷主義者，便可以做出那種有夭亡短命情調的詩來。然而我這麻醉了的心啊！已經失去他的功能了！這有山有水的鼓浪嶼，那有酒有肉的廈門，對於我都是一樣的乏味！

又那裏知道鼓浪嶼來之後，還是每天要到海那邊的廈門去呢？當我決心搬過來的時候，原想借此清一清肺腑，再去學業上加以一番修養的，不想這一水之隔，仍然不能使我跳出紅塵，仍然不能喚醒我的惡夢。我雖也勉強坐到礁石上去賞玩洶湧的波濤，到樹蔭下去傾聽清脆的鳥語，然而一到日色稍斜，海水眩目的時候，我總要坐了舢板，朝醺醉在夕陽中的齷齪的廈門蕩去。不等到深更半夜，已經沒有方法可以留戀的時候是不肯回到海這邊來的。還有半夜裏爬牆過去，獨自坐了舢板在皓月之下銀光泛濫的海面上兜圈子的時候呢！還有借着三分酒意，歪戴帽子在污穢的扶梯上走上走下的時候呢！這豈不是像豬糞滾在濫污泥中的生活！我不已經是二十九歲的人了嗎？那天才能找到我的出路呢！

今天是我二十九歲的清明節啊！我天天想養成我早起的習慣，可

是天天不到十二點鐘不能起來。今天起身已經過了十二點了。沒有洗臉沒有嗽口不好意思到樓下去吃飯。在床底下網籃裏拉了張報紙，就到園角上傍海的毛廁裏去。你們誰也注意到春天的毛廁裏的氣息嗎？那裏面也是充滿了春日的芬芳的。那些蛆虫變成的蒼蠅嗡嗡地叫起來也像蜜蜂一樣。底下有春潮沖洗着我的大便。再從門縫裏望那泥牆外面的一角碧海，碧海那邊的一線青山，清明正是清明的景象啊！

今天是我二十九歲的清明啊！清明正是清明的氣象啊！然而我這清明日子是怎樣過去的呢。搶也似的吃了午飯以後，要找朝夕談笑的寶丁琅，他已先我出去了。聽說黃家渡近來到了馬戲，那裏自然不單有斑斕的野獸，還有塗脂抹粉的人類呢。然而人類之於我是早已看厭了。那馬戲，是畜生在那裏做的戲，根本就不成戲，也不是我所要看

的。於是我又走到碼頭上，叫搖船的把我從清波碧浪中間載到廈門去了。開闢了一年多的廈門，到現在還是在開闢。愈是開闢，自然愈是醜陋了。然而那裏不是這樣醜陋呢？而我也根本是從這醜陋裏面長大的。沒有辦法啊！從那立滿了鳩形鵠面所謂無產階級的碼頭上走去。先到中華書局，看看有沒有可以買的書。再到福建印書館，看看有沒有上海來的信。再到思明電影院，看看有沒有錢好拿。結果這三處都使我空手走了出來。我又徬徨於「思明路」上了。到了因住的地方去找林革塵，只看見一地皮的瓜子殼。要到江聲日報館去找王新命，想起他那疲倦蒼白的面孔我走到門口便又打轉了。幸而是，在去年年底結識了幾個未通姓名的小朋友。大概他們看見了我那徬徨的背影吧？活潑潑地走上來問我：

「那裏去？」

「隨便走走。」我說。很想做出一點笑容可掬的樣子來，但是我面孔上的肌肉却是木板似的不能動。這因為我沒有優伶的天才，不能表現一個快樂人的人格啊！

「哈！你有了鬍子啊！」他們笑着說。

「這是好久沒有修面的原故。」我說。心裏有點悲傷了。近來想避去許多的誤會和嫌疑，才違背了良心想留鬍子的，然而我心裏的悲傷和焦躁，正和鬍子一樣一天一天多起來呢！

沒有倒過霉的可愛的小朋友們，看見一樣在太陽底下走路的我，自然一定以為我也和他們一樣抱着還沒有達到的希望哩！而我又何心一定要設法去傷他們的心！此其所以我要想做出笑容可掬樣子來，也就是終於想不出話和他們說的道理。他們要叫我同到青年會去看電影。電影呢，近來不出錢的電影也看得夠了，但我也終於和他們一起到青年

會去。吃了他們的幾杯茶和幾塊雞蛋糕，便又剩下我一個人在路上走。
廈門有所謂「大走馬路」者，其馬路之大原只好通過一個人。我就在這條路上往返走着。在商務印書館的廚窗裏，我看見芥川龍之介的「河童」了。我買了牠，重新走到「思明路」。要想鼓起精神來也想把時間敷衍過去，只得走到咖啡店裏去喝啤酒，在喝着兩瓶啤酒的時候，我把芥川氏的「河童」看完。

用自殺的方法先逃到死國裏去的芥川氏，雖然好像沒有胆量來做人，但我終於是喜歡看他的作品者之一，或者他正是這樣一個宜乎自殺的人吧？所以他的作品充滿了陰森的鬼氣，然而也許正是因為這陰森的鬼氣吧？所以我才喜歡牠。於是我想到了那被許多人表示悲悼痛惜的他那自殺的情形，我却畢竟替他喜歡了。雖然不十分明白他那自殺的原因，而我覺得人類也無非被一種盲目的力量支配着，而還厚着

面皮在做着自己的奴隸。做別人的奴隸是還有反抗的理由的，做着自己的奴隸呢？唉，叔本華的道理何嘗不對，芥川氏也畢竟是一個至強的強者，如其有這樣的勇氣和決心給我時，我也一定做！然而這悲觀的話少說一些罷，在這書上做字的人，還在抱着一腔熱情哀悼他呢！

這悲觀的話少說一些罷，我從咖啡店裏出來時，已經是燈火滿街了。於是直到另外一處可以麻醉我的地方去麻醉了我的心，抱着這自殺者的遺著，慢慢地走到碼頭上。我喜歡看的夕陽的景緻已經變成黃昏了。我這二十九歲的清明是一去而不復來的了。明年的清明當然不是今年的清明了。如其明年還有個我能夠想起今年的清明來，就來看這篇東西罷。然而我這不像東西的東西，也能夠保存到明年嗎？

十九年清明節在鼓浪嶼。

苦惱中的享樂

近幾年來我的心情恍惚得很，近一年中覺得更加恍惚，而最近約半年似乎尤其恍惚了。用這樣恍惚的心情想起來，對於一切的事情都懷了疑，甚至連自己的生命也想去研究，但是越去研究牠越不知道牠是個甚麼東西。至於生活方面，自然更覺得渺茫得非凡。卽如這最近半年的日子，也不知道怎樣過去的？當這半年之前我本來在奉天捧着一隻飯碗，平心而論，那隻飯碗也還算得不差，好像是白磁做起來的一樣。但不知道怎麼一來，那飯碗便立刻離我而去，又不知道怎麼一來，我忽然又到了南邊。這個南邊，其實可以算得我的故鄉，但不知道是什麼原故，到了南邊，也仍然寂寞得和在異鄉的時候一樣，推原

其故，我也知道這寂寞原是從我自己的心裏產生出來，並不是外界對我故意使我失望，然而既然是從心裏產生出來，那末，我的心裏怎麼偏會產生出這種寂寞來的呢？

說起來似乎很長，寫起來其實很短，想起來似乎很複雜，看起來其實也很單純，我的生活本來是這樣又像長又像短又像複雜又像單純地過去的。兒童時代是如此，學生時代也如此，在熱鬧的地方如此，在冷靜的地方也如此，板起面孔當教員的時候如此，厚起面皮打流的時候也如此，生活安定的時候如此，到處流浪的時候也如此，從前如此，現在也仍然如此，現在既已如此，將來也大概是如此的了。這種反正如此的我和反正如此的我的生活，用感傷者的心情來想便覺得很應該感傷，用憤怒者的心情來想便覺得很應該憤怒，但是我既不感傷又不憤怒，所以也不覺得感傷也不覺得憤怒。在從前，尚有些少年的

熱情，所以也像歡喜出眼淚的人一樣出過眼淚，也像歡喜發牢騷的人一樣發過牢騷，但是現在，連這種出眼淚發牢騷的事情也看得有點無聊了。這是麻木嗎？這是沒有靈魂嗎？這是頹廢嗎？這是沒有出息嗎？我自己也不知道。如果我有些聰明有些才氣，或者有人來利用我連絡我。如果我有些才氣有些銀錢，或者別人會來愛我希望我。反之，如果唯其因為有聰明有才氣有銀錢有些漂亮再加上有些勢力，或者倒又有人來打倒我，然而我一樣也沒有，所以別人都好像和我無關。

我是過着這麼一種無聊已極的日子，其實我倒希望有些面目慈悲的人來勸告我呢，我倒希望有些心地陰險的人來排擠我呢，我倒希望有些懂得愛情的人來調戲我呢，我倒希望善於罵人的人來挖苦我呢：

……

自從由北方回到南邊，我便一直佔在一間小房子裏。自己是十分

的無產，別人偏要說我有錢，自己十分的悲愁，別人偏生要說我高興，我的生命已經真像一條游絲，偏還會引出許多閒氣，三月裏回家去走了一趟，又憑空闖上一件一生也挽回不過來的大禍，心中更加多了一個沒法可以洗去的黑影，算起來，從正月起到這時候，恰恰是半年又加二個月了。春初，看到這別了幾年的江南的春色，心中尚有一點兒孩童似的興緻，和許多同居的人講些無聊俏皮的話！

似乎覺得人生還有這麼會事，可是一到夏天同居的人便四散開來，各自因了窮的原故，不得不到各自適宜的地方去住，其結果便僅僅剩下幾個沒有免費的學校可以存身的青年和這麼一個不配受什麼地方應用的我，仍然在這條名字生疎的西愛咸斯路的旁邊。他們因為經濟之中還要經濟，便許多人擠在前面沿街的兩幢房舍之中。我因為經濟到再不能經濟，仍然住在後面的這很狹房子裏。這屋子僅僅只有一

個窗戶，外面又筆立着兩梁高牆，坐在裏面偷望外面的一條很狹很狹的天空，真像坐井觀天一樣。秋天是已經來了，在幾次秋雨之後，氣候顯然和夏天不合，也絕對不像春天。這種天氣，說得好聽些自然是秋涼，但是在我們這種沒有功夫去欣賞風花雪月的人說起來却委實是淒涼太甚。在晚上，因為沒有電燈，對着一枝總算尚可以稱為老牌的白禮氏洋燭，實際上牠的光只能及到週圍數尺之地。這使得我不能不整襟危坐，聽聽四面，悄無人聲，只有蟋蟀在牆脚下哀鳴不已。這在詩人說起來是秋聲呀！但我一聽到這種聲音便免不了起了種日暮途窮之感。所以我近來不大願意在這所詭家裏——我還每每對別人說回家去呢！——歇宿，不管別人地方有牀無牀，或者竟是地板，便胡亂過了一宵。白天呢，縱使這地方上面的天空和別處一樣青蒼可愛，而我終覺好生寂寞，我總是在大街上徒步徐行。有時候，忽然好像有了一

個靈感，就鑽到一條衙堂裏去看看朋友，有時候，好像來了一步運氣，忽然在四叉路口——也有人稱爲十字街頭的——遇到一個認識的人，托了他們的福便可以到茶店酒店裏去吃喝一點。然而這些朋友，縱不像我一樣過着這種無擺佈的日子，似乎是心裏都有些難言之痛，他們就有點像向我訴苦似的，這其中免不了的是說別人的壞話，而我都又不得不當面對他們恭維，這於我也就成了一種苦惱，反而以爲一個人的時候還爽快得多。

幸而是中秋節近，而中秋的那一晚恰恰正有中秋的月亮，在這種被壓迫的民族中自相踐踏的人類中做人，也只好抬起頭來向天上去找一點安慰罷。又幸而有一個和我一樣孤苦伶仃的××君，我便和他一同在馬路上走了一晚。那晚上我們得了一種藥品的幫助，心裏覺得五蘊皆空，六根清靜，倒也沒有發甚麼牢騷，說甚麼別人的壞話——

人誰不是壞性呢，我自己何嘗不愛說別人的壞話呢！——我們最初是在東新橋一帶走了多時，緩緩地由福照路走到靜安寺路，以這樣極渺小的兩隻眼睛去鑑賞那偉大的太靈，而且也竟用麻木的心情去讚美那清圓的月亮，直到大家都已精疲力盡，才鑽進一條衙堂裏的一間房子裏，去等候東方之發白。

這便是我這半年以來覺得最有情趣的一晚，我以為這是苦惱中的享樂，並且因此一次享樂之後，因為萊蒂要到杭州去搬取東西，我便又起了同他到杭州去玩耍幾天的興緻，近來我的心意懶惰到莫可名狀，要我到什麼地方旅行也輕易不能夠有這種興緻，這一次我居然能夠陪他同去，居然現在又已經回來，在這淒涼的深夜，我仍然對着一枝洋燭，仍然聽到蟋蟀的哀鳴，而我仍然以為這是苦惱中的享樂，仍然靠着那一種藥品的幫助，我且把這幾天生活記述起來罷……：

是近幾日中的一個天色陰沈的日子——我這裏沒有日曆，也查不出到底是那一天來——的上午，約摸十一點鐘的時候，我還沒有起牀，萊蒂便在我的房門上叩了幾下，隨後拉開房門，開了進來。可憐的萊蒂和我認識不算長久，但我已經看到他靈魂的深處早就種下了拔不出的對於人生絕對失望的寂寞淒涼的根，他照常一隻肩胛高，一隻肩胛低，把眼睛眨一眨，把頭搖一搖，用懶惰已極的聲音道：『杭州到底去不去？』『爲甚麼不去，馬上就走』我說，我們的計較便在這匆促之中決定了。

大約十二點鐘左右——我這裏沒有錶，而且那天又沒有太陽可以測出確定的時間——我和萊蒂從我住的這條西愛威斯路上走到他住的那條赫德路上，時間正是吃飯的時候了，因爲要趕火車的原故，只能到天津館裏去買了幾個饅頭，我把牠裝在外套袋裏，叫了兩部車子，

一路吃着，朝梵王渡火車站而去。在上海前後住了靠近十年的我，還沒有知道那梵王渡是個怎樣的地方。只在一次和一個朋友同他的太太，在夏日的夜晚走到愚園路一帶，打算坐單輪小車到梵王渡去玩一會，主意已經打定，單輪小車已經把我們送到兆豐公園的門口，不料隱隱約約聽到一片激越的鎗聲，這鎗聲自然不外乎打靶，但那位太太害怕起來，那小車便重新把我們送到愚園路口，我和萊蒂的車子走盡愚園路，到對面無路可通的地方從右面拐灣過去，原來是一條鋪着黃沙的鄉間馬路，綠樹夾道，空氣清新，我滿以為這種清靜的馬路還可以走牠一個鐘頭，不意一座橋也似建築已經立在前面，說是梵王渡火車站已經到了，於是車夫自然不願意再拉過去，把我們從車裏揪了下來，而我們也只得爬上那橋也似的火車站去。說是火車站，未免不大像，我們走到那裏面，注意了半天才看見有兩三個人坐在長椅子上。

萊蒂着急了。他的意思是以爲誤了火車時刻了。然而一個鄉下客人告訴我們說火車還沒有到，所以買票的洞還關在那裏，於是我們定了心，也坐到長椅子上去。在那裏有一個普通稱爲青年模樣的人擎着一本書似乎很用功，我走過去偷看了一眼，知道那本書是迷羊。

十幾分鐘之後我們買了票。既已買了票，不能不走出軋票口，但是軋票口並沒有人在那裏軋票，只讓六七個客人稀稀落落擁過去，到月台上，又稀稀落落散開來，這情形比之北火車站，比之每條馬路上，真是一片太平景象，沒有你擠我，我擠你的恐怖了。因此我和萊蒂各自嘆了一口定心的氣，並且背叉着手踱起方步來。萊蒂不勝其感慨，說在目下中國做人實在對付不了那種種的緊張的壓迫，我則以爲一切讓他去，担心事也沒有用，然而兩個人的精神一樣不健康，常常失眠的腦袋一樣很乾僵，以至於火車從遠處嘯過來將那聲音似乎還欠

猛，而火車停止了的時候，我們的懶惰的兩條腿，似乎不高興走到車箱裏去了。睡了不高興立起來，立起來了不高興走路，走了路不高興轉灣，這種什麼都不高興的情形，別人說我們太懶，我們則以為是對於一切灰了心，然而為甚麼灰了心，那道理說起來便太長了，或者又會說別人的壞話的。

火車停了之後又開動，車箱中很寬空，也很清靜，似乎這一趟到杭州去的都是些忠厚和平的好人。我和萊蒂對面而坐，也可以把身體橫過來。泡了一壺茶，茶房立刻要茶錢，但茶倒可以一直吃到杭州，一直吃到杭州嗎？我們在那車箱裏除開吃茶以外也沒有別的事情好做了。動身之前我們也帶了幾本書，但在那時翻了幾頁又都不想看，於是只好把牠當枕頭，彼此橫下身體來。雖然橫下身體，却又睡不着，於是只好張開眼睛望，但是望些甚麼呢？除了些香蕉皮，栗子壳

以及同胞們吐出來的濃痰以外，沒有別的東西了，充其量新鮮一點的只有在那車牕的旁邊釘着一塊小牌子，上面寫着「主義不行，黨員之恥」。然而旁邊忽然大鬧起來了。這也似乎關及主義和黨員的事情。原來是退伍的兵士和查票的憲兵起交涉。憲兵們都穿着黃軍衣，背着後膛鎗，退伍的兵士穿中山裝，胸懸青天白日徽章。交涉的起頭爲了退伍的兵士沒有火車票，然而擎洋鐵軋剪的查票員一定要票子。退伍的兵士是杭州人，似乎熟讀了三民主義，所以理直氣壯，但背鎗的憲兵正是湖南人，似乎自信他們家鄉出過幾個革命家，所以到處不怕人，於是車廂裏又立刻不十分太平了。「你們看過三民主義的嗎？」退伍的兵士說。「不管甚麼主義我們只要票子。」查票員說。「通行證沒有效，總司令早已有命令。」憲兵說。「用不着這麼兇，你們那皮帶我們也掛過。」退伍的兵士說。這種聲音把我們的身體鬧得重新

豎起來。萊蒂眨眨眼睛搖搖頭，心裏很煩悶。我則索性走過去，想聽聽新聞。但是我剛剛轉身，便看見一丈路以外坐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女，她有一個珠圓玉潤的面孔，又有漆黑的劉海似的頭髮，令我想起思凡的小尼姑。我不知不覺有些呆呆然了。然而萊蒂忽然喊我吃香蕉，於是那查票的風潮似乎也平靜下去。

我想隨便什麼人都感得到這個：凡是火車裏擁擠得厲害，便覺到火車走得十分慢。反之，如果火車裏不擁擠，便覺到走得十分快了。我們這趟火車既已寬空到可以睡覺，所以好像走得很迅速。天黑不久，已經到了良山門。便有一片促織的聲音從外面黑暗裏鬧過來，這聲音，在上海絕對聽不見，我更是幾年沒有聽見。聽了這聲音我當時立刻心地一清，同時又回想到十五六歲時在家中，畫螳螂畫蚱蜢的時候。可是近來我這種回想總不能持久，況且其時又正在火車中，所以

到那火車停了時，我便又只有預備你擠我我擠你的麻煩的心思了。

八年沒有到杭州，中間又隔着這樣重要而且維新的革命，我總以為杭州已經不復是昔日的杭州了。可是走出火車站，看見城站一帶的那一片迷離的燈霧，也沒有甚麼希望在裏頭。反而是，好像那搶吃飯的空氣，已經一趨一趨用那火車從上海帶到杭州來了。車夫雖然不是江北口音，但是那提起車槓來攔住去路的情形只好說比上海的北火車站好一點。這情形，如果是個關心國事的先生感覺到，或者又要辦雜誌，如果是個有作有爲的青年感覺到，或者又要去游街，可是以我這種沒心肝的人的眼光看起來，倒也似乎極有當然如此的道理的，幸而我們都沒有帶行李，還不至於受挾制，於是身輕脚健地在那騷亂之中分開一條路，我把外套圍在項頸上，狀同貴婦人的團裡，在轉灣之處跳上了車子奔往萊蒂說的那西大街去。

車子的輪盤彎彎曲曲地滾，車夫口出「欠那，欠那」之聲，其意當然是「車來」兩個字，但回想八年前第一次到杭州的時候竟至聽不懂。現在是已經懂的了。從上海到的人，我坐在車子裏看到那重重疊疊的瓦房子，再加雪白的粉牆，只覺得心裏好生輕鬆，沒有走過十字街口防備汽車駛來的那緊張了。車行不久便到了冷靜的黑暗中，沿着一條筆直的河塘走，河塘的兩岸俱是垂柳樹，臨水人家的燈光曲曲地映在清水中。這完全是一幅合乎中國人脾氣的畫，每天或者有那自命風流的人故意到這裏來走兩步也未可知。當時我的心裏也幾乎要風流起來。但是車子早已流過一頂小橋，向乾燥乏味的地方去了。

萊蒂說的那西大街正是西大街的樣子，兩扇漆黑大門嵌在粉牆中的地方便是我們的車子停下來的所在。萊蒂於是用講人道主義似的聲

音給了車錢，翻身便又到牆門上去捺電鈴。鈴聲響處一片十二分客氣的聲來開了門，門開開時便是一個園，電燈照出一排剪得很齊整的冬青樹立在磚頭路的旁邊。在上海時，萊蒂幾乎每天說他杭州住的這個地方怎樣好，我猜想她的好處都不是這樣，那時候我纔看見這樣好的好處來，給我們開門的是這個好地方的主人，神氣非常的軒昂，態度又過分的客氣，於是在一陣桂花香中，把我們送到萊蒂暑假中在這裏住過一個多月的房子裏。這房子愈見其好了。是兩間清漆地板的屋子，門窗之上又都有碧紗；雖然時已秋深，也能想見夏天蚊蚋的飛不進。

當時我們記掛着杭州紹興酒，很想洗臉之後立刻出去吃，可是因爲不能辜負主人招待的美意，不得不在那屋裏敷衍一會，主人定要留我們吃夜飯，我們硬說已經吃過了。好容易等主人去安置了，我們

纔重新悄悄地走出去。大街上也是一陣桂花的香味。我們重新經過那一塘清水，兩行垂柳的地方，曲曲折折走到旗營。旗營一帶燈火輝煌，不亞於上海的四馬路。筆直望過去，但見西湖在黑暗中，猶如一個美人睡着了。

看見一家牌上有「聞香下馬」四個字，我和萊蒂邁步走進去。這酒店，萊蒂和他們做過半年的來往，三月間又有他一個朋友在這裏痛哭過一次，所以堂倌沒有忘記他。在一扇窗隔子的後面，我們便各據一面坐下了。頃刻間，異香撲鼻的是濃冽的大花彫，嚼之不倦的是大湖蟹，再加栗子用醬油煮了吃，鮑魚背上有香蔥苗，便把我們弄得有點醉意了。

一年四季，碰來碰去碰不到好運氣的和與我大同小異的夏萊蒂

君，在這趟旅行上却碰到了好運氣。當我們從上海動身的時候，看那陰霾的天色，便決定牠要下雨，到了火車站立在月台上等火車的時候，已經灑了幾點雨花了。火車經過嘉興與嘉善一帶時，也斷斷續續着細雨，所以我們當時很爲懊惱；以爲這幾天西湖的秋色，一定要斷送在秋雨之中的了。可是當我們走出杭州城站的時候，無意中便看見天際彷彿有幾點星光在那裏閃耀，我們從西大街寓處裏重新走出來的時候，閃耀的星光彷彿更多了，及至我們半醉之後在西湖邊上走着時，已經是一天星斗；因此我們回到那個好住處，在那精緻的房屋中睡了一晚，早晨醒過來的時候，完全是個美麗的秋日了。

我張開眼睛來時便望見隱紗之外是一抹輕淡的天空，秋的氣息之中帶有芳冽的木樨香味，鳥聲啾啾，日色鮮黃，一種健康的青春之力彷彿在我軀體中流動，在上海沈悶了幾個月快要被別人罵頹廢派的

我，到那時候心地突然對於一切樂觀起來，縱使因為隔夜多喝了酒多吃了蟹所以頭腦昏沉而舌頭邊有點破碎，你終究抑制不住我那當時的孩童似的興緻，於是就像個還魂的死屍似的，我立刻從牀上豎了起來。

萊蒂已先我而起，已經嘴裏含了牙刷在喃喃地和娘姨說話了。大概也正在讚美天氣好。聽見我起來，於是走到這邊大家一全讚美，商量那一天如何過法的事情。其如何過法自然少不了要像白娘娘一樣去遊西湖，然而萊蒂還有些受人之托的事情。其結果把我一個人留在那房裏，說是去了一刻再來。我一個人留在房裏，坐在萊蒂在暑假中買的那張布沙發上面，大概仍然因為隔夜多喝了酒，或者也仍然因為近來身體不康健，精神便又萎靡起來了。無聊而又勉力地望着窗外昨夜已經看見的園子正躺在嬌豔的日光中。一匹兇猛的大狗，即是昨天

不許我們進去而被主人呵斥了的，仍然像不放心似的用鼻子嗅到碧紗門上來。我的心地忽然又悲觀而又憤怒了。看看那屋子的結構，在白天愈見其美好，唉！如果常有這種屋子讓我住，自然再不復是這樣的一個人了。

我嫉忌主人的清福，然而主人是一個窮小子，除了這麼一座房子和這麼一個花園外也沒有別的東西，而且住在這一座房子這麼一個花園裏的一個妻子與幾個小孩還要問他要飯吃，他雖是個基督教徒，也似乎很和我們一樣感到這地上樂園中的苦楚，昨天，他便說不得已只好在上海寫字間裏辦事，又因為瘡疾才又不得已而回杭州來看病的。可是比之我，也總算強多了。有寫字間可坐又可以養病的人，在這社會之中又能有幾人呢？於是我胡思亂想，如果我能夠和一個女人在這裏生活時，不消說是多麼好，這在我雖然像非分之福，然而享這非分之

福的人何以又那麼多呢？我又想起在上海聽見一位梁君失敗的事情，大家說他失敗原故是爲了女人，大家又說起初失敗後來知道他在杭州，那末他那時正在杭州這樣過着日子罷……

在這樣夾七夾八想着時萊蒂回來了。重新和主人一陣客氣之後，我們便去逛西湖。出門不遠，在那裏有一個女子中學校，尖朗的雌聲在一圈圍牆裏鬧得應天響，令我想到無其數的剪了頭髮的女子的頭。我們從僻巷中穿出，不覺已至寶叔山下，我看出情形和八年之前顯然有點變，想了半天知道是因爲築了馬路了。抬起頭來望望那矗立在天空之中的寶叔塔，仍然並不見得老，但是望望拖在艸坪之上的我的影子，彷彿已經老了。二十八歲的我竟有這樣老的影子，無怪乎較我老的常常倚老賣老，也無怪乎較我年青的常常罵我頹唐了。然而人誰願意老呢？我們不能夠像那寶叔塔一樣，歪着尖頭立在高山之上，靜

靜地觀察在他山下的人生呢？但是啊！雷峯塔也終於倒塌了！像人們一樣，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沿寶叔山脚往前進，道經大佛寺。萊蒂登上石塔去。我不知道他去做什麼，跟在後面走。大佛寺同別的廟宇一樣建築在山上，殿堂也不止一層，曲曲折折爬上去，嵌在秋色中的石塔也不止幾十級，到我們的腿彎有點發酸時，才知道萊蒂是尋人。既然知道他尋人，我們的腿便跨進一間房裏去，我的面前便現出孫福熙君的面孔來。孫福熙君和我從來不相識，他給我的印象是面孔像獅子，然而談吐是女性的，我知道他是一位仁厚的人，他不是一般鵝蛋臉瓜子臉的文人可比。坐既定，萊蒂便和他談起來。在香煙的烟霧中，他們談及中國的時局和文藝界的事。我因精神不好，又因怕對陌生人開口，只好聽。但是雖然聽，眼睛却望到窗外去。窗外看見西湖的一角，遠處是城隍山，近處是

白堤，再近處，是山脚下廟門口的樹，樹木都近乎秋老了，綠葉中夾着黃葉，也有桂花香。湖水作乳白色，像無量數的牛奶曝在日光中。於是我回想到從前來西湖作畫住在照膽台，每天把一條條頭糕當一頓飯的時候。現在雖然較那時候窮的生活已經好多了。然而我的老本行（畫）幾將完全拋棄了，而且以後也許還有連條頭糕也沒得吃的時候呢。他們談不久，我便說「走」。孫福熙君以仁厚的態度送我們出來，我也像日本人行禮似的，幾乎把頭點到他的肚皮上，走出來。

由大佛寺繞過斷橋，所謂斷橋者已不是從前那樣的斷橋了。白堤也已經變為馬路，而樹則仍然立在兩旁邊。這些樹上都塗上一圈石灰，萊蒂說這是防禦螞蟻的蛀蝕，唉！樹要防禦螞蟻的蛀蝕，還可以塗石灰，人要防備人的蛀蝕呢？大概只好嘴吧上塗蜜了！我們循白堤前進，便到了哈同的別墅。原來這別墅現在已經是國立藝術院了。在

這學院中萊蒂有認得的人在，我也記起一位朋友潘天授君。石庫門的旁邊立着一個五尺來高的黃衣警察，手持兩尺來長的黑棍子，既不擋着洋鎗來守住，彷彿是比起「武」來要「文」一點的意思。我們也便文質彬彬地走進去。門房中坐着肥胖的北方人。我使用從奉天學來的北方話去恐嚇他，終於在會客簿上畫上許多字，像進醫院掛號的一般，也像立賣身文契似的。這才算發生效力，請我們坐到會客室裏去。會客室背湖而立，沙發便背這會客室的牆而立，我們坐下去，便看見林風眠先生的大作品，作品之大者幾如牆，上面塗着紅黃藍白黑，又有幾張中國畫，其中有嘯着的猛虎，有飛着的斑鳩，草木凌亂，誠如先生的大名一樣，都是眠在風裏的樹林。當差的恭而敬之送上茶來。須臾間萊蒂的朋友從屏門後面挺身而出。於是他們又談起來。而我仍然沒有話。再須臾間另外一位龔君從屏門後面緩步而出，說是身體不好近

來吐了血，青春的面孔上也着實消瘦得異常。我盼望着潘天授君，而潘君終不出。於是我們再和他們到俞樓。俞樓是他們的宿舍，園中樹木却也似乎憔悴了。俞樓既是樓，所以有樓梯，拾級而上，在兩層的轉灣之處看見了兩隻馬桶；既到最後的一層，乃在一個寬大的房中坐定。房中也有大幅畫，是畫着進香的老太婆未完成。不久我看見了潘君，潘天授君的樣子仍是那副授於天的樣子。我近來幾乎已經懶到最後的地步，非但見了生人不說話，便是見了熟人也沒有話說，所以潘君問我「怎麼樣？」我也問他「怎麼樣？」除此之外便沒有話說下去了。潘君來時已經是吃飯的時候了。看見外面開了飯我們也到杏花天去吃飯。同吃的有龔君，有李君。龔君是畫家，所以在學院中當助教。李君大概是學院中的重要人，所以神氣很像體操教員。我因隔夜多喝了酒不想喝酒，萊蒂尙不倦於喝酒，於是所謂吃飯者仍然喊了

酒。下酒之肴有醉蝦，醉後之蝦便在盤裏跳，但是跳到我們的舌頭上，便都身首兩分了。唉，人是多麼殘酷呀！然而在現在的時代做人，還不如像蝦一樣趁醉的時候解脫了的好！

飯後出來，龔君李君有正事，別去了。我和萊蒂走到岳廟前，岳廟在重建之後已經輝然一新了。靠湖邊，彷彿牌樓上鑿着精忠報國四個字，這便是本來對着岳飛的坟的。我們在牆腳邊各撒一泡尿，再去叫划子。划子要我們一塊錢，我們只肯出七角，結果是八角。於是我們買了柿子和菱角，把划子蕩到湖心去。划子穿過蘇堤六橋之一的橋洞，到了外西湖，續過阮墩，直取湖心亭。湖心亭仍然在湖之中心，位置未有絲毫變更。舟子將船泊於殘荷枯葉之中，我和萊蒂一仝將脚踏到將枯的野草之內，上岸了。既上岸，乃看出湖心亭之小，真所謂是彈丸之地，但正足以象徵我們這樣芥末之人，孤立而又荒涼，如獨

夫之毫無着落，如果牠再鉤大一點，也許有名人來此地集會。也可以演說，如此便可以天天名聞於報紙之上吧？但是命運已經如此，大概只好靜等將來滄桑之變了。所以我們彷彿看不起牠，不過從前門進去從後門出來，在那林下的水灘邊，朝夕陽中的城隍山呆立了一忽，便重新走上船，而船便蕩向三潭印月去。

十數分鐘之後我們徐步於三潭印月的曲折之橋之上。其旁有照相館。照相者兜拉生意，勸我照一個相，但我對那殘荷之中的清水照照自己的面孔，是不配在這裏留些紀念的。讓風流而有名的人去幹吧。旁邊走來男女三四人，俱是手持司的克，有的還背着照相機。我真不贊成人們到這名勝地方來總要背一個照相機？若在我，則以爲不如背一個熱水瓶還實惠得多，然而別人和我一樣沒出息嗎？他們是將要把照片釘在牆上的。表示他們遊過西湖，而且又可以把自己永遠坐在那樹

蔭下的假山上，哈，甚麼人提倡出這樣風雅事情來的？文人真害人，而人的天性中偏又逃不了有這種肉麻的美感！

由三潭印月到南屏之前，我們到了淨慈寺門口。其地有賣甜酒釀的，我和萊蒂吃了十八個銅板甜酒釀之後，直取淨慈寺的山門。山門之外有個等待善男信女來做放生事情的人，手裏弄着一條蛇，旁邊更有一排小烏龜，如像一字長蛇陣，這樣齊整而嚴肅，怕也是受過軍事訓練的吧？邁步而前，入山門，乃見偉大的哼哈二將，以這種全副盔甲的人來守門，當然比那穿黃衣的警察壯觀多了。兜過歡喜佛和韋馱菩薩，經大柏成行的院子到大雄寶殿，其處香烟繚繞，木魚之聲略略然，是許多性慾不調面容肌瘦的和尙在那裏拜懺，又有「小資產階級」的婦女在蒲團上磕頭。和尙面目慈悲，婦女濃粧豔抹。我的心裏忽然有點感傷了。唉，我們之所以面黃肌瘦的原故，莫非也因為近於

和尚的生活吧？慈悲的女子呀！你們能夠不一定看銅錢的面子嗎？

這樣一來興緻未免索然了。悄悄地退出來，帶着寂寞的心情，徘徊於院子之中的柏蔭之下時，見一個七八歲的小姑娘珊珊而來，走過我們的前面，向一個古井之旁走過去。跌落了一塊手巾。一時我忽然想獻起殷勤來。我喊道：「手巾，手巾。」然而她不睬。我只得好人做到底，搶步上前拾起那手巾，雙手捧上猶如行着一個禮。她取了，但是不申謝，更不說一句話，回頭走去了。我悵然不樂了。不看她年紀幼小的面上，我便不妨把那手巾插在我的荷包內，如此則何以不能像那些做單戀的夢的人一樣，到各處去騙人說我已經有了愛人呢！

淨慈寺出來之後仍然上划子，划子蕩到白雲菴。這裏供奉着月下老人，等許多地上的年輕人到這裏來拜問婚姻之事。近來婚姻已經進步為戀愛，大概不必拜問了，但是幽會是十分適宜的，所以其中只有

一個淌眼淚的鄉下老婦人在紮鞋底，我們到處去瞻仰多時，最後乃至月下老人殿。沒有得到戀愛而已經年老了的我，不禁有點迷信起來了。萊蒂亦然，因此各人到竹筒裏去抽出一根籤。我得了三十七籤，用四個銅板向那淌眼淚的婦人買了一張籤條，上寫着：「妻也者，親之主也」幾個字，難道我的妻還要雙親來做主嗎？如此不落邊際的話，月下老人也未免過於近代化，然則那淌眼淚的婦人大概也因為一直是這樣的原故吧？正在猶疑間，兩位北方的闊老走進來，全是洋服，而且也有照相機，似乎文理精深似的，讀着每條匾對上的字，其聲帶鼻音，正是世界上各種高貴言語的特點。我們跟着他們出來，而還想在那荒蕪的園子裏多留連一會。太陽是已經斜掛西天了，空氣中也是濃烈的桂花香。於是萊蒂把那瘦得像雞也似的屁股坐在麻石上。我的意思要想走。可是前面有一對戀人走來了。男的跛着一隻腳，女的近視

眼。並排地走着，一拐一拐地，迷迷臍臍地，走到裏面去。唉！殘廢的幸福人呀！我甯可去掉一條腿！

我們問舟子還有甚麼地方可以去？他說或者是高莊。於是划子又蕩起來，蕩到高莊前面的一帶蘆葦之中。太陽越發西斜了，照得一切都是暖烘地舒適。可是我們忽然懶起來，打定主意不上岸，在船裏睡覺。身體不好遊玩也往往感到疲倦的我和萊蒂，把身體放平時，才覺到週身無限地舒適。仰望那深不可測的蒼天，俯視那清而見底的湖水，顯然已經不是睡在上海烏篷也似房屋中的情形，也不是住在各處大小旅館中的情形，也不是住在那個我稱謂極精緻的寓所裏的情形，那情形，是以青天作被頭，以碧水作褥子，懷中抱着太陽，用微風來說出我們心深處的情話，而且希望月亮來和我們戀愛的情形了，於是，恍恍忽忽地，迷迷離離地，我們將要在那湖山深處，草木香中睡着了。

舟子看見我們不動，將有永息於此的勢頭，說道：

『先生們，究竟怎樣啦？』

『沒有別的，睡一會覺而已。』我說。

『這樣好的天氣，這樣好的景緻，不上去走走，倒在這裏睡覺？』

舟子說。

『是的，我們願意在這裏睡覺。你不妨也在這裏睡覺罷。』我說。

舟子聽了這句話，也就抱着木槳橫倒了身體。

這其間我和萊蒂便發見了一個真理，這真理便是凡人一遇到放平時，就舒服，豎起來時，就苦惱，推而遠之，深以求之，便知道只有直行動物苦惱，凡是橫行的動物都舒服，你們看，在宇宙之間的一切衆生之中，有那一種動物和人類一樣豎起來走路的呢？又有那一種動

物比人類更苦惱的呢？

太陽將要和北高峯巔銜接了，湖上清風不禁涼起來。舟子說：『回去罷。慢慢地搖到旗營時，太陽正是下山的時候了。』一聲槳聲湖水響，便又把我們豎起來，於是坐在船中的紅紅的夕陽光中，看着岸上的紅紅的夕陽光中的旗營，色彩正在千變萬化的湖水，把我們的船蕩到已經拆去的錢塘門去了。

這晚上，我們在粥店裏喝了一點粥。

第二天醒過來的時候我自以為很早，其實已經中午時候了。隔夜吃的稀飯裏面放了一點白糖，受過酒和河蟹的傷的我的舌頭已經不復發毛了。精神也已經不像昨日一樣萎靡，所以看見紗窗外面的日色愈加鮮艷。深嘗失眠的痛苦的菜帶，當我未醒的時候沒有叫我，所以使我

醒得這樣遲。這時我聽得他又在和主人說着客氣話，看見我起身，便用熱水壺裏的開水沖出兩碗牛奶來，原來他半年之前在杭州買了而沒吃過的兩罐飛鷹牌牛奶，依然原封不動地放在抽屜裏呢。

我們急於要出去。娘姨端來的稀飯也沒有心思吃，只把青花盤子裏的醬牛肉吃了幾片，便又走到街上去，需要去拜望的萊蒂尚有一位周君住在一條巷子裏，我便又只得跟着他去走人家，周君住在一間朝南的樓房裏。我們走進去時正坐在太陽光中編講義。坐下之後萊蒂和他道寒溫，我則仍舊不說話，但是看到周君房中的一種教員宿舍中的陳設，不得不使我回想起當年在湖南當教員的情形。韶光如駛，我自從和五六位先生全時被長沙第一師範的學生驅逐出境以來，到如今忽忽又將六年了。這六年中之可以告訴別人的，只有多走了幾處地方，多鬧了幾場病的事情，然而多走了幾處地方徒然使我感到種種的幻滅，備

嘗世事之艱辛，深識人心之險詐，在這地大物博，人心稠密的東方特有的一塊天幕之下做人，那能不使人早衰而時常鬧病？想起來，倒還不如當時墊居那島國之濱，嘗那異國之寂寞的時候呢！夫異國人之欺我僑民，理所當然，同胞們又何以如斯之互相吞噬呢？豈尼采之超人哲學，獨深中吾邦自私之人之心，而又莫妙於先向近處發展？抑俱因食色不遂，乃變爲H. Steiria也耶？

與周君行告別禮出來，免不得又到了旗營。昨天坐了半天船，臨水處的幾處名勝似乎已探訪殆盡。環湖而駛者有長途汽車，在上海幾乎每天被電車拖帶的我們這種從鄉下去的都會人，還沒有在幽林芳草之間用機器來走過路，我們就走到汽車站的門口。在我以爲是一根電綫桿子上掛着紅牌子的汽車站，不料却是和十六舖賣輪船票子的小輪船局一樣的存在。十來個人都坐在那裏說着那南方官話的杭州語，告訴我們汽

車要等他們吃過了飯才開。我們勢不能一直站在那裏看他們吃那杭州白米飯，於是只得叫了黃包車，拖着我們兩個身重俱不滿百斤的兩個強健的車夫，提起他們那肌肉之發達不亞於田雞的兩腿沿湖疾走。經過湖濱旅館門口時，我從那幾株植立在湖濱公園的樹隙中望着對面一線青山與受朝日之光而閃閃發亮的湖水是絕妙一幅 *Color* 的風景畫，惜乎我沒有帶畫具，只好光着兩眼讓牠抹過去；但我終不明白近來那些因圖省力而作那些越不像越好的畫的畫家們，爲什麼偏要鑽到裏面去畫楊柳樹，而那些傘也似的楊柳樹又不幸而被他們畫成了蒲扇！

萊蒂曾經在玉佛寺養過幾個月的病，告訴我說那裏也有座玉佛是唐代物，我因想看這唐代的玉佛，就叫車夫從裏湖走。裏湖水淺，以秋草鑲邊的一線官道，蜿蜒於許多庵堂廟宇之前，另一面，浸在水裏的有無數殘荷之葉，開亦有細小的芙蕖之梗。太陽正懸掛在本來雷峯

塔的南屏山上面，透過霧也似的空氣射過來，各種葉子上面都閃閃也似的銀白，嫩得像浴後的女人的大腿上敷着爽身粉。一灣清水間，有一隻破船留下半截屍骸。樹蔭下，兩個年輕人在那裏釣魚。車行不久便至玉佛寺。人躬身而入，受了車子的顛，屁股將發麻的我們，不禁蹣跚而經甬道，過石橋而至壯麗的大殿。大殿中清寂幽涼，正如想像中的西天佛國，我乃憶及十五六歲家庭中聽祖母談講書取經時。也想起家鄉南門外的十方庵，和同了父親一起到庵中敲和尚的竹槓吃「總督麵」的時候，事情是去得很遠了，我的父親仍然是那樣的父親，唯有我這兒子恐怕已經沒有做父親的希望了！父母呀？貧不能娶妻的我。請莫責我以不孝，葉氏門中的香火，請掛皮帶懸徽章的仁人君子去接續吧！大殿上金碧輝煌，六尺來高的玉佛盤坐在透亮的玻璃櫥裏面。這是一位觀世音菩薩，天然妙目，正大仙容，雕刻者可以算

得一個拜術家，在冷的白石上能夠發揮出熱的肉感，不禁使我的心房怦怦地躍動。聽說住在此地的幾位高僧，每天要燒香拜燭來向她頂禮膜拜，這一種宗教的安慰，於心理變態上或者也有好處也有壞處吧？

從玉佛寺拜來之後車子仍然向前進，兩個車夫都可以算得良善之人，或者也因為受過湖山的陶養，一路奔走一路口出村言，愚笨中都深含着詩意，我想如果他們能夠用筆寫出而并且投稿到雜誌上去，這便是其無數的新詩了。做一株楊柳三朵桃花姊妹妹妹的新詩人呀，你們趕緊來和他們連絡連絡罷。兜過拜山之背，道經徐錫齡之墓，蘇小小之墓，武二郎之墓，秋瑾之墓，那一種凡人免不了的懷古之情俱各以或悲涼或雄沈的力量來打擊我的心房，但我這樣感受的能力確乎比從前薄弱而且沒有系統多了。遙想八年之前，我曾和一位周君在西泠橋

畔的一家茅店中喝村醪，那時的我是希望自己成就一種人物的，而現在如何，不要問自己，就是那酒家的一對因討長髮賊而流落於此的湘中夫婦又到那裏去了呢？怕不是長眠在白楊之下了嗎？而這許多死人，有的可以豎紀念碑而熙彰百世，有的就所謂與草木一同腐化了，人類真的能夠平等嗎？吃着價錢比葷菜還要貴的蔬菜的托爾斯泰，你這靈魂高潔的享高壽之人啊，你得到的名譽終究比不幸者們大得不知多少倍，而且你那發揮你那天才的學識，也是靠着你那富有買來的，有許多貧寒的子弟，又何從去讀書識字，何從提起筆來寫文章，而名之曰以深切的同情心來替全人類說話呢？

我們的車子從岳廟的後面忽又在平陽的大道上走着，這是新闢出來的，記得那山崖水陰，樹木叢雜之處，我在那裏作過一張畫的呢！而今我是爲着一粒米一粒米的原故不得不終日絞腦汁了，所謂藝術者

也只好讓一天到晚望櫃子的人去鑽求，讓他們去磨出那帶有金子的光錠的天才吧！

沿路遇見背負重擔的老翁，手攜稚子的婦女，車夫一面流着汗一面殷勤和我們說話，不久便至靈隱山門口。從那兩行參天老樹間的碎石甬道走去，過春淙亭而經冷泉亭，終而至大雄寶殿。巍然的大雄寶殿的前面縱然還有大香爐，我們却一逕來到羅漢堂。深邃的羅漢堂中烟氣氤氳，是許多母親把她們兒子的錢來做這慈悲的布施，而和尚就在旁邊合掌稱善，笑逐顏開。五百位頭角嶢嶢的羅漢則永遠做出那不壞金身的神氣，各各毅然坐在各人的地盤上。有人說，凡人在這裏，必能尋出一個像他父親的面貌，我也就各處尋起來，終究在一個角落裏看見一個略略相同的，但是，如果我有兒子的話，那末我又像其中的那一位呢？瞻仰已畢，重新出來時見有和尚而兼賣觀音草者，諄諄然

說觀音草能夠治吐血病，我希望自己不要到吐血的地步，終究沒有買。於是走出山門，門外石橋上忽見四脚蛇數尾，其狀如守宮，聞人的腳聲向亂草中疾趨而去，旁邊有一個老頭子說這東西毒極不堪，而且要用尾巴掃人的耳朵，我聽了不禁毛骨悚然，忽又想及一些人們的面孔。冷泉亭的旁邊有一個水菓攤，我和萊蒂各吃了一隻生梨。至一線天，黝黑的石岩中跌坐一個老和尚。昨天在白雲庵碰到的兩位北方闍老又在這裏遇見。老和尚便拏了一根黑漆竹桿點在頭頂上的石隙中，說是可以看見南海觀世音。北方闍老似乎要中計了。我們却走過春淙亭，上一家飯館去吃飯。那天興緻很好，便又喊了一些酒，下酒的仍然有醉蝦，還有醋溜魚。飯後出靈隱，驅車於叢林茂草間之羊腸小徑上，遙望遠近各處，青山綠樹，秋色正酣，日光橫射於郊原之上，如行於谷訶之畫之中。車過荒村，在轉灣處撲出一個丐婦，懾懾然向我

們討錢，車行太疾，我沒有來及到袋裏摸銅板給她，復又猖獗出罵之聲。在深山中聽到這罵之聲的我和夏萊蒂，不知道什麼原故心裏感到說不出的恐慌。我們像朝山進香的人一樣幾乎見佛必拜，看見一座廟，便又走進去。這廟的名字現在忽然記不起來了，其外觀也與其餘的廟大同小異，院中有兩株很大的金桂樹，但其香味却不及普通的桂花濃烈，甚矣，樹木亦不徒講外表也。廟中正有齋事，許多的男男女女在搶蔬飯吃。大殿上頗形頹廢，一廟之主相貌如城隍菩薩般者却坐在東廟房。峨冠博帶，俱是新製起來的衣服。旁邊尚有一位菩薩太太，托了她丈夫之福也是簇新的鳳冠霞佩，繡裙下露出三寸金蓮，粉袖外伸着纖白十指，面上笑容可掬，像在慶幸她的命運。從那處到後面，有一處近穴洞似的所在。借着那蠟燭之光我們走進去，不禁令我大吃一驚，在那幽冥的黑暗中，右邊立着無常，帽子寫着「一見生

財」。左邊立着摸壁，帽子上寫着「你也來了」，正面還有一個青面獠牙鬼王做着擲鐵餅的姿勢。兩旁邊，塑出了十八層地獄，許多幾寸長的小鬼在做慘無人道的工作，想來現在一般所謂的祕密工作也有點這樣情形。從這毛骨悚然的地方出來，我們午時覺得下部有點緊張了，於是買了那包香燭的黃紙，來到一家古墓道的後面去走動。「走動」不過是雅人的語氣，其實是在那桑園裏面高聳起金臀來。在這清雅的地方大便，非但不覺濁臭之薰人，反而聞到幽香之撲鼻，不論他是租界上的公坑所，便是那裝自來水的白磁外國馬桶又算甚麼東西呢！

從這裏車子到石屋洞，石屋洞裏面並沒有什麼石屋，也不是洞在石屋的裏面。洞極淺，不足奇；但洞的外面却有寬敞的廟宇，和尚在這裏獻茶，佈置得十分清雅，竹籬外面有蒼松翠柏，清風飄然。我們稍留在一副紅漆座頭上，一位年輕的和尙替我們佈瓜子，談興頗豪，

他自己說是荊州人，又硬認黎元洪爲同鄉。萊滯不能不和他敷衍，我則仍然緘默着，有一隻花貓媚人似的爬到我的大腿上來，增加了這個地方的清趣。結末付了四角錢香資，與和尚作別了出來，再奔水樂洞。

水樂洞令我聯想起水簾洞，在南山之腰，車子不能夠拉上去。只得請車夫作嚮導，我們徒步走上去。原來是一座半新不舊的僧舍立在有石砌圍牆的院子的一角，而水樂洞便在旁邊。從巨石的隙縫中走進去，經過一條石板橋到一個石頭穹窿的底下，在那裏擺着兩三張桌子，也是預備遊人到此地來喝茶的。從那裏再進去深不可測。車子替我點了燈，大家偃偻着身體走進去。兩旁巖石危然，空氣陰森澈骨，走了一百多步才到洞底，一路上聽得急流作鐘磬之聲，又像萬種樂器之合奏，不知道這聲音從那裏發出來，到了洞底才明白是一條山泉正

在我們的脚下，却又是從後面山上飛滾下來的，要不是洞底用亂石堵住，人們還可以一直走進去而遠至於無窮呢。從洞裏面來時和尚已經給我泡好清茶了。和尚是關外人，手裏捧着一本三國志，身穿淺灰色夏布僧衣，脚上是長統的布襪，又登着一雙黑皮鞋。用這麼一樣不三不四的神氣，給我們說水樂洞的歷史，他說這裏本來算得南山第一名勝，遭了洪楊之亂，直到如今纔不及別處繁盛的，說的時候大有不勝感慨之至的勢，正像一個藏萬卷書的學者碰不到買主的一般，所以那右邊的石上已經貼着一張黃紙，上面說着募捐重修水樂洞的事由。我們正在談話的時候有一羣男女走進來了，自六十多歲的老翁起以迄於十七八歲的小姑娘，俱欣欣然而有喜色，大概因為生活安定的原故，所以都比我們健康多了。坐了一會看看時候不早，因為還要到烟霞洞去，就再給了四角錢香資，走出院子來。問車夫從那裏到烟霞洞還有

多遠，車夫說只有半里路了。「只有半里路」在車夫當然藐乎其近，而萊蒂却不禁嚇得嘆了一口氣，唉，二十幾歲的我們呀，照這種情形看來還有幾天的前途呢？

烟霞洞在水樂洞的上面，一步一步從山徑爬上去，十幾分鐘便到了。山坡上有女子在那裏賣茶葉蛋，也有酒。萊蒂說要吃酒，於是一個女子便向他嫣然地笑了一笑。但是我們沒有留在那裏，一直去看煙霞洞。在西湖的許多洞中最負盛名的烟霞洞，其實比水樂洞差多了。跟着我們上去的還有許多人，沒有一個不露出失望的神氣。天已垂暮了，一行人從新沿着要來的道路下來的時候，山谷中早已起了炊烟，紅日也橫在松林的後面了，只見遠山青翠，暮色蒼涼，便在這麼一種遊倦了的情景之中，我們重新坐上車子。

於是車子又把我們從湖南的一條平坦的大路上拖到了旗營，旗營

已經是萬家燈火的時候了。

兩天之內我們還沒有去拜訪杭州的城市，給了車錢之後我們由青年會一帶走到清和坊。在排列成行的許多綢緞店的門口走了一會，萊蒂爲的要酬謝那房主人的殷勤的招待，去買了一點禮品，又買了一包茶葉。我一直像和人們不發生關係，什麼都不覺得需要買。和萊蒂再到兩家書坊裏去參觀了一會，也不覺得需要買什麼書。於是在沈沈的夜市之中，再走到旗營粥店裏去吃了兩碗粥。在粥店裏碰到兜賣香烟的少女，禁不住她們的嘮叨，便又買了些香烟，時間還早得很，遙望西湖還躺在半明不暗的霞光之中，我們再到湖濱公園去散步。慢慢地在湖邊上走去，看見了無數優遊暇豫的杭州人。也有戴着價錢便宜的帽子的教育界中人，也有穿西服的漂亮少年，也有安分守己的學生，也

有似乎在用心計的女子。面朝西湖的一排椅子，早已坐滿了這般人們了。在他們的後面便是那個所謂湖濱公園，雖不寬而極長，以鐵欄代替了圍牆，既在西湖旁邊還有這麼一個公園，有花有樹的事情自然不消細說，不過裏面居然還到處高聳着兩尺來高的假山，與北高峯遙遙相對，不知道虧了那一位園藝家的巧奪天工的佈置，以及地方行政者的一番不惜虛耗民財的雅意，才弄出這麼一個比西湖玲瓏精巧到不知道多少倍的游憩的地方來。這種補造物之不足的精神結構，實在不得不使我們這種愚笨的人吃驚不已，所可惜者其中尚沒有開掘一個小小的池湖以與西湖相對抗；然而亦歎觀止矣！

夜來了。烏黑的天際又閃出了燈光，觀了半天西湖的落照的人們多半回去吃晚飯，換來的是說知心話的另外一般人。在我們坐的椅子的右首，便有兩個女子在囁囁私語，那一副近乎同性愛的動人的情

味，徒給我們這種孤獨者以天涯淪落之悲。聽得了岸邊的一種汨汨的似乎是湖水的嗚咽之聲，我們的游興便索然而倦了。不得不從椅子上懶懶地立起來，和萊蒂向錢塘門的舊址走去，回顧那寂然的山水之間，只見國立藝術院的一線熱鬧的燈光，浮於西湖的淺薄的水面之上。

又是一天的上午，便辭別了那位對於我們盡了招待之誼的寓所的主人，帶着萊蒂的幾件行李，到了城站，在城站的一家麵館中吃了一頓麵，便去趁一點多鐘的火車，雜在許多觀了潮回來的先生太太之中，回上海來了。

我們這一趟短短的旅行便又這樣忽然成了過去的事情。用在我是又在生活緊張的上海空氣的裏面掙扎了。當我們從北火車站下來，那

些兵士查問萊蒂的行李的時候，兩天裏在西湖吸足了的新鮮空氣便又在憤怒之中消滅得無影無蹤，重濁的煙煤的氣味就重新充滿了我們的每根血管，受到這種免不了的災厄的自然不單是我們這種沒出息的人，我們又不得不重新在都會裏面開始我們的無聊的日子要再得一兩天苦悶中的享樂，只好待諸異日了。

最可憐的是萊蒂近來忽然又病了。終日躺在三個月之前買來的一張小鐵床上。他是這麼的孤苦，去看慰他的，除了我這個和他差不多一樣孤苦的人更有何人？所以我這兩天每天晚上睡在他這裏的地板上。從安東又來了一個和我一樣的，我的朋友方君，又每晚睡在我的旁邊。氣候是逐漸寒冷了，我希望再不要遇到兩年前的那種日子；至於生活要過得怎樣的快樂，已經完全不在我的希望之中，只希望一些差強人意的往事，不要在我們的記憶之中失去罷。

一九二八，十，寫於上海

到溧陽去

夜已深，我點上了蠟燭，獨坐在這被許多人稱為鴿子棚的小房中，面對着空無所有的冷冷的牆壁，而這牆壁上因為前一個月的大雨，從外面滲進來的雨水把石灰浸濕了，於是便變成了黃色，而且像人們生着瘡癩的一般，成了那種不堪設想的情形。蠟燭的光無論牠怎樣的耀着，這在這種時代的落伍者看起來，縱使像那些老前輩一樣在那裏發牢騷，然而終究趕不上電燈。有甚麼辦法呀！不要說是白蠟做起來的牠，便是這個有血有肉的我，也是無可奈何的。我對着牠的光，縱使用我的老法子自譬自解說古時的人都點蠟燭，而這蠟燭的光亮確也是十分幽靜的，可以不使視神經受強烈的刺戟，也可以養成恬靜的

心情；但是有用嗎，我心裏終究淒然得很！

一個人獨坐在這裏，外面聽不見一點人聲，那房東，大人以及小孩子，在白天是鬧得我覺也睡不着的，這時候都不知道到那裏去了。「夜」確乎是可怕的，牠把這人間的生的現象吞沒了。唉，深夜是何等使人們生出種種的幻覺來呵！這時候我將要疑心到一切都是虛假，充塞乎宇宙之間的都是瞬間的幻覺，幻覺的連續而已。但是我又明瞭的存在，而且能夠感到孤獨。這時候，感到這樣孤獨的也非止我而已罷？在他們，或者在生的渴慕中正需要一點愛情的援助，獨獨我是已經不敢希望這個的了。我只希望有一個男子來和我談談天，不必討論那些高深的學理，說些無聊的話也就罷了；然而這男子也是不可得。唉，縱使有，朋友又有甚麼用處呢，徒然增加隔膜，造成雙方的嫉恨而已，人始終是孤獨的！

連日失眠，今天一直睡到下午四點鐘纔起來。剛起來的時候，房裏的牆壁上還有一點輕淡的落日的殘輝，但是等到穿好衣服的時候天便晦暗起來了。無疑的，這是已經夜了。於是我鎖上了房門走出去，走到黃昏中的大路上。我到那裏去呢？肚子裏是空着，寒風又是這樣緊！依着大路的進展，我向前面走去，依着平時走熟的路，到赫德路去看S。S是病了，一連幾天早晨起來總吐一口血。

「今天吐血嗎？」我進去了之後說。

「怎麼不吐呢！」他說；由於咳嗽的原故，他的嗓音變成另外一個人了，電燈照着他的臉，却仍然是一層洗不去的灰暗的油光，他那鬍子，那眉毛，那頭髮，似乎已經併在一起，又似乎分辨不清了。

「你吃過了飯嗎？」他慈悲地說；在這種情形之下的他還要顧到我，令我心裏淌出了眼淚。

「沒有。」我說。看見那放在檯上的一碗他沒有吃過的冷飯，我端起來吃了，因為實在餓得慌了。

唉！我不能不感激他們，Y君昨天還出兩角錢請我在天津館裏吃了一碗炸醬麵呢！

S在檯子前面電燈光下立了一會，看我吃了那碗冷飯，蜷伏到床上去了。被頭胡亂蓋着他的身體，頭便倒在枕頭上，眨着他那發出青光的大眼，在想甚麼了。

「我的母親病了，我心裏亂得很，……」我說。

的確是，因為前幾天我的一封家信沒有寫得好，把我的母親急病了。唉！貧困在家中或者也在吐血的母親呀！我把什麼做盤纏回去看她呢？

「……」S不說話，又乾咳起來。

「S！」我說，「你還是回松江去，雖則你的哥哥和你不大對，他無論如何總要照管你的，我們到這步田地，不能掙硬氣了！」

「……」他仍然不說話。

後來他說起了F，腿 upper 上生着瘡的F今天還在他那裏拿了一塊錢去。我便又從S那裏出來，去看F去。F是我在奉天時認得的一個朋友。當我一個人在奉天的時候只有他能夠稍稍安慰我的孤寂。他的性格大略和我相合，所以還和我合得來，但也因為和我的性格相合，所以和我一樣糟糕了。前幾天他從安東到上海來投奔我，從輪船口上岸的時候身邊已經沒有一個銅板，好容易找到我住的地方，但我也只好陪他在馬路上走了一晚。因為S有了病，我每晚睡在他那裏的地板上。把我當做好朋友的F就每晚睡在我的旁邊。他終於今天拿了S的一塊錢去，我又沒有法子幫助有病的S，我對不起S，也對不起F，

然而有甚麼辦法呢？我還對不起我的母親！

我又從赫德路步行到新開路去，找到仁濟里 1736號的樓上，看見 F 躺在一位同鄉的行軍床上，身體伸得筆直地，是忍耐着腿上的瘡痛。我見了他沒有話說，他也只好默默地。有一個披着長頭髮穿着青長衫的怕是他的同鄉吧？也默默地坐在牕口。我去看看 F 也只好這樣去看看他了！況且我心裏亂得很，想起我的母親。我在那裏寫了一封家信，驢母親說過幾天寄二十塊錢回去，並且要回家去看看她。寫好了那信我在他們那裏轉了一個咕嚕，便又只得出來了。走到卡德路，把那沒有貼郵票的信塞進了郵筒。萬事到這一步，只好盡我的心，做到那裏是那裏，如果郵局能夠把這信送到我的家裏，讓他們去罰郵票罷，反正我們家裏是那一副樣子，罰與不罰都一樣！

我不能不需要一間房子存身，這樣我又從聖母院路一帶走回來

了。

一天到晚做些甚麼事情呀！我近來的生活變成了這個樣子！我的朋友又都是這個樣子！不分日夜，不管飢寒，這還像人的生活嗎？然而我們喜歡這樣的生活嗎？唉！當我十七八歲的時候，便往往會想到我們中國遲早總有餓殍載道的一天，照這樣子下去，怕要應着我這倒霉蛋的預感了！

坐在這裏，回顧我的床上我的被頭是那僅有的一條而且薄得很，天氣逐漸寒冷了，我的外套還在當舖裏，胸中湧動着這些莫解的愁絲，使我憤怒而沒有辦法，幾乎萬念俱灰。唉！像我這樣的人現在正多着哩！而且還有比我更壞的像有病的 S 和 F，而且像他們一樣的那些人也還多着哩！這是命運嗎？用火也似的眼睛去瞧着那些住洋房子坐汽車的人罷！

然而我這目前的淒涼的深夜怎樣過去呀？過去的事情都已過去了，未來的事情還沒有來，我如何來消磨我這剩下來的無可奈何的光陰呢？我且沉沒到回想去罷……。

也是這樣的一天，比現在略早的黃昏，我剛從外面回來的時候，只聽得那現在已經死了的王八爺在樓下喊着說有人要會我。來會我的是一年沒有看見的老同學陸一勺君。陸君在很久以前和我同在上海西門齷齪的華界的一個學校裏念過書，後來又同在北方做過事。因為政治的關係，他先我逃到南邊來。他那身軀高大而胆氣細小的天真的性格常常使我思念不已。當我和他一樣從北方跑到南方來時，在上海我曾費了一個禮拜的功夫去找尋他。其結果都歸失敗。有些人說他到四川去了，又有些人說他回他的家鄉溧陽去了。在這兩個消息之中後面

一個成了確實的事情。當時他正從溧陽到上海，他又特意從大新街一帶熱鬧地方到這冷落的西愛咸斯路來看我。僅僅一年沒有見，我看出他的身體發了福，高大的軀體上的肚皮又向前面挺出來了。穿着短褲，像煞一個革命家，提着皮包，又像煞一個政客，戴着眼鏡，又像煞一個教育家。我們見了之後便握手，握手之後便又走出去。天氣是確乎由夏天變為秋天了，又由新秋變為深秋了，從北面吹來的風在黃昏時候令我感到衣衫之太薄，但唯其因為感到衣衫之太薄乃覺得天氣之可愛，剛從炎炎的夏天過過來的人是沒有一個不忘記冬天的寒冷的。我們在拉都路口乘二十二路的公共汽車到大世界，又從大世界走到大新街他住的上海旅館中。和他同住在一間臥房中的還有一位他的同鄉陶鎔成君，從睡夢中醒過來和我通姓名。陶君這次到上海來的目的是考大陸大學。從北邊革命革到南邊受盡了飢寒之苦而尚沒有得到

一官半職的陸一勺君也有進大陸大學研究社會經濟的意思。既然想進社會經濟科的他，便在不常到上海來的陶君面前做出老上海的樣子，表示對於上海的社會來得十分熟悉了。他立刻想出去逛四馬路。我的意思却在高長興的白酒。陶君什麼都贊成。三個人便走到四馬路的高長興。六碗黃酒三碗鹹菜肉絲麵之後，就沿着四馬路的走道有意無意的走起來。那些直立在街心而預備橫倒了做生意的苦不自知的女子們，並不因為我們而增多，也不因為我們而減少。陸君風流豪放起來了。跨着他那紳士式的步口，伸出他那釘鉞似的大手，就到她們的腰背之間去捏起來。看見了胆小的人喊「來噓來噓」的她們，遇着胆大的陸君卻躲閃起來了。陸君於是放聲痴笑，一拐而走到石路，又由石路拐到愛多亞路上來。這樣拐來拐去，免不得拐到衙堂裏去了。

陸君陶君都是溧陽人。我却不知道從甚麼時候起和他們溧陽人發

生了密切的感情。也許因為另外一位許君曾經看錯了我的性格而想和我結郎舅之親的原故罷？想起來，我真對不起許多朋友，當三年前，在那荒涼的奉天教書的時候，具有俠腸義胆的許君因為看不過我那種孤寂的神氣，幾次三番要把他的妹妹介紹給我。爲了這也逼我去照相，爲了這也把他妹妹的照相寄給我看。我不是不知道他妹妹的性恪賢淑，我不是不知道他們家裏積德累功，在當時我那感傷已極竟至常常萌自殺念頭而一味自暴自棄的時候，確也需要他妹妹那種溫良性恪的安慰的；只因我覺得前途的生活毫無把握，加之我自己知道生來帶着這種孤乖之相，已經辜負了家中父母的一片愛子之心，再不願去害別人家的男女了，所以終於拒絕了他的好意，便這樣一直孤獨下來了。

我們拐進了衙堂，又從衙堂裏拐出來的時候，我望着那可愛的陸

君的虎也似的闊背，忽又想起了一向顧慮着我的許君，便動了到他們溧陽去的念頭了。

「老陸，我同你們到溧陽去玩幾天好嗎？」

「那再好沒有了，你應當到我們溧陽去走一趟呢，這時候，老許的妹妹也在家裏，一些人都在家裏，你去玩幾天是再好沒有的了。」不知道什麼原故，大概因為不時坐輪船坐火車到處飄流的原故，我近來看得這世界小了起來。又彷彿像遊玩民族一般，到處可以爲家。我租在法租界的那一間房子，看來也是爲寄存一些東西似的，我吃飯睡覺的地方仍然沒有一定，往往三五天不回家。既是這樣一種居無恆地的生活，所以旅行之於我倒也不成爲值得打算的事情。並且我常常想，在這物質文明，世界交通的時候，尤其當我們中國這樣亂離之際，我們這般本來無產的人最好糾合了一些同志，像吉卜西民族一

樣到處去流浪。如果是一個人的話，像我這種常常失業的人，——別替別人顧面子罷，現在誰不是失業的人呢！——反正別人未必造好了房子燒好了飯等你去住去吃，那末與其住在一處地方做文明乞丐，還不如去闖蕩江湖爲妙，何必要計較旅費呢？——何必要恐慌生活呢？便是你不買輪船票火車票，其結果也不過受一番奚落罷了。

當夜便在他們旅館裏住了一宿。第二天下午三點多鐘我們便上了滬甯火車。全中國的火車恐怕要算滬甯火車最好，但也恐怕要算滬甯火車最擁擠。我們便像上了榨床的一般，擠坐在許多蘇州一帶的老百姓的中間。正當那汗流浹背的時候，坐在我對面的一個乾枯的青年忽然變成了我的學生。這也因為他在模糊之中叫了我一聲先生之故。繼而令我辨別出他是五年前我在長少教過的學生。這種到處遇到面熟人的事正足以顯出現在我們中國的人沒有一個不在流浪漂泊，這種到

處被別人尊爲先生的事正足以給我一個老了的證明。當這我和他遠別重逢的情況之下，從他一片長沙土腔的談話裏面，我便更明白地得知革命以後的湖南的一種紊亂的現象，我知道我從前教過的一般學生，十分之中倒有五被目爲共產黨而殺去了。這一般被殺者的面孔，我還依稀能夠想得起來。我不是曾經看見他們一個一個面白體壯地坐在課堂裏靜靜地聽講的嗎？現在那每個曾經聽過講的腦袋不知道都埋葬到哪裏去了呢？唉！人命真如草菅，死者已矣，我們活着的留心着肩上的吃飯傢伙罷！

雖然我的家鄉在滬寧路綫的附近，滬甯火車是我久已沒有乘坐了。火車一程一程進行，這曾經做過戰場而也已經大加改過的滬甯路綫一帶的情景，看起來那副頹敗的樣子更加甚於從前了。火車在每一座月台上停下來時，雖則很有些帶呢帽穿外套兩手插在袋裏而像在努

力做出一副外國紳士神氣來的人，實則他們那油光煥發的面孔，正足以表示出他們府上的一片骯髒的情景，不要說別處，就是那講究吃零碎東西的蘇州城裏面，怕還不是在大街的轉角之處排列着露天毛廁嗎？怕還不是花生殼橘子皮撒滿在許多茶館裏的泥地上嗎？在夏天，怕還不是大家赤着膊滿街都豎起許多肉屏風來嗎？在冬天，怕還不是在老羊皮袍子上拖着白的鼻涕，黃的濃痰而嘴裏便噴出蘭州水菸福建皮絲的黃烟來嗎？這種老大國民的劣性，這種退化民族的窮景，似乎因為牆壁上寫着藍底子的白字而更其來得厲害了。曾有看了芥川龍之介的支那遊記而憤火中燒的人嗎？你們那憤火把揚子江中滾滾東流的濁浪去澆熄了罷！

車到無錫的時候已經是六點多鐘了。經過一些兵士的檢查，由月台上的軋票口擠出去時，遙望那新世界屋頂上的電燈正炫耀在沈沈的

夜色之中。在那裏拉黃包車的多半是本地人，所以不至於聽見刺耳的「江北無錫話」。我們以高大的陸君做了開路神，一路沿着黃石馬路到梁溪旅館裏去投宿。

梁溪旅館算得無錫最老的旅館，所以那用以藏躲臭虫的紙牆木壁上也已經生着老邁的皺紋了。茶房用銅聲也似的無錫話來招呼我們，結果便攔我們安頓在一間一塊錢一天的臥房中。陸君豪於食，在這時候他那偉大的肚皮已經寬弛了。坐未暖，他便攘臂大喊說要吃夜飯。陶君曾經在無錫第三師範學校裏念過書，以老無錫的資格把我們引到一家粥店裏。雖然是粥店，却也賣麵飯。於是我們吃了麵，那陸君便吃了肉絲蛋炒飯。飯後出來，蹣跚於幾丈長的熱鬧街市上，見較暗的地方也有排列成行的女子。陸君又要風流豪放了，然而陶君說身邊的鈔票不夠了，便終於大家掃興地，只得回梁溪旅館去睡覺。

清晨起來，由牕外吹進拂拂的涼風，一碧如洗的蒼天，正足以使人加倍感到秋季之可愛。往溧陽去的輪船八點鐘駛行，等陶君到城裏去借了錢回來的時候，我們就趕緊別了梁溪的櫃房到輪船上去，不久之間輪船又別了那兩座高聳而對峙着勉力替無錫遮面子的新世界知無錫飯店的洋房，在寬闊的河道中向郊野中駛出去。無錫汲太湖之流，河道寬廣而水清見底，只見碧水中萍藻蒼鬱，游魚往來，別有一番天地，也許真有水晶龍宮在那裏邊，也許那些蝦兵蟹將龍王河伯之類也正在爭地盤鬧主義呢。船開之後，我和老陸貪愛朝日的和煦之光，一同蹲在船頭上的甲板上。輪船逆風而行，秋日減其熱度。兩岸稻色蒼黃，除了成見看起來也大有太平盛世五穀豐登之概，所可惜者便是時見頹垣破壁，斷枝枯樹夾立其中，正在說明這無愁的世界實在受過殺人放火的兵匪之患。錫山，惠泉山峭立在青天白日之下，在朦朧的空

氣之下彷彿帶有愁眉不展憂國憂民的神氣。山上時時閃出白色，自然是富有人家的墓舍，我因看慣了北部的荒山，幾疑心牠是山上的積雪。

總算靠着路程不遠，船票便宜的原故，我們居然買了官艙票。坐官艙的確也不止我們三個人，我和老陸入艙中時，裏面已經是羣賢畢至少長咸集的情狀了。而這所謂官艙者原也不過和上海的亭子間一樣大，又低又悶的船艙裏，四面放着幾張櫃，中間一張預備客人吃飯的檯子上放着一把紫砂茶壺。客人便圍着這茶壺，大家談話了。這中間，有的大半是溧陽人，然而也有宜興人，竟也有一兩個似乎已經變成上海人的人。旅行真是可以使人們暫時忘記搶飯吃的事情的，在岸上互不相識的人，也都成了一時的談友了。然而這裏面也顯然分得出種種階級，其階級可以從各人談吐的裏面聽出。而且有一兩個大概是

從上海榮歸的人，穿着紡綢短褂而又褂着鍍金鍊鍊的，他似乎看不起旁邊一般土頭土腦的同鄉，早以已把雪白的手巾墊在背皮底下，橫下身體而佔了幾個人的地盤了。人是確乎不能不到大地方去走走的呀，所以一班遠涉重洋從外國回來的人可以隨便說話，而且常常在南京廣東走動的人當然更有勢力了！

船過宜興時，客人吃飯了。兩角大洋一客的飯原來是兩葷兩素再加一碗白菜湯，八個客人圍着圓檯吃，帶金戒指的手便拿着竹筷緩緩地伸出來。我立着吃，大家似乎以為我的後部生着東西了，於是大家注意而且疑心。然而我却又在注意別的人，我看見一個穿中山裝的學生模樣的人，正悄悄地從口袋裏摸出一個瓶子來，又從瓶子裏倒出丸藥來悄悄地塞到嘴裏去，那是甚麼藥？不是療白濁的 Santal micy 嗎？哈，感到性的苦悶的學生呀！你不幸而也罹了這種病！然而你倒也不

必這樣秘密而慚愧，還有你們的許多同學在燕子窠，花煙間裏哩！安心罷！

過宜興，過和橋，客人逐漸減少，但談鋒却變得緊張了。因為那時溧陽正鬧着大刀會，而大刀會竟有鋼筋鐵骨槍砲不入的神術，所以已經殺人如草芥，而且砍了許多官兵了！於是一位肥極而分不出項頸來的商人說：

「好利害，真有這樣的本領，倒可以去和日本人開仗了，我看不如把他們招安，編到官兵隊裏去打衝鋒。」他的鼻子裏像上海的自來水管一樣終年終月漲滿了鼻涕，所以說話的時候便空空然響起來。

「我親眼看見的，兵放排槍也沒有用，用手一撥子彈就雨點般落地，一跳就到了你的面前，際的一刀，你沒有看清楚的時候頭就下來了。」一位穿嗶嘰單衫的人說。

「這是金鐘罩，也就是縮地法，從前八國聯軍進京，扶清滅洋的義和團就用這個戰勝外國人的。輪船上的「押站」也加入談話團體了。」

但是輪船沒有多少時候就到了溧陽了。

當上岸的時候，立在船頭上，第一眼所得的印象，這溧陽也和我的家鄉的景象差不多，便是許多破舊的房舍立在河岸上，圓洞的石橋伸出兩條腿，模糊的燈光中，許多削瘦的人影在擠動，而許多水蘂攤上的柿子香蕉之類，便在洋油燈光中耀出紅色黃色來。不過溧陽的河道却是一個什麼湖——誰記得是什麼湖呢，在這個緊張的時代誰有功夫去查縣志呢。——的支流，所以河水清澈，在黑夜中閃出靛藍色。若是我家鄉的揚子江的支流，這時候便一定閃出黃色來了。我們上了

岸，從鋪着青石的街道走過去，經過一個關也似的東西據說便是城門。城門的西邊正豎着武裝的兵士。進城便是南門大街，兩旁免不得排列着各種舖子，舖子中又豎着穿短衫的伙計門，也有赤着膊拿着旱煙袋的老板，也有安分守己的老板奶奶坐在門口扎鞋底，而一些不知甘苦的小老板却都在街心裏玩着陀螺了。

走完了這條街，從一座方方正正的影壁繞過去便到了一片廣場上，立在街角上的一盞街燈照出這廣場的四週均是木柵和楊柳，帶有日本的風味，却又有中國廟宇式的建築坐落在另一面。在前面走着的陸一勺君，便告訴我說這是他們溧陽的縣公署。所以再從旁邊一條極狹極狹的巷子裏走過時，粉白的牆壁上就寫滿了亙古未有的標語了。當時月亮已經上升，本來黑沈沈的天空中便忽然變成海也似的一片，白雲悄悄地移動，下臨着一座巍然高聳的高樓，陸一勺君便鄭重其

事的對我說這是有名的太白樓，我住宿的地方就被他指定在這裏。

一個月以前我在上海接到許君與陸君的信。不屈不撓做着革命工作的他們，在那信中寫着幾十句誠懇的句子關心我的生活，藉此我也知道他們在溧陽辦着一個評論社，其目的是用正言厲色的神氣去攻擊一般喪盡天良的麻木人，社址就在太白樓。當時我不知道這太白樓到底是怎樣一種建築，原來是這樣的一座樓。樓底下是一頂橋，橋的旁邊是城門，橋的底下是水城門。這兩種城門的旁邊，都豎着武裝的兵士，因為大刀會正在三十里路以外和官兵開仗的原故。

走上太白樓，休息片刻之後，身體肥胖容易出汗的陸一君發起洗澡，於是和陶君一起，另外再加上一個什麼君——請恕我不記得尊姓大名之罪——便到澡堂裏去洗澡。澡堂和上海的澡堂差不多，不過應該用地板的地方却用了磚頭。陶君把我到了溧陽的消息去告訴許

君。一點鐘之後，精悍的許君穿着一件熟羅長衫，飄飄然走到澡堂裏來。用他那帶着近光眼鏡的精銳的近視眼朝我望着道：

「噢！你怎麼會到溧陽來的呢？」

「這是輪船把我拖來的。」我回答；我裸露着清白的父母的遺體，躺在雪亮的電燈光中。

「我總以為你已經一塌糊塗的了，原來却還沒有死！」大概許君看見我活着，所以驚奇了。

「我爲甚麼要一塌糊塗呢，難道你們能夠在這一方面革命，我們便不能夠在另外一方面革命嗎！」我說。

這時候陸一勺君正在和別人談及大刀會，別人便告訴他說他的家鄉竹簍橋已經在大刀會的包圍之中，他的兄弟妻子已經不知下落了。

「啊啊，這便如何是好，這不是閃得我家破人亡了嗎？」

但是雖然如此說，悠悠不迫已經三十二年的陸一勾君到底還不感到十分的着急，說着就運動他那偉大的裸體，和我們一起到湯室裏去了。

從湯室裏出來之後，我們照例懶懶地躺在坑床上。洗澡堂大概只有我一個人是異鄉人，或者因為我這個一向被上海的烟煤燻得面如黃蠟的人引起了他們的注意，所以連忙着送手巾的堂官也在不住地朝我望。而我也正想去研究研究他們溧陽人，於是我看見一位面如蟹殼的人穿着一件白地青花的浴衣不住地在許多坑床的中間兜圈子，同時也用十足的官腔去使喚堂官，來勢這樣的兇猛，不得不使許多裸體的人們默然了。這是甚麼人？爲甚麼獨獨穿着浴衣？如其在大地方，穿着浴衣在澡堂裏揚武揚威自然算不得一會事，然而在這裏他那浴衣倒似乎足欽賜的黃馬褂了！然則這穿欽賜黃馬褂的是何等樣人呢？我悄悄

地問堂官道：

「請問，這是甚麼人呀，是甚麼會裏面的委員嗎？」

「何止是委員，是縣知事哩！」堂官悄悄地向他恭敬的聲音對我說了。

「原來是這樣，他既是一縣之尊，這耀武揚威的神氣確也是應該的了，然則他幾天洗一個澡呢？天天到這裏來嗎？」我說。

「澡到並不天天洗，有時候，一個月來一次，也有三天來一次的時候，但一個人來的時候却沒有，總是陪着客人一起來的。」

堂官這樣說，不覺令我啞然失笑了，哈，可敬的爲民父母的縣知事，雖然洗澡倒真像潔身自愛的表現，可是你那三塊錢一件的浴衣且別到溧陽的澡堂裏來擺架子給堂官看，把你那小人得志的神氣，到大世界的共和廳去聽琴芳會唱罷，你們那些學法政的同學們，正像輪船

上的水手一樣，在湊出錢來到野鷄窠裏去打茶圍呢！

從澡堂裏出來後，大家到一個酒店裏去吃酒，吃了酒，有熱血肝腸的許君叫我住到他們家裏去。想着他從前把妹妹介紹給我的事情，他那個沒有成事實的妻舅的後影頗使我生出一點幻想的愛情來，我跟着他去敲開一家藥店的門。便到了他住的狹小的廂房裏。

許君名叫許聞天，雖沒有聲聞於天確也在地上做了一些事。十五六歲就在家鄉用細竹梢打狗的他，二十幾歲就在學堂裏鬧風潮，事後到日本去賣雪花膏，再後來便在東三省做革命運動。今年正月間還在上海黃家闕路自己燒飯吃，不料現在已經成了溧陽革命界的中心人物了。在學識上我可不敢恭維他，在毅力上却終於想替他表揚幾句。你們看！真正三民主義的信徒，有誰能夠像他一樣任勞耐苦的呢？別的不說，把別人的衣服穿了就走的他，不是一種「四海之內皆兄弟

也」的表現嗎？

· 所以當我走到他那廂房裏，在一盞洋燈發出來的微弱之光之下，不知怎的他又把話頭一轉便搭到革命上去了。在「革命」上他自然有許多獨到的理論，而我則一口咬定說中國絕對沒有資本家，然而無產階級又正在被別人利用，所以一刻鐘之後，我們便鑽到帳子裏去睡覺了。

第二天早晨許君用响亮的聲音叫我起來，神經衰弱已久的我，從混亂的夢境中吃驚地睜開眼睛，看見陸君陶君真像送終似的立在床前了。窗外是一碧的晴天，房裏是幽涼的秋味。我忙忙地爬起來，走到外面廳上去洗臉，看見了許君的母親，的妹妹，的父親。曾經和許君有過一度扮親事情的我，看見了他們心裏總覺得十分親熱，似乎我早

已做了他們的女婿了。唉！想起來也是我自己不好，如果當時不是這樣執拗，這時候他們怕還不單用一盆微溫的面水來款待我吧？而我又那裏會感到這樣孤寂呢？世界上「早知如此，悔不當初」的事情本來多，而在我則尤其多，我也終於只得用毛巾掩到面孔上去了。

許君說，因為溧陽的土豪劣紳和他誓不兩立，大刀會的聲勢又有點洶洶然，所以明天就要避到南京去。他能夠在溧陽陪我逛逛的僅只有一天功夫，所以決計陪我到城外焦山去走走。我們從許君家裏出來。到一個菩薩已經扛去了的廟宇裏去吃茶。坐在黑魃魃的八仙桌子的四邊，大家又吃了朝點心，從那裏出來便到了孔廟門前的黃泥土場上。這土場上本來沒有黃泥，黃泥是因為要修公園才從別處挑來的，所以非單有黃泥，並且也有許多將來預備變成假山的黃石。孔廟便在秋日光中岸然道貌地看看這一片黃泥地，玉帶河中似乎發生「人心不

古」的嘆息來。這孔廟，比上海的孔廟大，却比我家鄉的孔廟小，然而「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兩座紅門是照樣有的。我們從那裏繞過去，在玉帶橋畔遇見八年前譯美學綱要的王平陵君。王君原來也是溧陽人，但不知近來做着些什麼，穿着他那鼻烟色的湖縐單衫，搖搖擺擺地走着的，莫非也帶着甚麼重要的使命嗎？

回到太白樓，雄偉如獅的陸一勺君因為聽到妻子離散的事情正着急得像迷路的羔羊，在樓板上奔來奔去走了一會就急急去趁「鐘鏗船」到竹簑橋去了。我和許君做一起，再加王君和沈孟美君到城外焦山去。走到城門口。正遇到剿匪凱旋歸來的官兵。官兵都穿着草鞋，有的背着後膛鎗，有的揸着鐵鏽刀，有的挺着鈎鐮鎗，也有的正在拼命吃着西瓜，全隊像一條將死的百足之蟲，蜿蜒地在許多膛目而視的老百姓前面走過去。好容易等了半天才讓我們走出城，出了城。情形

便又異樣了。那裏像三十里路以外有大刀會的地方呢？禾苗青青而遍野，鷄鳴犬吠一齊來。我們從青石的官道上走過去，穿過一個過街涼亭，抹過一株絕大的含羞草樹，再繞過一個小山的河浜，在幾個裸體鄉人正在車水的地方轉入小路，十幾分鐘之後就到了山脚下。許君腿健，捷足先登，我們跟着他到山上時，已經是喘不成氣了。同來的王君早晨僅僅吃了兩碗粥，第一個到樹蔭下去躺下了。沈孟美君也把頭上十七塊錢一頂的帽子向草地上一丟，坐到我的旁邊來。在山頭上望了一會如畫的遠景，便又從山後面抄過去。山後面有着一座能仁寺。門外面一隻鬃毛大狗不許我們進去，門裏面一個古貌的和尙却招待殷勤，用天泉水煮茶出來請我們吃。有兩個赤膊的鄉下人，也就進來坐在蒲凳上。於是許君用平民主義者的態度和他們攀談，他們又不免說起大刀會；結論是說現在的世界真變了，出家人在家人都是一樣的難

做人。從能仁寺出來，我已經想不到什麼地方去了。許君說，還有許多石頭應該去看一看，於是又走到另外一面的山脚下，原來是幾塊臥牛大石埋在荒草中，靠地的一面刻着許多字，其字潦草難辨，以至於還趕不上十七帖，並且那字靠地這樣近，也不知道是刻了字再把石頭滾過去呢？還不知道是寫字的人睡在地上寫的？但不知怎的我却想起 *Florence* 教堂中穹窿上的彫像來了。

這一天好像就這樣過去了。

陸君受着國事蝴蝶，家門不幸的打擊到竹簑橋去了。許君又因為黨紀紊亂，同室操戈的不幸到南京去了。單單把我留在太白樓上。這樓因為當初李太白在這裏吃過酒做過詩，所以叫做太白樓。其實李太白真正到過的地方還遠在城外，不過因為一切的文化歷來為上等人所

有，所以這溧陽的城裏人便特意造了這個樓，把李太白從鄉下搶到城裏來了。樓上做着一個神櫥。神櫥中請太白坐首席，却是韓愈，張旭兩位名士做陪客。在當初，他們雖然未必會合辦雜誌，尺牘往來的事，情當然也有的。然而一等到成爲後人的偶像，所以他們三個人的牌位，便像三堂會審似的並排在神櫥裏了。神櫥的外面本來自然有對聯，但太白樓既已忽然改爲溧陽評論社，所以對聯上的字也已經駁落了。我住在這個樓上，就好像自己也變成了唐朝人。想起近來的新文壇，便又想起他們這班老文士，這班老文士的文章，放在近來的許多刊物中，怕要受攻擊了吧？然而居然還有人在看，而且或者仍然會永遠傳下去，這是甚麼道理？當時何以沒有人出來打倒他們呢？我替那幾個牌位感到僥倖了！

我住在太白樓，雖然也有幾個初識面的朋友來招呼我，但以這從

來帶着不言不語的神氣的我，終日也只好去對着溧陽的全景看。這全景無非是重重疊疊的房舍一動不動地立在天空底下，中間有一條直東直西的碧綠的清溪，清溪旁邊時有淘米洗菜的女子，並且還有破空而來的擣衣聲。這也是江南地方的普通情形，並算不得溧陽的特點。因此我心裏悶悶地，不禁懷想着上海的鴿子棚。唉！誰說住的地方不好呢。當時覺得十分難受的，離開之後就要想着牠。如果有黃面老婆的人，你們受到另方面薄情的欺侮，怕也會想到她了吧？

是日下午，陳寄春君到太白樓上來看我。陳君算得一個書家，他的中國山水畫也畫得非常之深刻，可惜沒有別人替他發潤格；所以終究埋沒在溧陽。陳君邀我出去走走，我就到了他的家裏。在廳上，有一個穿新衣服的女子的背影，便是他新婚的夫人。然而夫人看見我這丈夫的老朋友，却逃到房裏去了。於是我只好和陳君在天井裏坐地。

天井中栽有垂柳樹，並且月亮門的裏面還有一個庭園，正像唱文明戲的佈景一般。而情調倒也淡淡然。大概這種淡墨畫似的庭園景緻，和畫淡墨山水的陳寄春君是很調和的。在天井裏坐了一會就到街上去吃飯。吃飯又請沈孟美君相陪。自從到溧陽，兩天之中已經吃了許多朋友的幾頓飯，吃了陳君的這一頓，怕就沒得吃了吧？

飯後走到一個叫做躺躺社的茶館，這是備着許多躺椅等茶客來躺着吃茶的原故。我們便也躺在躺椅上。茶館中生意蕭條，只有幾個堂官在吃夜飯。有一個堂官倒帶有藝術的天稟，正在用竹絲做起鳥籠來。於是我們不知怎地想起了蟋蟀，因蟋蟀而想起了人，因人而想起了上海。於是沈孟美君說起上海的女子理髮，女子招待，女子堂官，女子電影明星。我又說及上海的男的混客，男的新聞記者，男的黃包車夫，最後便說及發財，騙人的事情。

和陳壽春君，沈孟美君告了別，我一個人重新回到太白樓。是晚明月高照於天半，秋涼滲透了全城。太白樓前是荒廢的城牆，我就在荒廢的城梁上坐着，呆望那滿城朦朧的月色，不禁想起家中的老母與弱妹。似乎又將觸及感傷的悲懷，趕緊走進有電燈火的樓上。然而秋夜既已這樣清幽，月色又是那麼皓潔，有失眠症的我終於祇好立在那腐蝕的牕前，去望那一條泛出銀光來的河道，於是只聽得水城門邊的兵士喊着口號之聲，增添我他鄉的愁緒。

我悶居在太白樓上足足有三天。三天之後陸一勺君又乘着鏜鏜船趕到城裏來。說是大刀會已經包圍了他們竹簧橋，弄得街上沒有瞧類了。陸君曾經在鄉裏辦過民團，是大刀會注目的人物，大刀會這樣猖獗，有不出三天就要來劫城的危險，穿西裝的陸一勺只得仍然挪了皮包逃到上海去。在太白樓上住得心煩意亂的我，也只想回上海去。僅

僅只有四天，便也在我畢生中添加了一次遊歷。美其名曰遊歷者，希望我死了之後有人來給我做傳時，能夠多寫幾個字可以使文章勉強拉長也。然而我自己的文章到這裏已經拉不長了。那末和這溧陽告別時，我也有點感想嗎？也只好說仍然給我一片灰色的印象吧？我雖沒有走過全城的街道，却望見了全城的房屋，這房屋是籠罩在一種貧窮搖動的空氣之下的，況且那焦山也不過是那麽一座山，太白樓也不過是那麽一座樓，便也說不出什麼來。

於是我們重新走上輪船了。侵晨，太陽還沒有出來的時候，我和陸君一起走上船。除開送我們的陳君王君外，立在岸上莊重而且溫和的還有許君的妹妹。許君的妹妹似乎在送陸君，或者其實是在送我，也或者是代替許君來送我的吧？立在船舷上的我，望着在岸上的她，心裏有一種難於說出來的感激了。我只得把帽子一揮，假做和陳君王君

告別的樣子，其實我已經忽然感到孤寂之情了。

鼓浪嶼

——陽曆十二月九日——

昨晚又失眠，要是沒有這南國的美麗的日子，實在沒有離開床鋪的勇氣。起來的時候固然已經九點多鐘，總算比平日早多了。可是思路的混亂，後腦的疼痛，誠使我痛惜這溫和的晴日又將斷送神經衰弱的惡病之中。在喪父之後剛由家鄉趕到廈門來的林革塵君，問我「要不要到鼓浪嶼去？」這個在南海角上負有盛名的鼓浪嶼，我到此地來了快近二十天還沒有去拜訪過牠，所以林君的這句話頗使我提了一提精神，我高興地答應說「去」。

說到鼓浪嶼，十幾年前在小學校裏上地理課的時候，我已經和牠相識了。從上海動身之時，有曾經到過廈門的朋友也特意將牠介紹給我的。既然稱做鼓浪嶼，牠這地方當然不消說位置於海水中央，而且必須用船擺渡過去，所以我們穿過幾條齷齪的街道，去到一個擺渡口（可笑我到今天還不知道這渡口的名字）。能夠起早身的人誠然是有福氣的，天天不到十二點鐘不起身的我，一年到頭恐怕看不滿一個禮拜的朝景。（曾經有一位女太太責備我的睡早覺，她說我晚上睡不着的原故實在因為不起早，然而你們這些健康的太太們，那裏知道我這精神上有病的男子的苦痛呢，我是非常之羨慕起早身的人的，不過我終於不能起早罷了。）雖然那時候已經是午前的光景，但朝霧像還留連在海水上面，太陽照遍了各個山頭，清爽的空氣由鼻管中通入我的肺腑，正像有一種酸素殺盡了我軀體中無數頹唐的毒菌。

那碼頭不像別處一樣用石頭做成，却是一排木板直向海水中伸出。無數塗以彩油的划子似乎是我幼時的玩具，攢聚在碼頭旁邊，趁着水勢互相傾軋。每隻划子上的船夫打扮得適如人的樣子，正在大聲招攬生意。當我們抬着眼睛筆直走去，有如不須船隻而可以凌波過海的時候，便有一條醬色的胳膊攔住了去路，我們就上了他的船。

說起坐擺渡船的事情，從小到如今我總算坐過七處的擺渡船了。第一次是我和媽媽在鄉下收租的時候，爲的要去看望姑母的病，在一處叫做董家渡的地方坐了擺渡船。那是一片寬闊的湖水包圍在叢雜的蘆葦之中，方頭的擺渡船恰像一具沒有蓋頭的棺材。可是在水上行去却好生平穩。當時我坐在上面，望見那幾條港汊，就想起了水滸傳中梁山泊的蘆花蕩。第二次坐擺渡船是在長沙南門外的曹家渡。因爲那時常常請了假過湘江去遊嶽麓山，也有幾次和趙景深等一般酸味相

投的朋友買了一些五茄皮和臭牛肉，把那月明之夜在碧琉璃似的湘江的水面上度過去的。第三次是從岳州坐船到洞庭湖中的君山上去看瀟湘妃子的墓，在那似乎隔絕塵俗的地方，曾經看見了千竿瘦竹的影子橫臥在夕陽光中的景象，也餓了一天肚皮。第四次是被湖南的學生驅逐出境時，和田漢，劉大杰一起從漢口坐船到武昌的黃鶴樓去，適逢秋雨大降，醉後的我曾在黃鶴樓的山脚下跌了一交。第五次，是在吉林城外的松花江上，那裏是出木材的地方，渡船用整段的木頭挖空了心做成，真像八仙過海時坐的獨木舟。晚上的松花江實在能夠引起一些遊子的思鄉之情，在淒涼的黃昏的江面上我聽到悲涼的胡笳聲，正當是感傷的時候，所以我暗中也流過一些眼淚。其時同坐的有北國詩人沈夢九，還有老同學陸毅，許紹衡二君，現在想起來真是前塵如夢了。至於第六次，是誤乘野鷄輪船，在黃浦江中被渡船上的人大敲

竹槓，宛如及時雨宋公明碰着了船火兒張橫，有欲賊「皇天救命則個」之勢。

這次總算是第七次了。划子把我們載到海的那邊去，雖然的確是過海，可是十幾分鐘之後便盪到了對面的碼頭，此海之寬闊也是可想而知的。福建印書館的經理陳滌慮君曾以莊重的態度對我說過，這鼓浪嶼是從南洋發了財回來的資本家的巢窟。因為想免去賊盜的打攪，才把他們的府第安放在四面不着邊際的島上，所以遠遠地望去時，便看得出這一座大自然的點綴品，已經給聰明的人類加以許多雕鑿的功夫了。從前我們家裏廳堂上有一盆擺式，是把許多瓦燒的樓台亭閣放在一塊假山上面，又種了一些虎耳草，扁柏，羅漢松之類，我眼望着這有紅房子綠樹林的鼓浪嶼，也正是那種神氣，如其我敢說那上面的人類和燒瓦的人形無異，那末這包圍在四面的透明的空氣，也

正是一個玻璃的罩匣了。

住有錢人的地方究屬有點兩樣，這裏的碼頭既然已經用長條的麻石做成，而且麻石也沒有一點破碎。更有像在我的面前跳出黑漆也似一團東西來的，當我的左腳踏在碼頭時，只見一個黑色的女子迎面而立，其勢也像是正要趁船。這位女士全身穿黑，帽子的原料似乎也是黑蠶吐出來的絲。身上所有的東西都是黑色，色雖黑而能放出寶光，物品的高貴也可以想見。僅是半個面孔露出在帽沿底下，而鼻梁上好像還有墨晶眼鏡，底下的黑絲襪和黑漆皮鞋是不用提了。她的面貌究屬美麗與否雖然不得而知，但墨晶眼鏡的後面諒來決不致於是瞎眼，所以我是把她當做美人來看的。到廈門來了二十天，還沒有在街上看見一個美人，我本來暗暗奇怪這尙可以算做山明水秀的地方何以缺少好看的女子，疑心怕是鹹質的海風吹黑了她們的皮膚，看見這黑色的美

人，我這空虛的心裏總算被潑上一點墨了。小時候看了許多彈詞，那裏邊的美女彷彿都是官家的小姐，並且一般人也總以為深閨中才有美女，只要那人家有錢有勢，卽丫頭也一定像天仙化人，所以平常人家的好看女子也祇能稱爲小家碧玉，而金屋才可以藏嬌，那末全廈門沒有一個粉面含羞的女子，而鼓浪嶼的碼頭上却獨有一位染了皂的尤物，其道理大概也是顯而易見的。

上了碼頭，向街道上走去。街道之清潔亦非廈門之齷齪可比，卽兩旁的店舖也收拾得十分齊整，多般還帶了一些日本風味，在那平鋪的水門汀上面走着，最初的瞬間我覺得正像今年春間在大連街道上走着的一般。迎面看見一座廣告牌子，在那前面有一羣人看山東人變戲法似的圍着看，原來一個學生正在以義憤的神氣露出在衆人頭上演講。這些有志之士一定又是爲了國家大事在喚醒許多愚夫愚婦的靈

魂。林君於是告訴我說今天又是一個可以紀念的日子，然則當這應該砍了指頭去寫血書的時候，我們反把這裏當做太平世界來及時行樂，豈不是不應該到可以悔過遊街的事情嗎？我的心裏不禁有了點麻木的慚愧，但是另外一條街道，却已經橫在我們的旁邊。

這條街道轉灣過去漸次向上進展，與道路平行而同時進展的是美麗的圍牆，圍牆中不時伸出蒼鬱的大樹，更雜有紅色的鮮花。怕也是甚麼重要的地方吧？竟有兩位帶紅色高帽子的土耳其人在那裏走着巡邏的步武，手中却還擎着雪亮的短鎗，其威勢並不亞於要塞重地。可是不妨害我們的前進。道旁忽有石級。爬上石級看時却是一座廟。廟的結構也和許多的廟一樣，不過蓋造得有點富貴氣罷了。走出廟的側門，只見刻着「天下第一洞」的一塊巨石聳在面前，高有數丈，光滑不生寸草，好像是用機器把牠抬到這裏來的。所謂「天下第一洞」就

在這一塊石頭的底下，而洞的形狀則實在不像洞，然而石上還分明刻着「古避暑地」幾個字。裏面有一副石抬石橈，古時避暑的人大概是整個夏天坐在這裏吃茶的。在此洞中走不上數武，又早走到光天旭日之下。藍色的大海就橫在面前，也可以說在腳底下，復行數武，見旁邊有曲徑似乎可以通幽。曲徑仍然是石級，而石級上又塗着水門汀。由此更上一層，四面的巨石比那刻有「天下第一洞」的巨石更爲光滑，看來已經被萬年的風雨，以及萬人的腳底磨光了。繞過這光滑的巨石，見一座鐵橋架在兩面石壁之間。鐵橋的組織猶如小學校裏的豆學細工，踏腳的蹬子是漏空的鐵條，胆小的人爬上去一定像爬上秋千架。可是我們並不胆小，步步高升地爬上去，終而至於爬到石巔。巔的面積僅如桌面大，矮矮的石橈圍在鐵欄的中間。石礮可以坐人，鐵欄大概是恐防人們墜落下去的。我們就放心地在此小坐，廈門的形勢，鼓浪嶼的景

色，已經像地圖似的扁平地平鋪在底下了。我於是看見許多有錢人的洋房。那洋房他們一定都造得十分堅壯，但從高處看來却有點近乎蜂房。想起來，人類的營居也何嘗異於蜜蜂的生活，不也是雌的在家裏生男育女，雄的出去採了花回來釀蜜嗎？然蜂蜜尚有點甜味，有時還可以入藥，人類的蜜呢？說到這裏，恐怕又要使多感的詩人傷心了！

在此山巔坐了移時，溫熱的日光使我的精神慵懶，大有不願下山，即餓死也寧可在此過了一世之勢。然而林君做着手勢白叫我下去。於是復由鐵橋的漏空的鐵條上爬下，乃看見左邊有城梁似的牆頭，其色白，很像城隍廟裏的酆都城，只少目蓮的母親立在城梁上。我說：「像城呢！」林君極力分辨說「不是」，於是穿過一個普通形狀之門。只見這種牆頭還有許多蜿蜒地向遠處展出，並出沒於層層山

石之間，這倒又似乎是小小的萬里長城。想起了長城，我忽然想抽一枝香烟，又忽然想唱一齣「南陽關」。可是沐君已用獨斷的神氣先自走往下面去了。我跟着他重新拾級而下，乃忽逢平坦之地，其間植有苗條的樹木，復有紙紮起來似的亭子，彷彿是畫在月份牌上的神氣。旁邊山石上復刻着許多筆力勁逾的字，底下題的名字都是想留芳百世的。行至此，被許多人嫉妬的資本家的房舍乃一一呈現於目前，而不知人間有甘苦之分的頑石仍蹲峙於我們背後。這時我恍忽感到此地我曾經來過，想了一想，乃知道這地方大概就是那白眼詩人在此地唱了「海角詩人」電影戲的。

時已行於平陽大道之上，大道用水門汀做成，這一定不致於損壞了資本家的鞋底，大勢看來很可以通汽車，但是連黃包車也沒有。許多枝幹上生着鬚鬚的大樹立在道旁了。有錢人的房舍齊齊地排列兩

邊，其結構雖各有不同，然大致都是中國化的西式房子，所以每每別墅式建築的洋門上彫出「富貴壽考」等吉利文字，而露台上又掛着西瓜似的大門燈。聽說南洋的華僑平時都穿西裝，每年到了元旦却總戴冠博帶地穿起中國衣服，除了放爆竹之外，還要不絕地唱肥喏，我中華民國的偉大國民性，於此可見一斑了。

復少頃，由那光滑的大道轉灣之時，我們便已到了海濱。海濱的景色自然另有一種神氣，但其神氣也和許多海邊的神氣相同，那些陝西或者新疆人或者以一生沒有看見過海景爲憾，但我對於這些却不能發生興味，勉強要把牠寫出來，也仍然不免要落一般小說家之俗套，那就是所謂「蔚藍的海水躺在天蓋底下，層層的波浪拍着沙灘」等等乏味的句子而已。然而海景雖然這樣平常，岸上一棵大樹底下却有一位警察在吃着甘蔗。這裏警察的服裝似乎比我們中國什麼地方的都好，

褲管既沒有紮起來，上身束着皮帶的衣服也不像馬褂一樣，並且擦得雪亮的快鎗挾在手臂縫裏，正是韋馱菩薩捧着降魔杵的姿勢。我看見了這位吃甘蔗的警察，才深深地感覺到做亡國奴倒底還不如做「次殖民地」的人民舒服，而唯其因為在這「次殖民地」的國家中當警察，才有資格來吃甘蔗，那些立在上海日昇樓前的紅頭阿三是連嗑瓜子的福分也沒有的。

僅僅是走了這麼些的地方，彷彿已經走了半個鼓浪嶼。早上沒有吃早飯，再加爬了一會石級和鐵橋，我的額角上已經淌出餓的虛汗來了。最要緊的是想解一解渴。所以我們在一副小担子上各吃了一串山茶果之後，終之又在水菓攤上吃了一瓶莎水。水果攤的對面是民聲日報館。我的思想趕緊回到廈門去吃飯，但林君却要到報館裏去找朋友。如果真有朋友，或者也會留飯吧？此便是我願意跟林君進去的意

思。

我來廈門後，看見所有的報館都在雜貨店的隔壁，一開間的門面，裏面堆着紙條木屑，又彷彿正是南貨店。所出的報紙自然都不大，即使用來包皮鞋恐怕還要另外用線紮。這固然不是報館裏節省經費，大原因也就在廈門的地方小，但這鼓浪嶼的民聲日報館的門面却似乎大了一些了。祠堂似的廳上正有些人在辦公，而編輯室的宿舍却在樓上。當我恭敬地走到樓上時，便看見四個照相掛在牆壁上。三位有鬚子的是托爾斯泰，克魯泡特金和達爾文。還有一位年紀頗輕，帶着皮帽子，穿着中國人的馬褂似的衣服的是盧騷。還有一位却很有點面目生疎。

在編輯先生的房中坐了半天，便又在樓梯旁邊的飯堂中吃了飯，於是便到了重新去坐擺渡船的時候。

時已午後兩點鐘，我們的渡船靠近廈門的木板碼頭時，艷麗的嬌陽正射在沿海一帶的房子上，其後是藍色的長天，後亘以青色的遠山。而上人語噏噏，令人生慵懶的感覺。南國的風光縱是這樣佳麗，而於我這有病之人亦無所裨益！當這十一月底的時節，北方固然應該下雪，即上海亦必奇冷不堪，而這南海之濱的天氣却如暮春一樣，我深羨此地人的生活之幸福，同時也才知道我國疆域之綿廣。然而也正因為生活的幸福和疆域綿廣之故，我們才有了今日的時勢吧？個人的壽命雖短，而人類的運命方長，欲知後事如何？端賴各人努力！我希望每個人都不要和我這個白痴似的病夫一樣，而我自己也願意和各方面發生一點和愛的感情，再不要寫出這種心如死灰，有氣無力的東西來！十七年的「十二月九日」呀！我在此與你告別！